

慈湖詩傳

四明張氏約園開雕

序

余讀魯論爲政之二章始未嘗不疑而難得其解蓋三百之詩今卽二南觀之詠夫婦男女之事者殆十之七而關雎爲風始所詠乃至反側思服并見乎辭則詩固有不可甚解者矣久之乃悟魯論所記聖人之言正恐後世必有不善讀詩而誤會其意者則無邪之教正非夫子不能作是言也然從來說詩者規規于章句訓故不失之碎則失之泥而究宣義理者又往往穿鑿以文已之說要於溫柔敦厚之旨去之既遠至於魯論無邪

慈湖詩傳序

一四明叢書

初編刊本

之教尤多昧焉求其符於聖訓釐然有當於人心之本者其惟慈湖詩傳乎慈湖說易既駭怪流俗被異端之斥說詩亦迴不猶人以故千百年來嘗警之者往往而有然其務從本心證入究極義理期歸至當博覽廣證訓釋至精如謂將仲子叔于田諸什并非刺詩不當以厥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又謂晨風之二章六駁疑赤駁之訛下章山有芭棣隰有樹檉皆以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櫟實椽也今俗曰椽斗子味如栗棣如櫻桃可食楊椹實似梨而小一名赤羅又名山梨

又名鹿梨亦名鼠梨櫟駁棣槎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也凡此類皆駁毛義卽左傳爾雅釋文時亦在駁辨之列淺學者視此乃不能無駭異矣然細紬釋詩意懷畏無折仁武美好之云反復言之豈可謂刺朱子於將仲子亦不謂其爲刺詩於大叔于田旣曰鄭人愛之如此又曰喜其無傷是叔于田二詩賦實事也卽將仲子亦賦實事初無刺意若微諷莊公以戒抑叔段則容有之耳至於晨風之六駁朱亦據陸疏釋作梓榆是慈湖與朱傳多同世之皆警慈湖者正蹈淺薄耳余

慈湖詩傳序

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曩旣校刊慈湖易傳茲復取其詩傳刊行之謹引其說之一二冠於篇端以證其言大率根據魯論無邪之教而復紬繹經辭爲之者絕非駁難立異穿鑿文飾之比昔揚子嘗稱異世必有知揚子雪者慈湖於當時已得樓攻媿之賞音謂皆前輩所未發今余敘此書而刊之亦冀異日復有攻媿其人庶幾知余言之非阿好也民國二十三年九月後學張壽鏞序

四庫全書提要

慈湖詩傳二十卷

宋楊簡撰簡有慈湖易傳已著錄是書原本二十卷焦
竑國史經籍志及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尙載其名而朱
彝尊經義考註曰已佚今海內藏書咸集祕府而是書
之目闕焉則彝尊所說爲可信蓋竑之所錄皆據史志
所載類多虛列虞稷徵刻書目亦多未見原書固不足
盡據耳今從永樂大典所載袁輯成編仍勒爲二十卷
又從慈湖遺書內補錄自序一篇總論四條而以攻媿

慈湖詩傳提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集所載樓鑰與簡論詩解書一通附於卷首其他論辨
若干條各附本解之下以資考證至其總論列國雅頌
之篇永樂大典此卷適缺無從採錄其公劉以下詩十
六篇則永樂大典不載其傳豈亦如呂祖謙之讀詩記
獨缺公劉以下諸篇抑在明初卽已殘缺耶是書大要
本孔子無邪之旨反覆發明而據後漢書之說以小序
爲出自衛宏不足深信篇中所論如謂左傳不可據謂
爾雅亦多誤謂陸德明多好異音謂鄭康成不善屬文
甚至自序之中以大學之釋淇澳爲多牽合而詆子夏

爲小人儒蓋簡之學出陸九淵故高明之過至於放言
自恣無所畏避其他箋釋文義如以聊樂我員之員爲
姓以六駁爲赤駁之訛以天子葵之之葵有向日之義
閒有附會穿鑿然其於一名一物一字一句必斟酌去
取旁徵遠引曲暢其說其考核六書則自說文爾雅釋
文以及史傳之音註無不悉蒐其訂證訓詁則自齊魯
毛韓以下以至方言雜說無不博引可謂折衷同異自
成一家之言非其所作易傳以禪詁經者比也昔吳棫
作詩補音十卷又別爲韻補五卷韻補明人有刻本其

李瀚詩傳 提要

一四 朔方叢書
約園刊本

書採摭詩騷以下及歐陽修蘇軾蘇轍之作頗爲雜濫
補音久佚惟此書所引尙存十之六七然往往以漢魏
以下之韻牽合古音其病與韻補相等朱子語類謂才
老補音亦有推不去者蓋卽指此類顧炎武亦嘗作韻
補正一書以糾其失考古音者固未可全以爲準焉

慈湖詩傳自序

孔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謂伯魚曰汝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易詩書禮樂春秋其文則六其道則一故曰吾道一以貫之又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

慈湖詩傳自序

一四別藏書
約園刊本

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嗚呼至哉至道在心奚必遠求人心自善自正自無邪自廣大自神明自無所不通孔子曰心之精神是謂聖孟子曰仁人心也變化云爲興觀羣怨孰非是心孰非是正人心本正起而爲意而後昏不起不昏直而達之則關雎求淑女以事君子本心也鵲巢昏禮天地之大義本心也柏舟憂鬱而不失其正本心也鄘柏舟之矢死靡他本心也由是心而品節焉禮也其和樂樂也得失吉凶易也是非春秋也達之於政事書也逮夫動乎意而昏昏而困困而學學者

取三百篇中之詩而歌之詠之其本有之善心亦未始不興起也善心雖興而不自知不自信者多矣舍平常而求深遠舍我所自有而求諸彼學者苟自信其本有而學禮焉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皆我所自有而不可亂也是謂立至於緝熙純一粹然和樂不勉而中無爲而成雖學有三者之序而心無三者之異知吾心所自有之六經則無所不一無所不通有所感興而曲折萬變可也有所觀於萬物不可勝窮之形色可也相與羣居相親相愛相臨相治可也爲哀爲樂爲喜爲怒爲怨

可也邈事父可也遠事君可也授之以政可也使於四方可也無所不通無所不一是謂不面牆有所不通有所不一則阻則隔道無二道正無二正獨曰周南召南者自其首篇言之亦其不雜者毛公之學自謂本諸子夏而孔子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蓋謂子夏又曾子數子夏曰吾與女事夫子於洙泗之間退而老於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爾罪一也喪爾親使民未有聞焉爾罪二也喪爾子喪爾明爾罪三也夫子夏之胸中若是其學可以弗問而知而況於子夏初未

嘗有章句徒傳其說轉而至於毛乎齊魯詩今亡韓有
其說韓與毛亦有善者今閒取焉

案此篇從朱彝尊經義考補錄

慈湖詩傳目錄

卷一

國風周南

卷二

國風召南

卷三

國風邶

卷四

國風鄘

慈湖詩傳目錄

卷五

國風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卷六

國風王

國風鄭

卷七

國風齊

國風魏

卷八

國風唐

卷九

國風秦

國風陳

國風檜

卷十

國風曹

國風豳

卷十一

小雅一

鹿鳴至鶴鳴

卷十二

小雅二

祈父至雨無正

卷十三

楚辭傳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雅三

小旻至四月

卷十四

小雅四

北山至裳裳者華

卷十五

小雅五

交交桑扈至何草不黃

卷十六

大雅一

文王至文王有聲

卷十七

大雅二

生民至召旻

卷十八

周頌

卷十九

魯頌

卷二十

商頌

附錄

樓鑰答楊敬仲論詩解

慈湖詩傳 目錄

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一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周南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
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
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
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是詩后妃思得貞靜之淑女以事君子求之之切至
於寤寐不忘猗歟至哉此誠確無偽之心不忌不妬

慈湖詩傳卷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心卽道心卽天地之心鬼神之心百聖之心雎鳩
關關貞靜之音居河洲尤見貞靜氣象淑女之貞靜
窈窕似之逑求也窈窕淑令之女君子之所好求好
求夫貞靜之女非好夫淫麗之色此無邪之心民勞
之詩曰惠此中國以爲民逌謂副民之所求或曰好
仇仇匹也義亦通貞靜之女君子之所好尤爲賢后
妃之所好蓋求淑女以事君子后妃之職也故后妃
思念淑女之德如雎鳩之貞靜又思亦君子之所好
又思采芣供祭之時參差在水淑女相與左右比肩

其取於流水之中寤寐思求淑女不可得至於寤寐
思服於心悠哉悠哉輾轉反側誠切如是詎有毫髮
忌妬之意介其閒乎思以琴瑟友之又思以鐘鼓樂
之油然純誠之心茲非道心歟茲非卽天地之心歟
茲非卽天地之變化歟茲豈不知道者所能測識其
萬分之一爲周南召南者必心通乎此而後爲不面
牆學者面牆比比而是雖明告之不省也故曰百姓
日用而不知孔子以思無邪一言蔽三百篇思無邪
之言世之所知思無邪之實世所未知其未知但

慈湖詩傳 卷一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誦詠二南之詩自然道心興起不知手之舞之足之
蹈之孔疏引金縢云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遂謂篇名皆作者所自名然詩人或有感動斐然而
作忽然而忘他日采詩者取之則其名未必本有他
人加之亦未可知也孔子不作詩序旨在於詩無序
可也關雎一詩而齊魯韓毛異義毛以爲美齊魯韓
咸以爲刺歐陽氏曰關雎齊魯韓三家皆以爲康王
政衰之詩前漢杜欽傳曰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瓚曰
此魯詩也後漢明帝詔曰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注

辭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
柝鼓人上堂今內傾於色故詠關雎說淑女以刺時
然周公之時康王猶未立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其義是也而又曰哀
窈窕無傷善之心則差失詩旨本詩初無此情乃不
悟孔子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言乃其音不言
其詩致此差誤毛詩傳曰寤覺寐寢也鄉飲酒禮鄉
射禮燕禮皆用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
采蘋則關雎非刺詩甚明矧其辭旨情狀亦甚著平

心靜誦久當自明推世攷德則關雎太姒之詩也非
太姒作則武王周公述太姒之情狀而爲之若太姒
本無此情武王周公自以意爲之則僞辭也何以風
動天下而毛詩序不明言太姒何也自邶而下情狀
不白者猶或強爲之辭奚獨於二南而不然深念夫
二南用於鄉樂用於邦國周公必已經意又孔子屢
以啓伯魚啓門人又屢言關雎門弟子宜有所問而
此通言后妃之德餘篇略同當是孔子之所誨告不
欲明言所作之人以支離人心欲後世誦詠三百篇

之詩知皆屬正辭正情足以感發人所自有之正心若於本詩之外贅曰某國某人之所作又序其所以然之故則誦詩者首見其國又見其人又見其故至於本詩將詩人不知所以然油然動於中發諸聲音自中自正渾渾融融無所不通之妙如雲翳日如塵積鑑矣而況於置諸首而謂之序邪故孔子不作序按少牢饋食禮言某妃則大夫妻亦稱妃凡民曰妃耦則士庶之妻通稱妃后妃之德蓋天下之通義也故鄉樂用之門弟子審知其信毛公自言其學自子夏

今周南多通言后妃召南亦泛言夫人大夫妻罕指其人豈亦果有所自猶有聖人之微意邪若置諸篇端又名曰序則大乖矣自邶以下多指其人又乖矣至於曲推其意穿鑿其說如於關雎言哀窈窕無傷善之心詩中卽無此情於殷其雷言勸以義詩中亦無此情於標有梅言男女得以及時詩中何但無此情正言其不及時此類奚可殫舉東漢書謂衛宏作毛詩序夫不聞子夏爲書而毛公始有傳衛宏又成其義而謂之序蓋子夏親近聖人無敢支離毛公衛

宏益差益遠使聖人大旨沈沒於雲氣塵埃之中吁
其甚矣其有情文疑阻惟可作訓詁於後毛詩傳曰
芼擇也其義未安禮云芼羹謂以菜爲羹也又云芼
之以蘋藻謂菜用蘋藻也然則芼之爲菜也思得淑
女左右其助以苻爲菜謂熟之和之成爲菜也補音
云芼多讀如邈未詳簡觀古用韻亦不拘拘反切況
芼音之轉如邈歟補音云思服蒲北切一作匍又作
備士冠禮三加祝皆服與德叶秦泰山刻石賓服與
脩飭叶碣石刻石咸服與滅息叶詩一十有六無用

楚湖詩傳卷一

五十四明徵書

約圖刊本

今房六切一讀者簡竊意方言所至不同匍作蒲北
切則可服作蒲北切則未安安知服非扶北切卽與
今房六切同母今讀當亦有所自特徵訛爾補音云
右采此禮切荀卿賦篇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然易
知而致有禮者與杜篤論都賦采與已叶郭璞客傲
采與襄叶陸雲贈顧尙書采與水叶琴友羽軌切朋
也史記龜策傳與之爲友叶民眾咸喜易林坎之乾
孝友與興起叶楚辭九章長友與有理叶漢天馬歌
友與里叶崔駰達旨友與已叶按采有此苟切友有

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用友韻凡十有一無作云
九切者今定從一讀詩補音專於叶韻而於芼樂亦
莫能通簡按詩固不能皆叶然歌詩之時樂之餘音
亦頗叶芼音若芼樂二音皆舌居中則尤叶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
鳴喈喈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爲絺
爲綌服之無斁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我
衣澣澣否歸寧父母

補音於喈喈引尙書大傳載樂曰舟張辟離鷓鴣相

瑟湖詩傳卷一

六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從八風回回鳳凰喈喈太玄樂首鐘鼓喈喈管絃嘒
嘒或承之衰徐幹齊都賦喈喈與所奇叶陸雲贈鄭
虔季喈喈與芳池叶說文以皆得聲漢蜀人趙賓好
小數以爲氣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芼茲也顏師古
曰芼音皆古芼與箕音同無斁弋灼切杖叔七發無
斁與諾叶與石叶石常約切殷臣奇布賦無斁與濯
叶禮記作射古射亦弋灼切 婦人樂爲絺綌尊敬
師傅服澣濯念父母猶歎至哉此又道心卽天地之
心卽鬼神之心卽百聖之心道不離於日用惟無邪

而已矣毛詩傳曰覃延也其義未安覃本義深也葛葉大而蔓小故墜焉而深下俗謂墜下曰覃徒紺切而廣韻集韻無此字音釋文徒南切方音不同不可知也而謂延也則未安蕩曰覃及鬼方謂深及鬼方深遠義通大田覃耜耜端有宛然中深之狀實覃實訏后稷之聲深廣也故水中深曰潭加水以別其字先儒徒用葛推義釋覃曰延然施即延也無乃重複乎爾雅謂覃延也爾雅固多差且如謂詰誓謹也愷梯發也愷曾也振古也此其差之甚者鄭康成雖好

述古猶不能盡從然則爾雅不可盡信說文曰長味也蓋本延義从鹵从聑鹵鹹省不思五味何獨鹹潤下作鹹海深故鹹鹹有深下義聑即厚字有深厚之

義故集韻云楚人名深曰潭

按樓鑰云覃爾雅釋言流覃也覃延也郭注皆

謂蔓延相被及說文覃長味也从耳鹹省聲詩曰實覃實訏徒舍切又覃篆文覃省潭說文从水覃聲集韻一說楚人名深曰潭潭字在六書中爲形聲如江河从水而工與可止取其聲而無義潭从水覃亦取其聲非有義也潭有深義今之言潭潭是也覃卻無深義葛之蔓延故施於中谷亦未爲重複也覃耜之音刻疑是方言集韻以爲利耜止以詩傳釋文爲據如八月剥藁剝音普卜反荆公以爲養老剝藁之皮而進之後行田野閒羣兒相呼朴藁方知釋文之有自來此二覃字更望攷之又按鑰集所載此條宛然

中深之狀下尚有故曰覃耜毛傳殆未覩見耜徒見
易有剡木爲耜之義故以覃爲利後儒求其說而不
獲又轉音爲剡又轉字爲耜今正其義平聲如字八句今本無之當是從樓說刪定

我心易也韓詩作施於以知施音異其來久矣故釋

文云以豉反灌木叢木爾雅云木族生爲灌莫莫閭

大之貌毛傳曰中谷谷中也溲煮之也精曰絺粗曰

綌斲厭也爾雅釋詁云射厭也郭注云詩曰服之無

斲疏云斲射音義同毛傳曰私燕服也害何也卽曷

也書曰時日害喪治亂謂之亂故此處治汗謂之汗

疏云鄭以衣爲公衣澣謂濯之耳言其功淺也以公

憲湖詩傳卷一

八四明叢書

約園川本

對私爲深淺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於好薄

猶略也於師氏之前有肅敬之心欲略汗澣頗有不

取之意故薄也毛詩序曰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

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

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夫人

善心卽道心婦人志於女功躬節儉服澣濯念父母

而歸寧方是心油然而興互見錯出無非神用何本

何末而爲詩序者判本末而裂之且曰則可以是詩

初無是情不省詩情贅立己意使天下後世平夷純

正質直之心鑿而穿之支而離之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寘彼周行陟彼崔嵬我
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陟彼高岡我馬玄
黃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陟彼朶矣我馬瘡矣我
僕痛矣云何吁矣

行如字京語頗與筐叶觥吉橫反補音姑黃切

按原本姑

誤作如今依吳

核韻補改正說文觥以黃得聲俗從光劉楨魯都

賦觥與觴叶鄭氏引詩皆作觥痛音鋪補音永懷胡
隈切釋名懷回也張衡東京賦允懷與來摧叶漢房

蓬湖詩傳卷一

九十四明張書

總圖刊本

中歌懷與歸叶劉向九歎懷與頹叶左氏傳聲伯之

歌曰懷與瑰歸叶揚子雲酒箴懷與危叶毛詩傳

曰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今俗謂頃爲

空謂覆而空之也故俗謂筐筥之極小者爲空蓋以

器小而難於取傾而出之可也以是得名歟集韻引

說文畚屬蒲器也或曰作畚音本畚音瓶鄭箋曰

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憂思深也廣雅云泉耳亦云

胡泉江東或呼常泉或曰苓耳形如鼠耳叢生如盤

陸璣疏云卷耳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爲茹滑而少味

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呂氏曰周行周道也大東詩曰佻佻公于行彼周行行亦道也朱氏曰詩有三周行此及大東皆道路鹿鳴乃道義鹿鳴之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示我以周家所行爾七月遵彼微行謂桑下徑也小弁行有死人行道路也則周行爲周通之路益明若如春秋傳云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左氏釋詩誤爾而毛詩傳不詳攷遂因其誤謂周之列位左氏差誤亦多周世釋詩之誤者亦多不可盡信爲毛詩序者因是又差其旨而曰又當輔佐

君子求賢審官以婦人而干人主之職豈不大亂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卷耳之詩君夫人勞使人之歸也殊無輔君子求賢審官之情觀是詩宛然有君夫人憂閔賢臣勞役於道路酌金蠶以勞其歸之情狀而諸儒終不敢謂實有其事不敢明言雖鄭康成詳於考禮亦不敢正言而曲其說蓋以聘禮使還無夫人饗按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以好禮聞因嘗饗其宗老師亥曰男女之饗是當時有男女相享之禮記云大饗廢夫人之禮未廢故見諸詩歟使臣之還

君既饗勞之夫人又賞勞之於是序言使臣之勞役
夫人憂閔之情夫人采采卷耳而不盈傾筐以其憂
閔是臣奉使出疆不遑寧處故采不盈筐因念是臣
之賢而今實諸通道而遠役惟賢故使之惟賢故懷
之君臣同體君夫人又同體故古者夫人有是禮亦
有是情有情斯有禮禮無僞夫人思使臣升陟崔嵬
之高謂踰山之道也馬亦勞苦而虺隤矣言我馬者
親之如一家也姑且也我姑酌金罍之酒以勞之喜
其既歸既見既勞不復永永憂懷矣今俗語有且喜

恐胡詩傳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辭有且辨具少飲食以勞享之辭皆喜其遠歸之
情狀毛詩傳曰真置也陟升也人君黃金罍疏云韓
詩說天子罍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
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
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周禮司尊彝云皆云罍
諸臣之所酢爾雅云山脊曰岡毛詩傳曰玄馬病則
黃兕觥角爵也爾雅云兕似牛郭注云一角青色韓
詩說觥五升毛詩說觥大七升疏云禮器曰宗廟之
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觶卑者舉角特

牲二爵三觚四觶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禮圖云
觥大七升以兕角爲之地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
事春官小胥職亦云觥其不散者桑扈絲衣皆云兕
觥其觥明爲罰而不犯然七月卒章躋彼公堂稱彼
兕觥萬壽無疆與此卷耳詩皆無爲罰之意得非周
公作禮始定禮器以七升之觥爲罰爵歟抑角爵之
異稱歟爾雅云土戴石爲砮郭注云土山上有石者
而毛傳曰石山戴土曰砮差矣毛傳曰瘡病也痛亦
病也云何者謂說何言則蓋可閔之甚也卒於長吁

慈湖詩傳 卷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言以繼之猗歟至歟此憂閔其使臣之心非正心
歟正心非道心歟卽關雎葛覃之心葛覃卷耳當亦
太姒之詩然觀詩者正不必推求其人三百篇中或
誦或歌皆足以興起人之道心此孔子刪詩之大旨
而人知此信此者亦寡

南有樛木葛藟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南有樛木葛
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南有樛木葛藟絜之樂只
君子福履成之

毛詩序差誤旣多旣甚理難盡信今觀是詩殊無后

妃之狀惟言君子爾毛詩傳亦未嘗言后妃亦未嘗
言不妬忌獨爲序者始立其說曰后妃不妬忌鄭箋
又從而和之故諸儒從其後而不可告語矣學者觀
書奚可雷同不復攷察至是益信東漢書謂衛公作
毛詩序果明驗矣與毛公傳異而又差謬太甚是詩
當曰君子逮下也毛傳曰木下曲曰樛按今鄭箋木
木誤作木
綏安也樂旋也爾雅釋木云下曲曰杓釋者引是詩
樛木爲證蓋杓樛音義同陸璣云藟一名巨茨以燕
藟亦延蔓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可食酢而不美

慈湖詩傳 卷一

十三四 樛 藟 燕

仙 園 詩 集

作是詩者偶見樛木在其南故取以爲喻不必遠考

南土也鄭箋云木枝以下垂之故故葛也藟也按原
本脫

下故字
今故補得累而蔓之簡謂此喻君子禮賢下士故賢

士之在下者由是而升大抵自賢滿假者多履羈虛

懷下士者多樂易詩人於是贊其德曰樂哉君子又

祝其福曰願君子常有福而安荒者蒙之偏也將者

與之俱也願君子行履常與福俱也曰將順曰將迎

皆與之俱也曰將持曰相將即次第皆與之俱也曰

將軍者將軍眾而與之俱也能將其軍則其體大矣

故主大義其轉音則子漾反只語音也止只之皆一音而記之者偶不同也只說文曰語已辭也嗚呼其逮下之心與夫詩人愛敬其君子贊之祝之之心持道心而人往往多不信其爲道者百姓日用而不知也

螽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螽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蟄蟄兮

陸璣疏云今人爲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毛詩傳曰螽斯蚣蝩也疏

慈湖詩傳卷一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此言螽斯也七月云斯螽文雖顛倒其實一也故釋蟲云蜚螽蚣蝩舍人曰今所謂春黍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春箕春箕卽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謂似蝗而小斑黑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按爾雅釋蟲蜚螽蚣蝩釋曰周南作螽斯一名蚣蝩餘同詩疏然長而青長角長股作春黍之狀作聲者乃閒見不多春黍殆非此螽斯也若蝗則多矣釋蟲土螽蟻窠者殆蝗邪蝗生子於土中釋曰土蟲一名虺蟻今俗曰螻蛄者卽蝗也色或青或

既能跳能飛若旱乾蝗作不勝其多害稼甚平時蟻
蟻在田間亦多於他蟲若稍多亦害稼蓋盛而爲災
則曰蝗不爲災則曰蟻蟻亦多能飛羽謂羽多然則
螽斯謂是爾說說言其多薨薨言其盛飛作聲揖揖
言其羽多相比密子孫多謂之宜子孫猶宜民宜人
宜黍稷宜家振肅敬振整也子孫多故曰振振音眞
者鄉音輕清歟子孫長少次第循序或行或列如繩
然螿螿盛而有聲也是詩以螽斯羽喻子孫眾多爾
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惟序乃言不妬忌序所

慈湖詩傳卷一

五十四明世書

一約圖刊本

以必推原及於不妬忌者意謂止言子孫眾多則義
味不深故推及之吁此正學者面牆之見不悟道不
離于平常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以一言蔽詩
曰思無邪而已初無高奇幽深今子孫眾多如螽斯
羽何邪之有振振繩繩何邪之有既無邪僻非道而
何何必外求其義不妬忌雖爲善而於螽斯之詩言
之則爲贅則爲不知道於以驗衛宏之學又不遠毛
公遠甚衛宏作序往往亦本毛義而又多置己意焉
故益差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室家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
于歸宜其家人

桃生榮夭好其華灼灼女之顏色似之之子女子也
婦人謂嫁曰歸其居室家甚宜不必分男有室女有
家也實者實之貌有子之象也其葉蓁蓁庶事咸宜
之象也宜其家人一家之人咸宜之也相安也此大
婦和樂之正情也非邪僻也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說
以動歸妹也妹少女也雖說而非邪正心也道心也

蔡湖詩傳卷一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爲序者不達是道必於詩外推及后妃所致又及不
妬忌不妬忌誠善而於桃夭之詩言之則爲贅則爲
不知道毛傳亦未嘗言后妃不妬忌所致於以益驗
序果衛宏所作 補音云其華芳無切郭璞云江東
謂華爲敷陸德明亦云古讀華如敷易曰枯楊生敷
老婦得其士夫記曰不當華而華楚大夫屈原九歌
瑤華與離居叶漢齋房樂章華與都叶揚子反騷重
華與蒼梧叶光武曰仕宦當作執金吾娶妻當得陰
麗華急就章芑華與藜蘆叶易林云桃夭少華季女

宜家君子樂僭長利止居家公胡切左氏傳伯姬之
占曰姬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虞人
之箴曰武不可從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
夫屈原楚辭厥家與封狐叶戰國策歌曰長鋏歸來
乎食無魚又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爲家揚子雲酒箴
家與乎協龜筮傳漁者幾何家誰名爲預且或曰家
本音姑爲阿家家卽姑也未詳按華有胡瓜切家育
居牙切宜從有兩讀例而詩八用華韻七用家韻無
叶此二音者今從定一讀且子余切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置施
于中達赴赴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赴赴
武夫公侯腹心

毛傳曰肅肅敬也兔置兔罟也丁丁椽杙聲也赴赴
武貌爾雅云干扞也孫炎云干盾自蔽扞鄭箋云干
也城也皆以禦難也爾雅云兔罟謂之罟李巡曰兔
自作徑路張罟捕之也爾雅釋宮云楹謂之杙郭注
云楹也是詩疏云此丁丁連椽之杙木傳亦云丁丁
伐木聲爾雅釋宮云九達謂之達此達山林中九達

之徑爾仇疑速字之差關雎云君子好逑此言免置
者之賢公侯之所好所求也施謂張施其罟中逑逑
中也中林林中也周德化之盛至於免置之武夫赴
赴肅肅德容如此可以爲公侯禦難衛民如干如城
公侯之好逑所信任如腹如心則成人有德小子有
造於是乎驗此乃太王季文王積德於上太任太
姒協德於中武王十亂輔德於後所致而序雉言后
妃之化則偏矣毛傳未嘗言后妃之化獨序有是說
則序爲衛宏所作益明簡誦詠免置之詩亦覺起敬

起慕莊肅子諒之心油然而生不知所以始亦不知
所以終道心融融此人心所同千古所同天地四時
之所同鬼神之所同 補音云好仇渠之切漢趙王
之歌曰爲王餓死兮誰者憐之呂氏絕理兮託天報
仇史記龜策傳囚而辱之王難遺之江河必怒務求
報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
言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芣之采采
芣苢薄言頽之

人感於物而爲言爲音無非道者惟流入於邪則
昏則迷芣苢無邪之詩也無邪則無往而非道先儒
不知道顧於坦夷無說之中外起意說必推及於后
妃之和平則婦人樂育子雖非邪言實失本旨芣苢
雖曰車前所治難產遂謂婦人采之此容或有之又
安知芣苢無他治及他用乎殆不可必言婦人也薄
猶略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有優游不迫之意掇取
之易也易曰患至掇也毛詩傳曰拾也卽拾也以爪
拾取之易也將則一握所取多也爾雅釋器三執衽

懸澗詩傳卷一

九十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謂之衽扱衽謂之禡蓋扱衽而扱之於帶也汾沮洳
言采其蕢孔疏引陸璣疏云今澤蕢也其葉如車前
草大其味亦相似徐州廣陵人食之據此則芣苢亦
可食矣釋草云芣苢馬蔞車前郭注云今車前草大
葉長穗好生道邊江東呼爲蝦蟆衣陸璣疏云車前
一名當道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午舌草
可煮作茹按原本作字誤其大滑其子治婦人難產王肅引
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
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貢土地異物以爲貢贄

非周南婦人所得采然周亦西戎之地二說不同當
兩存之以俟後人然孔子所取是詩之大旨則不在
是孔子所取取其無邪無邪卽道道心庸常無可言
者正不必於詩外求說且采采芣苢之時何說之可
言撥擗私禩之時何說之可言孔子曰子欲無言正
以明道無俟乎言易大傳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
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非謂民無此
道也民日用此道而自不知故鮮德其實庸常日用
皆道學者迷焉故必求說索意 禩或作擗音有

羽軌切說文精洎鮪皆以有得聲史記封禪頌有與
祉叶龜筮傳有與紀叶司馬相如敘傳有與始叶班
固西都賦有與里叶傳毅洛都賦有與時叶按采有
此苟切有有云九切宜從兩讀例而詩十用有韻無
作云九切者今定從一讀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
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
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詠思江之永矣不可方
思翹翹錯薪言刈其夔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

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此不敢犯禮之心卽正心亦道心亦天地鬼神之心
彼不知道者必以爲粗近之心非精微之心吾則曰
此卽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之心孔子曰下學而上達
知我者其天乎知此者奚止于無一萬無一無惑乎
爲序者不足於此而推於文王也序曰漢廣德廣所
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
犯禮水而不可得也是其爲言非不善惟不明乎道
不明乎比詩之道心而贅爲說焉則亦足以亂人之

楚湖詩傳卷一

二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道心故不可用知夫關雎太姒之詩而不言太姒惟
曰后妃之德則漢廣不必推文王矣毛傳曰南方之
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疏云以上竦之故不可就而
止息漢上有游女以貞潔之故不可犯禮而求爾雅
釋水云潛行爲泳郭注云水底行也晏子春秋曰潛
行逆流百步順流七里毛傳曰永長方泂爾雅釋言
云舫泂也郭注云水中簞筏孫炎云水中爲舫筏也
方言云泂謂之簞簞謂之筏爾雅釋引此漢廣不可
方思以釋舫泂論語云乘桴浮於海注云編竹木大

曰筏小曰桴是也舫方桴泝音義同釋言又云舫舟也郭注云竝兩船釋水云大夫方舟然則舫方雖通用而有或舟或筏之不同江既湍急深險而又永長之貞潔不可遽然不以禮而求刈楚刈蓼以秣馬駒是退而以禮求之也遊或作游錯雜也於雜薪之中而刈其楚楚者毛傳曰蓼草中之翹翹然疏引爾雅釋草藹藹郭云藹藹蒿也按原本脫下生下田初出可啖江東用羹魚也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

群湖詩傳卷一

二三四明帶書

約園刊本

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毛傳曰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疏曰庾人云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騾六尺以上爲馬以次差之故知五尺以上也秣馬及駒將以親迎敷補音云泳于誑切郭璞江賦紫葢熒煜以敷被綠苔鬱鬱乎砌上帆蒙籠以蓋嶼萍實出而漂泳正用此讀方甫妄切爾雅舫泝也疏云水中爲泝筏也漢廣不可方思舫方同馬滿補切秦瑯琊刻石澤及牛馬索隱音姥漢

書僕射莽何羅謀反孟康曰征和三年通合侯馬通
今言莽明德皇后惡其先人有反易姓莽顏師古莽
莫戶切案必易馬為莽者以馬與莽皆滿補切左氏
傳辛廖之占曰震為土車從馬又童謠曰鷓鴣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馬屈原離騷經登閭風而繼馬與
哀高丘之無女叶韻九歌繫四馬與擊鳴鼓叶韻漢
樂章靈之下若風馬左蒼龍右白虎野上與切其莩
一讀力侯切其駒一讀居侯切易林蹇之豫曰川深
難遊水為我憂多虛少實命鹿為駒

慈湖詩傳卷一

三四明讀卷一
約因刊本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飢遵彼汝須伐
其條肄既見君子不我遐棄魴魚賴尾王室如燬雖則
如燬父母孔邇

爾雅釋水云漢為潛江為沱汝為瀆郭注引詩曰遵
彼汝墳大水溢出別為小水之名然則毛詩作墳殆
字誤歟爾雅占書春秋元命苞云子夏問夫子作春
秋不以初哉首基為始何則爾雅乃孔子以前之書
當以爾雅為正爾雅他文雖有可疑而此汝墳辭旨
重複明善而毛詩別無明證毛傳曰遵循也汝水名

也枝曰條榦曰枚怒飢意也調朝也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頽赤也魚勞則尾赤燬火也孔甚遐近也揚子言方云悼怒悴愁傷也自關而東汝頽陳楚之閒通語也汝謂之怒秦謂之悼云云又云憂也悵也婦人敬其夫曰君子夫遠役未歸其妻伐薪於汝墳之側思念其夫怒焉如朝飢勞心甚則氣虛如飢雖食難飽雖暫飽旋飢此勞心甚者之疾狀諸儒咸以調爲朝蓋本朝字一訛而爲朝再訛而爲調歟今當音朝釋文音周末安蓋因別本作朝朝亦無義

整湖詩傳卷一

三四四明叢書

約屬刊

不怡其訛也既見君子其夫婦既見則曰不我遐棄敘情相悅之辭也曰今不遠棄我矣君子勞苦顏色瘦病如魚勞尾赤所以然者紂在上王室如火燬暴亂不得寧也雖則如燬而父母甚近意恐其夫或憚其勞苦或怠或逃懼將得罪累及父母是詩憂念其君子之心憂累及父母之心勉君子以正之心卽道心序曰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閱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是序雖足以見當時事情而首言道化於以知爲序者不知是詩之道而

外求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按此篇永樂大典麟字趾字下皆遺

慈湖詩傳卷一

三五四明鼓書

約圖刊本

慈湖詩傳卷一

慈湖詩傳卷二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召南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孔子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人知夫婦之卽天地則一而不二正而不邪化生而無爲爲序者不明乎道故不足於此詩而於詩外起說曰夫人之德也德如

慈湖詩傳卷二

一四明

約覽本

鳩鳩又及於國君積行累功如此爲周南召南而欲不正牆面不可得矣爾雅釋鳥云鳩鳩郭云布穀未安音如布穀者不居鵲巢音如鳩鳩者乃居鵲巢是爲鳩鳩魯昭公三十五年鳩鳩來巢而公如乾侯終於乾侯此亦假他巢之應也故文武之世已有童謠曰鳩鳩跕跕公在乾侯矧鳩鳩亦鳩鳩之音凡鳥名多用其音埤蒼云鳩鳩方言云戴勝今審究戴勝首有竦毛鳩鳩亦有之而鳩鳩身色黑戴勝身色髤而稍長大豈埤蒼考之未審歟布穀一名穫穀其

音渾然鳩鵲其音亟然稜穀色駢頸有斑者李氏亦

以鳩鵲為鳩鵲按樓鑰云多識鳥獸草木之名攷之當如此詳密鳩鵲之為鷦鷯甚明

人呼為八哥兒川人呼為阿八所謂音如布穀者乃今斑鳩俗謂之步姑其性雖拙粗能為巢戴勝首有

棘毛向後鳩鵲毛直上又自不同鳴鳩之刺不壹正所謂鷦鷯也郭景純云布穀固已失之歐公言拙

鳩極然不知此乃鷦鷯呂氏具載皆未當也毛詩傳曰百兩百乘也諸侯

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疏云書序云武王戎車

三百兩皆以一乘為一兩風俗通以為車有兩輪故

稱兩鄭箋云御迎也毛傳云將送也方有之也盈滿

也于貢方人謂比方人物也此姪娣相比故云方歟

李湖詩傳卷二

一四四等書
約園刊本

婦人謂嫁曰歸成之成其禮歟觀是詩惟言婚姻夫

婦之禮鳩居鵲巢如婦來居夫室不必推言均一之

德毛傳惟言鳩鵲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不言鳩鵲

均一之德獨衛宏之序與鄭康成之箋言之鳩鵲誠

有均一之德其在此詩則或可略言不可專言蓋此

詩於均一之意不甚著而婚姻之禮甚詳衛鄭不深

信婚姻即天地之大義故不足焉而諄諄外求其義

此不可不辨非小故蓋明三百篇思無邪之大道剖

學正而之牆

補音云居姬御切周易屯見而不

失其居家雜而著韋元成復玷詩昔我之隊長不此
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揚子雲衛尉箴茫茫上天崇
高其居設置山險畫爲防禦張衡西京賦外有蘭臺
金馬遞宿迭居次有天祿石渠校文之處博雅注云
尻几聲今居乃箕倨字也居慮切故補音用王肅讀
魚據切簡謂居有姬音者姑慈切今方言有之則去
聲姑自切矣御卽迓之方音聘禮以訝爲梧梧御同
音特高下不同耳居姑自切庶於迓音通豈至漢世
始轉而爲魚據切歟

齊語傳卷二

三四朝服書
納園刊本

予以采繫于沼于沚予以用之公侯之事予以采繫于
澗之中予以用之公侯之宮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
祁祁薄言還歸

被皮寄切僮音同祁巨私反此供祭祀之心勤敬之
心卽道心卽聖賢之心卽天地鬼神之心毛傳繫皤
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繫菜以助祭爾
雅釋草云繫皤蒿郭云白蒿也釋水云水中可居者
曰洲小洲曰渚小渚曰沚詩疏云白蒿非水草此言
沼沚者謂於其旁采之也于澗之中亦謂於曲內非

水中也毛傳曰宮廟也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祁祁舒遲也薄猶略也言語助之辭也薄言滂澠雖可以還歸而其肅敬若有不敢之意故曰薄言故曰祁祁祁祁之容雖舒遲而非肆也序曰夫人不失職也言非不善而不明夫人之敬心惟曰不失職猶求諸外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

楚湘詩傳卷二

四明叢書
經圖刊不

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嘒於遙反趨託歷反降補音胡攻切孟子曰泔水者洪水也楚辭四用降韻徐邈皆胡攻切揚子雲河東賦下降與豐隆叶馬融笛賦五降與八風叶阮籍寄懷詩降與雄叶韓愈劉統軍碑詞琳後來降公不有功儼張力反爾雅釋蟲云阜螽螿草螽負螿郭注引此詩趨趨阜螽以釋阜螽螿嘒嘒草螽以釋草螽負螿爾雅釋草蟲一名負螿一名常羊郭注同陸機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

按原本茅誤作毛

李巡曰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宛州人謂之騰許慎云蝗螽蔡邕云螽蝗也蝗卽螻蛄詳釋見螽斯篇草蟲名負螿則草蟲與螿率相從與以是爲名觀是詩首章相從之狀則與爾雅負螿之名符合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以喻夫婦之道君子謂夫也夫久於外而未歸其妻念之深至於憂心忡忡愒愒至於傷悲及其歸而旣見旣覲我心則降下安止則說樂則夷平觀者觀遇明著夫婦之道而聖人取焉者婦隨而不倡樂而不淫正而非邪卽鵲巢之道

歸妹之義天地陰陽之和衛宏不明乎道故於詩外起說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本詩初無自防之情又何以知其非士妻穿鑿害道無乃太甚乎爾雅釋草云蕨薺郭注云江西謂之薺按今鄭箋本作薺毛詩傳曰薇菜也疏引陸璣云山茶也薺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薺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祭廟祭祀而爾雅云薇垂水郭云生於水邊釋不引陸璣疏云薇有兩種豈亦生於山作爾雅釋草者不盡知邪於采蕨采薇之時而思其夫故云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
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
尸之有齊季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剪勿敗召
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補音伐一讀扶廢切周官大司馬九伐之法考工記
以象伐也劉昌宗皆讀扶廢切柳下妻誅惠曰夫子
之不伐兮三黜終不斃兮豈弟君子永能屬兮徐幹

燕湖詩傳卷二

上八四明樓書

約園刊本

西征賦西伐與舊制叶左思魏都賦伐與制叶一讀
蒲撥切字本作及開元五經文字友音跋犬走貌詩
勿剪勿伐或作跋茇一讀蒲昧切周官中夏教茇舍
鄭注云茇讀如萊沛之沛敗蒲昧切荀卿賦篇功立
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賈誼鵬賦
亦與世叶東方朔七諫滅敗與留滯叶漢書敘傳敗
與制叶郤正釋譏敗與父叶 范氏曰蔽芾盛也毛
詩傳曰甘棠杜也憩息也說舍也鄭箋云茇草舍也
召伯止舍棠下國人被其德思其人敬其樹爾雅釋

木云杜甘棠又云赤者杜白者棠然四明山之東有杜而白地名曰杜則赤棠白棠皆可以言杜而白者非杜之常歟陸璣疏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甘棠少酢滑美赤棠子滯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杜杜傳曰杜赤棠是也周禮中夏教茭舍注曰舍草止也拜伐而倒之如拜也說本或作稅此愛敬賢德之心忠厚之心乃油然而發於中曰勿翦勿伐勿敗勿拜不勉不強豈非道心爲序者未明乎道乃外求其義曰召伯之教明於南國美

蘇湖詩傳卷二

七十四明敬善

約圖刊本

召伯也召伯誠可美而是詩念賢感德不已乃國人之道心不明本詩之道心而徒求外說如此爲周南召南豈不面牆

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夜補音允具切

原本脫此六字

招魂娛酒不廢沈日夜蘭膏

明滅華燈錯陸雲歲暮賦夜與暮叶又張二侯頌夜

與故叶易林被髮長夜與誤叶五日六夜與暮叶明月照夜與故叶獨宿憎夜與故叶晨夜與露叶訟太玄從首從不淑禍不可訟也從微微後得功也摯虞愍懷太子文昔之申生含枉莫訟今爾之負抱冤于東潘岳關中詩訟與空叶易林井之益訟與功叶

此貞女不可干犯之正心卽道心而序曰召伯聽訟也又失之矣召南之境有此貞女爾是訟非必召伯所聽也召伯賢明必不置貞女於獄序曰又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強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序意

卷二

八

約圖刊本

惟歸於教終不省是詩明敘貞女終不從於非禮之心是謂正心卽聖賢之心可以通天地感鬼神感動萬世之心孔子所取者在此爲序者面牆無覩有道而莫之見故旁推外索此學者不知道之通患夙早也早行多露夜行亦多露豈不可以夙夜而行謂夫行則多露也故不行露如非禮之汙我女速我獄往往或者疑我已從女女已有家也不知我實未嘗爲女所汙也故雀穿我屋疑雀有角不知雀實無角也又喻鼠穿墉疑於有牙而實無牙女雖強汙我終不

從女也室家不足者終不與女爲室家也毛傳曰厭
浥溼意也爾雅釋宮云牆謂之墉

羔羊之皮素絲五紕退食自公委蛇委蛇羔羊之革素
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
委蛇退食自公

補音皮蒲禾切說文波坡頗跋皆以皮得聲白裘魯
園記曰陳子游爲魯相蕃子也國人爲諱改番曰皮
案國人所以諱者以番與蕃字形相類所以改番爲
皮者以番與皮同蒲禾切左氏華元謂役者曰牛則

燕湖詩傳卷二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皮犀兕尙多棄甲則那役者曰從其有皮丹漆若
何純徒何反 羔羊之裘委蛇之容道心和融百聖
所同毛傳曰小曰羔大曰羊古者素絲以英裘大夫
羔裘以居疏用羔裘之皮以爲裘縫殺得制素絲爲
英飾其純數有五爾雅釋訓曰緘羔裘之縫也孫炎
曰緘之爲界域詩疏云五緘旣爲縫則五紕五總亦
爲縫也視之見其五故皆云五焉織素絲爲組紃以
英飾裘之縫中若爲線則所以縫裘非飾也故干旄
曰素絲組之疏所謂視見其五者謂兩袖各二及前

襟一縫歎范氏曰退食者退而食於私家也朱氏曰
自從也公朝也委蛇者行步委曲如蛇也釋文作蛇
因韓詩作逶迤遂以毛詩爲非而轉音蛇之音移蓋
陸德明好異之過泥蛇與蛇協韻若音移則不協委
蛇者徐行委曲之狀相者有曰鵝行鴨步爲貴人相
鵝鴨行亦委曲蛇行亦委曲補音蛇唐何切易林長
尾蟻蛇畫地爲河揚子雲反離騷委蛇與九歌叶張
衡西京賦蛇與蟻叶郭璞流沙贊委蛇與餘波叶東
方朔詩蛇與按叶毛氏此義與君子偕老委蛇之義

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同釋文又云沈讀作委委蛇蛇序曰羔羊鵲巢之功
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
羔羊比德羔羊容或有之而詩旨不甚明著惟見舒
遲雍容雖無義之可尋而庸常卽道無邪卽道故曰
中庸又曰王道平平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
無邪學者率舍常而求奇舍近而求遠故日用其道
而不自知文王之化鵲巢之功豈曰無之惟不明是
詩之道而旁求外取爲害道爾毛傳亦無序意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遑振振君子歸

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違息振振
君子歸哉歸哉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或違
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閱其君子勤勞之心自是正心道心衛宏強起其說
曰勸以義詩中無此情也毛公亦未嘗有此義雷方
動雨將至君子亟行莫敢少止急趨期會異於平時
故曰何此言違莫敢或違也振振歎其君子愛之故
美之歸哉歸哉臨違告以訖事早歸此人之常情常
言鄭康成因序曰勸以義遂曲說求合乎序曰君子

齊湖辭傳卷一

十一四明叢書

約閱刊本

爲君使功未成歸哉歸哉勸以爲臣之義未得歸也
詩旨人情斷斷乎無此蓋因夫衛宏不知庸常無邪
之卽道故穿鑿其義鄭不知漢史衛宏作序之實以
爲毛公之前已有序曰至毛公乃分眾議各置篇端
意謂古作而不敢違故曲就其說亦鄭不知道與序
同又鄭不善於文又好穿鑿故也又諸儒多以蠶生
義亦鑿非詩人本情振振肅敬之容蠶斯云子孫振
振麟之趾云振振公子皆言肅敬鄉音之輕清者爲
真毛傳謂振振信厚其義未安山南曰陽殷陸音隱

未安隱音之輕清則爲殷本詩方音則然何必改讀
義則隱爾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標有梅其實二
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標有梅頃筐暨之求我庶士迨
其謂之

按此篇永樂
大典闕卷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嘒
彼小星維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寔命不猶

補音昴力求反毛鄭義皆作畱說文以𠬞得聲集韻

楚潮語傳卷一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音畱正引此詩漢志二十八舍亦作畱言陽氣之精

畱也 星有大小此獨言小者妾自比其微也嘒微

小貌三五與小星連文謂小星或三或五三非謂心

五非謂柳也毛傳謂三心五囑四時更見其義未安

在東乃宵征時所見小星三五在東因以自況在東

亦眾妾在旁之象若在南正有夫人之象後章維參

與昴文不連則別起意參昴皆有夫星亦皆有小星

此則明指參昴大小不齊大如夫人小如眾妾命寔

不同是詩言肅肅宵征則不敢不敬宵征夜行也妾

賤往進御於君也夙夜奉公事不敢不勤稠單衣也
抱衾與裯以進御故也雖賤雖勞而心安於命知有
貴賤而自安於賤者正也夫正一而已矣在妾則賤
則勞在夫人則貴則佚一也一者道也惟知是道故
賤安於賤而不僭貴而不驕於貴而能逮下序曰小
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
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然不首明妾安於命之
正亦微差矣猶如也不猶者己之命不如夫人之命
也寔是也韓詩作實

楚湖詩傳卷二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江有渚之子
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
我過其嘯也歌

汜音祀補音養里切爾雅釋水決復入爲汜汜已也

如出有所爲畢已復還而入也楚詞天問出自湯谷

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

按原本脫楚詞以下
二十字據韻補補入

說文汜從水已聲詩江有汜又曰漚從水叵聲詩江

有漚徐鍇曰汜漚音義同集韻皆養里切簡攷記祥

里切其義則已後人欲別其爲水故讀作祀歟集韻

於汜漚又竝言祀象齒切亦皆以此詩爲證

按此段音釋下

應有詩解大典原本恐有脫簡

野有死麕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林有樸楸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舒而脫脫兮無感我悅兮無使尤也吠

按此篇永樂大典闕卷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雖王姬之車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燕湖詩傳 卷二

十四 四明叢書

一 紉圖刊本

穠奴容反棣徒帝反華音敷下同說見桃夭補音車斤於切劉熙釋名車古者音居言行所以居人也今曰車式遮切韋昭謂從漢始有居音引易載鬼一車詩王姬之車爲證不知華本音敷而車與塗弧叶用尤顯然見其爲居其論疏矣簡謂居有姬音乃姑慈切則車亦有此音今方言有之而士大夫則必斤於切是詩言王姬下嫁親迎盛禮車從肅雖詩人又知王姬文王之孫迎者齊侯之子有懷德之心有敬貴之心雖不指言德行然而無邪也無邪卽道卽德

衛宏未明乎道意二南之詩必有德義可言故穿鑿
曲推肅雖爲王姬之德夫車行和緩已有肅敬之狀
矧從者咸肅敬乎詩明言王姬之車而序以爲王姬
執婦道以成肅雖之德鄭箋又釋之爲往謂王姬往
車鄭旣不達於文衛鄭皆又不知道穿鑿可笑如此
言詩適以病詩如此爲周南召南其亦正牆面而已
矣毛傳曰穠猶戎戎也唐棣移武王女文王孫適齊
侯之子伊維緝綸也爾雅釋木云唐棣移郭注云似
白楊陸璣云萸李也一名雀李亦曰車下李其華或

慈湖詩傳

卷一

十五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白或亦本作郁李許慎曰白棣也華如李而小如櫻
桃又有赤棣子如郁李而小何彼穠盛乎其華如唐
棣也豈不肅雖乎王姬之車也然則唐棣之華肅雖
皆言王姬車從之儀也初章唐棣之華言車從儀物
則次章言華如桃李亦謂車從儀物可知矣平王猶
言寧王也李氏曰本朝太宗稱神宗及神宗稱神宗
則太宗不復稱神宗矣其鈞維何必以絲爲緝而後
可以喻齊侯之子所以獲迎王姬者備諸禮節而後
可也韓詩穠作莪補音孫須倫切荀卿書注云漢宣

帝名詢劉向編錄故以荀卿爲孫卿五子之歌孫與君叶揚子雲元后誅孫與新叶馬融笛賦孫與聲叶崔駰韞銘孫與臻叶漢書敘傳孫與瀕叶又與信叶師古信合韻音新案荀與孫古既皆音詢俱爲嫌名劉向獨諱荀而不諱孫者漢雖不諱嫌名如以雉爲野雞不諱治國之治然偏傍之同者已或諱之不能盡如三代之時矣

彼茁者葭壹廢五豝于嗟乎騶虞彼茁者蓬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爾雅釋草云葭蘆郭云葦也毛詩傳曰茁出也葭蘆也蓬草名也豝牝曰豝騶虞義獸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釋獸云豝生三豝二師一特郭云豬生子常多故別其少者之名彼葭蓬始生茁然之時於是春田有五豝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有五豝聚焉而射者一發之是時獲騶虞瑞獸焉咸歎訝之故曰于嗟乎騶虞序曰騶虞鵠巢之應也鵠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

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毛傳未嘗言如惟曰有至信之德則應之以明獲騶虞也首言鵲巢之應也豈毛公本說若是而衛宏繼以推廣之說而始曰仁如騶虞歟豈文王德化若是其盛而不足以致騶虞乎豈以簡策無他證疑而不信歟本詩無如義而宏立說曰如無乃不可乎宏爲序差失至多騶虞之差正與麟之趾同

慈湖詩傳卷三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却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
敖以遊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
往愬逢彼之怒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
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覲閔既多
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
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慈湖詩傳卷三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柏舟喻君子堅操不肯轉而從小人呂氏曰如舟汎
汎無所依泊毛傳曰非我無酒可以遨遊忘憂也我
心匪鑒固不能如鑒之照物毫髮靡遺獨不可以如
茹之通連通知兄弟之心乎自責已無智不能知人
也非無兄弟惟不可信據爾言兄弟之心難知也初
信兄弟之言故往有所愬忽逢彼怒方悟爲兄弟所
誤也彼君也兄弟比肩同朝者也下章所謂羣小者
是也婚姻亦可以言兄弟朋友亦可以言兄弟鄰國
亦可以言兄弟凡相親近皆可以言兄弟易曰拔茅

連茹於兄弟取喻爲切石雖堅重而猶可轉我心斷
不可轉而從邪也匪席之喻申言此意也威儀棣棣
日用云爲奚可雜義利而行之致可選擇也君子義
以爲質其不可雜如此憂心悄悄見愠於羣小覯過
憂閔旣多受侮亦不少辟拊心也標拊心之聲也雖
憂苦如此而正心也孔疏曰居諸者語助也檀弓曰
何居歐陽氏曰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猶日朘月削
也此心憂鬱不可爲喻如衣不澣積垢之衣靜思欲
奮飛而不能也毛詩序曰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
人在側此猶未甚善於道至曰言仁而不遇也意正
於不遇而已設詩人之正心正心道心也斯其不可
歟詳觀詩情憂鬱不通道心變化天地晦蒙日用不
知故聖愚不同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已綠兮衣兮綠
衣黃裏心之憂矣曷維其亡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
古人俾無說兮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

心

按此篇承樂
大典缺卷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
涕如雨燕燕于飛頡之頡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
弗及佇立以泣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於
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
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寡人

差楚佳切又於宜反補音于野上與切左氏傳童謠
曰鷦鷯之羽公在外野穆天子傳王答謠曰萬年平
均我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司馬相如賦潏泱
之野與浦叶揚子雲太僕箴野與魯叶曹植閒居賦

野與字叶徐鍇亦云野經典只用野上時掌反補音
南尼心切白虎通曰南之爲言任也任養萬物也說
文以芊得聲芊音荏徐鍇繫傳曰毛詩或用南爲荏
音陸雲喜霽賦南與音叶唐柳宗元貞符南與心叶
淮西雅南與音叶裴處士墓銘南與君叶任亦林反
補音淵一均切楚辭招魂淵與侏叶急救章更卒歸
誠自請因司農少府國之淵班固東都賦淵與珍叶
又與鱗叶與勤叶又與新叶兩與根叶無作案年切
者 夷考是詩宛然有莊姜送戴嬀之狀戴嬀陳女

陳在衛南故曰遠送于南以關雎之詩而不曰太姬
則是詩固亦不必定指而一片相送之情哀傷不已
之意念仲氏之善塞淵溫惠皆正也善也至今讀之
使人閔傷之心隱然以生而非邪僻也嗚呼三百篇
一旨也有能達是則至正至善之心人所自有喜怒哀
哀樂無所不通而非放逸邪僻是謂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送仲氏之歸如燕飛去差池其羽李
曰不齊鄭箋曰戴嬀將歸顧視其衣服毛傳曰飛而
上曰顧飛而下曰顧車上下阪其似歟其將歸也出

入前卻似之與下上其音輪音隨車上下歟其話別
感激語音大小歟毛傳曰仲戴嬀字也周禮六行孝
友睦嫺任恤任者任人之事歟仲氏每任其事親信
之至故首言之塞實無偽淵靜不撓溫惠終久淑令
謹慎以思及先君之故其別也勗勉寡人然則寡人
莊姜自謂歟先君莊公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
寧不我顧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胡能有定寧不我報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

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
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乃深惡無禮之詩正也故聖人取焉而諸儒謂
之人者莊公也毛詩序謂莊姜遭州吁之暴傷己不
見答於先君以至困窮猶未害於義也傷之而已猶
之可也而詩曰德音無良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報我
不述惡之甚也非所當施於夫也非莊姜所當施於
莊公也施於莊公則悖矣施於州吁可也且之人猶
不敢明言之諸儒拘於序遂入於不義使歌此詩者

以之人爲莊公歌之豈不長傲慢不敬之心乎甚不
可者觀此詩正不必究知之人爲何人惟見無禮悖
亂之可惡豈不正乎居諸語助釋見柏舟人至於窮
極則呼天日月照臨猶呼天云逝豈誓之訛耶誓不
以古人之所處處我今世語曰處置曰處分曰區處
曰相處曰處事誓有決意無道之甚國有危亡之勢
何能有定若能有定寧不我顧不顧我害及一人不
定則國亡矣報云者父母養子子當報也胡能有定
使我可忘忘者不憂思也定則可忘矣父兮母兮畜

我不卒非怨父母也困窮及此今婦人窮極呼號亦
間有此言不逃不循常禮也

終風且暴願我則笑謔浪笑敖中心是悼終風且曠
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終風且曠不日有曠寤言
不寐願言則嚏曠曠其陰虺虺其靈悟言不寐願言則
懷

補音籟陵之切說文以狸得聲顏延年答謝靈運詩
籟與睽叶來陵之切釋文亦云古音黎春秋公會鄭
伯於時來杜預曰滎陽東有釐城釐音來漢書劉向

華湖詩傳卷三

六十四明發書

終風賦本

傳引我釐楚如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之類
今人尙能知之思切慈切慈子之切廣韻集韻同

終風惡其暴亂無禮之詩正也毛詩序謂衛莊姜遭
州吁之暴見侮慢之詩諸儒不悟無邪之爲道故曲
推其義久之矣終風終日風也霾雨土也曠陰晦也
不日不見日光也虺虺其雷暴厲之音也皆喻昏亂
暴戾也忽惠然而來而終無禮願我則笑謔浪笑敖
中心惟自傷悼而已若是則不如不來之愈也故曰
不如一切莫往莫來悠悠我思憂思也憂思不安之

甚至於不寐而寤言語助也俗云人言人噓今我言
汝願汝則噓也又曰願如懷念我也鄭箋云今俗人
噓云人道我

擊鼓其鏜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從孫子仲平
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
求之于林之下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
老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鏜上當反漕音曹補音兵瞞茫反左氏傳晉趙鞅之
占曰是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于商荀卿

詩補遺卷三

七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賦篇貳兵與疏堂叶秦東觀列石三句入韻戎兵與
六王叶會稽刻石甲兵與白彊叶史記龜策傳甲兵

與元王叶揚子雲并州牧箴兵與荒叶南行戶郎切
按韻補尙有左氏傳載夏書云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曹植夏祭贊夏道既衰生此傑
王婉變是嘉政
達五行云云荀卿賦篇禮儀之盛行與詳叶楚辭

蜷局顧而不行與卿叶歷吉日兮余將行與糧叶命
蹇邇而不能行與將叶史記龜策傳風將而行與黃
叶百姓莫行與詳叶熒惑退行與亡叶古行止之行
皆戶郎切詩二十有五無叶何庚切者仲勅中反補

音勅眾切潘岳悼亡詩周旋忡驚惕正用此讀竊疑
方今言心忡之用切心憂而惕動也廣韻集韻不見
此字殆卽忡字補音馬滿補切說見漢廣下後五切
說見采蘋契驅曳反說爰厥反毛詩序曰擊鼓衛
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
其勇而無禮也毛傳曰漕衛邑鄭箋云或役土功於
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鄭左傳云州吁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
與陳蔡從是平陳與宋也不我以歸知其必敗憂死
亡也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是行無有歸期
憂心忡忡焉我之南行不知於何所居耶於何所處
耶於何喪馬耶喪馬則人亦俱喪矣欲求我尸往往
在林下諸儒皆曰契鬪勤苦也雖孔疏諸儒參定亦
無考據然則勤苦之義特意之爾蓋謂軍伍誓約必
推其勤苦之意今謂與室家訣別則契者合也鬪者
鬪遠也婚姻之初親愛誓者其死其生其合而共處
其遠而鬪別其相愛相悅之心有成而無虧有一而
無二又執子之手而言曰與子偕老矣于嗟今之鬪

別國亂君必敗將不我活矣洵嫗之訛也韓詩作夔
夔亦嫗也閔其妻將嫗獨將不得信我本初借老之
言信音薪案集韻嫗卽榮字又集音洵音荀揮涕也
用此音義則不必改字矣補音信斯人切班固幽通
賦苟無實其孰信序傳虔其忠信包漢舉信歐致越
信張衡思玄賦啟金滕而乃信顏師古皆音新白虎
通高辛者道德大信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凱風自南吹
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

燕湖詩傳卷三

九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七人母氏勞苦覲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
心

補音南尼心切說見燕燕下後五切說見采蘋人

畏暑喜風故南風人樂人謂之凱風棘難長養者心

堅尤其難者子以自喻以凱風喻母泉在浚下猶爲

邑人所汲資以生養今七子而不能養母子自責也

黃鳥好音猶能悅人今七子而不能悅母而安慰之

皆其子自責之辭毛詩序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

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

其母心而成其志爾此成其志一言大害義大失孔子本旨孔子自取其自責之孝心爾況未必果成其嫁志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寔勞我心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邈曷云能來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戚

毛詩序曰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役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君不可

東湖詩傳卷三

十一 四 羽 雉 詩 本

以言刺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毛傳曰雄雉見雌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方公爲淫亂我已念之於懷矣夫婦相與謀知其必亂宜去之猶豫未決今果罹其患大夫久役夫婦阻隔乃我自詒此阻隔也毛傳曰詒遺也鄭箋云下上其音宣公小大其聲怡悅婦人毛傳曰展誠也夫久役婦思之不已又思其平時誠實之德故曰展矣君子寔勞我心此言君子誠實亦猶殷其靈婦人稱其夫曰振振君子皆稱其夫之善也卒章告眾君子曰豈不知德行必不忮離不求

欲則何容而不臧善其意深譏公心枝多欲故淫亂
故好攻戰故勞民久役故男女怨曠凡百不善言之
不足也毛傳曰枝害也取義未安字從心從支夫由
本心以往則正而已無意無欲不由本心而支焉則
離正而入邪離無意無欲之正而入於淫欲欲則有
所求矣此其未流致害雖多而枝之本義支而已矣
禹曰安汝止人之本心自靜止安止而應雖有視聽
言動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水鑑之中萬
象畢見而非動也

蘇洵詩解卷三

十一四明叢書
約刊本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有淵濟盈有鷺雉
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
歸妻迨冰未泮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卬須我
友

挈苦例反然協涉韻則宜挈子二音淵淵爾反瀉以
小反補音軌舉有切舉轍也說文以九得聲太玄銳
首軌與魏叶裝首軌與道叶永首軌與後叶道天口
切旭許玉反又呼老反補音否補美切秦琅邪議各
守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卻正釋譏聞

仲尼之贊商感鄉校之益已被平仲之和羹亦獻可而替否張衡西京賦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毫釐孽肌分理

按原本無西京賦四句今從韻補增入

毛詩序曰衛宣公

與夫人並爲淫亂國語諸侯伐秦及涇莫濟晉叔向見魯叔孫穆子穆子曰豹之業及匏及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其濟而已魯果以莒人先濟此詩言苦匏雖不材刻其中則濟可以深涉其次則深亦可以履石而渡淺則可以揭衣而渡皆不至於溺沒而公與夫人沒溺於淫慾曾不若苦匏與厲者揭者

燕湖詩傳卷三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文厲說文作砮履石渡水力智反又音例揭褰衣渡水也今所濟瀰瀰其盈雉鷦然其鳴牝牡相求不顧禮義之不可情動意決妄曰濟盈不濡軌甘心陷溺昏禮莫生雁行事必昏听旭日始旦听也禮冬合男女故曰迨冰未泮禮有儀有時明君夫人之不然不敢正言以小喻大以士喻君舟子招招人咸趨涉我則不涉卬我也毛傳亦云我音之輕清者爲卬歟我涉必須友至乃涉此喻非其匹類不可相從必夫婦之正而後可也孔疏云旭者明著之名說文旭讀

若好字林呼老反補音友羽軌切其說見關雎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
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
伊邇薄送我畿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宴爾新昏如兄如
弟涇以渭濁湜湜其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
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遲恤我後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
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不我能愒反以我爲讎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
恐育鞠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於毒我有旨蓄亦以
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泚有潰既詒我肄不念昔
者伊余來墜

慈湖詩傳卷三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怒補音云漢酷吏傳無值甯成之怒元后傳曲陽最

怒賈彪傳偉節最怒皆上聲葑浮谷反菲妃鬼反死

補音想止切救補音云漢谷永傳以救爲球集韻球

居尤切售補音時周切樂府隴頭水歌將頓樓闌膝

按原本膝誤
膝今改枝

就解郅支裘勿令如李牧功多信不售

韓愈送劉師服詩齋材入市賣貴者恆難售豈不畏

憔悴爲功忌中休 毛詩序曰衛人化其上淫于新

昏而棄其舊室爾雅云東風謂之谷風於義未安爾雅差繆多矣據春秋元命包雖知其爲孔子以前之書後學妄意推尊以爲周公孔子子夏其成之不可信也其書則古矣古人豈一一皆聖人皆無差失耶其是者從之非者勿從可也謂誓誥爲謹謂愷悌爲發謂譖爲曾謂谷風爲東風此類不可殫舉風之來也遠人惟見其自山谷而至故曰谷風歟不然谷者或穀字之訛如穀雨長養穀苗之風乎習習則和也陰陽和則雨雨則先陰陰雨喻夫婦之和今爲夫所怒而出故思昔日之和如習習之風如陰如雨今縱不相說亦宜黽勉同心不宜有怒葑須也芥也菲芴也蒿類也爾雅云須葑從孫炎曰須一名葑從坊記注云葑蔓著也陳宋之間謂之風陸璣云葑蕪菁幽州或謂之芥方言豐蕪蕪菁也陳楚謂之豐齊魯謂之蕪關西謂之蕪菁趙魏謂之大芥爾雅云菲芴也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蒿類也爾雅又云菲蕪菜郭璞云菲土生下溼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非似蒿莖羸葉厚而長有毛二月中烝鬻爲茹滑美

可作羹河內人謂之宿菜毛傳曰葑須也菲芴也二
菜蔓菁與菁之類也坊記引此詩承仕則不稼田則
不漁之下則采葑采菲無并取其下體也下體謂根
拔其本根喻已見棄而出也追念夫婦相好之初誓
同死生此德音也今莫違昔日之德音而至於此也
怨辭也哀辭也見出而歸其行遲遲心若有失其戀
戀茫茫之狀如此畿者故商王之畿其名尚存也去
畿伊邇不遠也何不薄送我至於畿乎而截然棄絕
不相送也諸儒謂畿爲門內者亦無所考據非當時
之辭情釋草云茶苦菜爾雅多差誤未必然古書有
茶而無茶後世始有茶字茶雖苦而甘或者謂卽茶
爾叢低草類誰謂茶苦比我中心之苦則茶猶甘如
薺也爾安於新昏如兄如弟我如渭水之清自謂初
昏得禮之正新昏如涇水之濁謂失其禮非正也涇
渭並流雖爲涇濁所浸而渭水常湜湜其泚其清自
若也爾雖新昏是寔不肯輕用以用也屑猶輕也
言爾不肯輕易使我與毫末家事其情欲舊婦不安
而自去也歐陽氏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

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
事乎閔視也我躬尙不見視我去後豈恤我之梁笏
乎此賤者魚梁魚笏皆其棄妻所爲深則方以筏或
舟淺則泳之歌詠而涉或如游翫而涉棄妻自言勤
苦之切也何有何無謂日用所需之物或有或亡我
勉力求之且凡民有喪猶匍匐救之夫婦至親乃一
旦斷棄若不相念不能憐養我反以我爲讐怨我有
德善旣阻遏之是特意阻之是以雖強買賣終於不
售者之育子也惟恐養育之道窮竭鞠窮也蓋爲長
久計及今爾顛覆淫於新昏則我旣生育子姓於爾
家旣漸長矣乃比予於毒如毒之可畏而棄之曰美
也蓄聚也蓄聚美物以禦冬月乏無之時今爾宴於
新昏但以我禦窮苦之時一如旨蓄禦冬言初昏窮
則知今財用足不窮矣人情溫飽則易生縱肆沈沈
其武潰潰其怒肆窮也墜盡也盡遺我以勞苦之事
不念昔者予始來之時止息從容情好之美毛傳云
墜昔也漢書溝洫志云涇水一石其泥數斗潘岳西
征賦云清渭濁淇鄭志云渭在東河涇在西河婦人

既絕去至涇而云也箋云絕去所經見小渚曰沚何人斯云胡逝我梁有狐云在彼淇梁候人云維鴉在梁鴛鴦云鴛鴦在梁白華云有鷺在梁王制云獾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獻人掌以時獻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堰水而爲關空以苟承其空是詩刺邪所思無邪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

卷三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歸也爾雅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郭璞云言至微也鄭箋云式發聲鄭義亦未安式更也方言有之更微更微意曰直至如此微乎而疊言之式有敬義有法義有更義鹿鳴嘉賓式燕以敖南有嘉魚嘉賓式燕以樂以衍綏之又思斯干式相好矣節南山式夷式已式月斯生式訛厥心小明式穀以女楚茅式禮莫愆車華式燕且喜式燕且譽式飲庶幾式食庶幾式歌且舞角弓式居婁驕皇矣增其式廓民勞而式弘大蕩式號式呼崧高式邁其行時邁式序在

位召誥式勿替有殷歷年君奭我式克至于今日休
多方天惟式教我用休畢命式化厥訓立政式敬爾
出獄茲式有愼皆訓更也式者車前第二橫木故有
更義中露露中也謂嘗曉行露濡衣履泥中者雨行
或雨霽而行泥濘之中皆言勞苦之狀毛傳謂中露
泥中皆衛邑未安鄭箋孔疏亦無所考證王氏亦不
以爲衛邑但其說亦鑿

旄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何其處
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狐裘蒙戎匪車不東

蔡湖詩傳卷三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叔兮伯兮靡所與同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衰
如充耳

補音節子悉切說文以卽得聲周易失家節與失叶
以中節剛柔節與實叶亦不知節與吉叶太玄守此
節與一叶守其節與邾叶詘其節與術叶季布敘傳
節與栗叶郭璞客傲節與跡叶木華海賦節與實叶
久與里切秦嶧山刻石三句入韻久與起叶宋玉招
魂久與里叶史記語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
一事無表裏易林坎之萃長久與福祉叶子卽里反

褒由救反 毛詩序曰狄人逼逐黎侯黎侯寓于衛
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于以責于衛也爾

雅釋曰曰前高旄毛詩傳曰前高後下曰旄三

林作整正誕闕也鄭箋云叔伯呼衛之諸臣朱氏曰黎之

臣子久寓于衛登旄之上而見其葛節之疏闕因

託以起興鄭曰衛人於君事疏廢也處卽今俗所謂

處置也必有以相與也何其久也久而不聞所以相

處相與者是必有所以然之故也怨而不迫也呂氏

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蔣曰狐裘蒙戎黎侯所寓在

燕湖詩傳 卷三

十九 月明黃者

納圖刊本

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

故歎而言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

患難者耳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之臣子流離失

所故瑣尾也褒飾貌充耳盛服用以塞耳吾流離瑣

尾如此而衛大夫盛服而過如用充耳塞耳而不聞

知也至是稍譏切之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俛俛公

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

渥楮公言錫爵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

美人兮四方之人兮

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所解日之方中
二句云時祭習舞以日中爲斯頌人在前列上處
方中將中也頌大也大德之人俱具德容也鑰論
云前輩曾云日之方中則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
則近而易察之地君猶不能
見況離遠者乎此意甚切

嗟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彼諸姬聊
與之謀出宿于涉飲餞于坻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
我諸姑遂及伯姊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牽還車
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
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坻字
從韓詩

蔡湖詩傳卷三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思息茲反茲子之反廣韻集韻同謀補音謨杯切周
官媒氏郭注云媒之言謀也老子其安易持其未兆
易謀苟卿成相篇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
又曰主好議論必善謀莫不理續王執持屈原天問
爰謀與揆之叶哀時命深謀與逮之叶賈誼鵲賦謀
與時叶揚子雲廷尉箴謀與基叶每見人語音亦有
謂媒爲眉者則尤叶也氓詩謀與絲叶涉子禮反坻
乃禮反毛詩作禰釋文云韓詩作坻姊將几反害補
音瑕顛切二子乘舟同漢夏侯序傳害與世叶王粲

阮籍咏害與滯叶 茲者深遠未能遽達之謂也

淇者衛國之水也泉水恣矣亦流于淇我爲衛女而不得歸衛乎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故與同嫁諸姊聊謀歸衛古者嫁與諸侯非獨女有姪娣焉聊之爲言非必歸之辭也心知其不可姑與之謀恐或有可歸之道也變婉美之貌沛坭干言皆所嫁國地名毛鄭亦云衛女思歸之切曰安得出宿于沛乎飲餞于坭乎又言女子有行既遠父母兄弟矣義從夫家矧今父母終惟諸姑及伯姊在雖有兄弟義難歸寧惟可致

齊湖詩傳卷三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問姑姊人心不忘本嫁女終念其父母家又思安得出宿于干乎飲餞于言乎毛傳謂祖而舍載飲酒于其側曰餞蓋取諸聘禮既出祖釋載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此詩飲酒殆未必然釋載爲始行此兩章皆先言出宿次言飲餞非事情殆如後世親屬或宗婦餞送之乎詩三百豈一言一事盡從古制惟取其大體所在思無邪爾邶柏舟微我無酒以遊以遊異乎酒誥之義矣燕燕仲氏之歸夫人遠送于野亦豈沿古常禮堯典略有賓餞之義禮經未覩婦人之儀毛

傳意度不合詩情毛傳曰脂羣其車孔疏曰脂車設
羣釋文曰羣車軸頭金也車華云闕闕車之羣兮毛
傳曰闕闕設羣也以脂塗之爲滑易也據疏則不止
於脂其羣或疑獨脂其羣而文曰載脂載羣豈脂具
羣乃設其羣歟登車出門而就道必回還而折邁往
也言語助也邁速也臻至也鄭箋曰瑕有過也呂氏
曰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也此意其或可
之辭也而終於不敢往故曰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毛
傳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爾雅釋水曰泉歸異出

楚辭傳卷三

三四朝儀書

約園刊本

同流肥鄭箋云茲此也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
長歎須與漕自衛而來所經邑故又思之欲乘車出
遊以寫除我憂毛詩序曰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
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謫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王事敦我政
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
之謂之何哉

門補音窟貧切荀卿成相篇門與根叶按原本賦篇

門與神叶按原本神誤作補楚辭九章門與貧叶司馬相如

大人賦門與垠叶揚子雲河東賦門與頻叶張良敘

傳門與心叶窶其矩反艱補音居銀切釋名艱謹也

按原本周官以恤民之艱鄭注云故書艱爲謹崔

駟大理箴艱與人叶馮衍顯志賦艱與絃叶陸機贈

弟詩艱與辰叶柳宗元閔生賦艱與陳叶詩則憂

苦而一歸之天此正心也不思而忽發不勉而自中

道也而毛詩序止言其不得志非孔子本旨也殷殷

蔡邕詩傳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者隱隱也鄉音輕清故曰殷殷亦猶殷其雷之殷此

北門陸亦音隱然皆如字可也爾雅釋言云窶貧也

窶益貧之狀也毛傳曰適之埤厚也鄭箋云國有王

命役使之事鄭義未盡何必於有命凡事之涉於王

朝者皆王事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朱氏曰王事

既適我矣政事又一埤益我其勞如此而窶貧之甚

室人無以自安而交譏我毛傳曰譏責也敦厚也遺

加也韓詩說云敦迫也遺與也猶加也授也已焉哉

猶俗言休休謂之何哉何言也張氏曰游息偶出北

門因有此言毛傳謂北門背明嚮陰鑿矣適猶來也
王事惟來我所不知彼也鄭云言君政偏也兼其苦
北風其涼雨雪其雩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徐既
亟只且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
其徐既亟只且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
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按徐字從爾雅

行補音戶郎切說見擊鼓徐毛詩作邪毛詩箋云邪
讀如徐爾雅作徐亟紀律反只音紙且子餘反北風
其喈喈音有箕有麥詳見葛覃不敢言威虐而言

楚湖詩傳卷三

三四四明叢書

新圖刊本

北風雨雪怨而不露也其惠順於我而好我者相與
攜手同行而去之乎其謙虛其舒徐今盡而爲急亟
之行矣衛國並爲威虐如此豈不可畏惡得而不去
三章之終同此一辭者深念夫向之稱賢者今盡變
矣既盡也其不得已而去者以是之故也又不赤者
非狐既爲狐矣無不赤者不黑者非烏既爲烏矣無
不黑者既爲衛國之臣矣無不威虐者或同行或同
車去者之眾也毛詩序曰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
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劉氏曰喈風聲也

狐鳥隱言意同雨雪怨而不過怨之正也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靜女其變貽我彤管彤管有煒說懌女美自牧歸荑洵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傳曰靜貞靜也妹美也呂氏曰城隅者後宮幽閒之地處於幽閒而待進御君雖愛之而不得見惟搔首踟躕而已以非當進御之時不敢輒見也變婉美也毛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

燕湖詩傳卷三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過其罪殺之后如羣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日月授之以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者以銀環進之著于左手既御著于右手事無大小記以成法煒赤貌鄭箋云彤管筆赤管也毛傳以城隅彤管爲比物取義未安以彤管相貽雅正也靜女而有彤管之法度此則爲女之美此則爲說懌張氏曰牧牧地多草木根如芽甸人供果蔬之屬因以贈夫人也歸荑以備齋蒞供豆實呂氏曰大過枯楊生稊鄭康成作荑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

獨茅也毛傳曰牧田官也蕺茅之始生也本之於蕺
取其有始有終毛說鑿矣洵信也牧所歸蕺信芳美
且異今以貽靜女非說其美矣以其有美德是爲美
人而貽之也毛詩序曰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
無德序蓋以是詩居北風新臺之閒故以爲刺詳觀
詩辭又非陳古鄭箋義思貽我以賢美之妃以易無
德之夫人而本詩末章辭情未必其然然則安知是
詩非武公文公之詩乎詩不可以世次定鄭清人文
公之詩而序於昭公之前觀此可以通矣矧是序亦
未能知衛君之爲何君

楚辭傳卷三

三四明菽書

約開刊本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籩條不鮮新臺有泗河
水浼浼燕婉之求籩條不殄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
之求得此戚施

毛詩序曰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
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水清曰泚言新臺
之潔清如之毛傳燕安也婉順也爾雅釋訓曰籩條
口柔也戚施面柔也郭注云籩條之疾不能俯口柔
之人視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爲名也戚施之疾不

能仰面柔之人常俯似之亦以名云方言云鰲之精者謂之選餘晉語云選餘不可使俯戚施不可使仰鰲鰲難於卷曲故不俯之疾似之歟釋詁云鮮善也齊女來嫁於伋爲妾爲順本求妾順今乃得選餘不善指宣公也宣公求媚婦人故常仰視其顏色似之歟惡之故比之選餘戚施酒卽洗字酒掃清潔如洗方言浼言漫漶滂也河水濁故云浼浼歟音漫則與殄叶韻韓詩酒作漵故七罪反而釋文改酒爲漵音則不可殄絕也蘇氏曰猶云病而不死也魚網之設

欲以得魚而鴻麗之齊女之來本以嫁伋而宣公要之故以爲喻離附麗也戚施之喻俯首爲恭媚耶心愧而首俯耶是詩深惡淫邪是爲思無邪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景補音舉兩切夏侯湛抵疑惠景與清響叶陸機贈弟詩絕景與攘攘叶郭璞畢方讚景與炳與上叶炳與兩切上是掌切而顏師古糾繆正俗云上有郢音炳與景只如今讀未詳害補音暇愁切說見泉水

是詩憂閔二子而卒章曰二子則無瑕矣而亦有害也則彼壽爭先爲死之狀宛然著見而亦成父之惡爲有害也彼亦可去也是詩大正之道也汎汎其景滅沒乎水光之中也二子非舟人乘舟必傾覆取以喻之衛宣公爲子伋取於齊而美公要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待於豎將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賊殺之伋曰我之求也彼何罪又殺之毛詩序曰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言語辭也

慈湖詩傳卷四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鄙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它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髡彼兩髦實
維我特之死矢靡慝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髡徒敢反髦音毛儀補音牛何切周官注儀作義二
字古皆音俄太玄爭首陽氣汜施不偏不頗物與爭
訟各遵其儀周易鼎耳革失其義也覆公餗信如何

慈湖詩傳卷四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古文尙書無偏無陂遵王之義陂音坡韓詩儀我
也史記檣舡待徐廣檣音儀一音俄爾雅鱣魚奇切
字或作戩天鐵因切白虎通論曰天者身也天之爲
言鎮也禮統曰天之爲言神也

按原本脫此二字

陳者珍也

周易大明終始立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又曰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荀子成相篇
參天與人人叶賦篇天與形與成叶屈原九歌沖天
與愁人叶九章溥天與僞名叶漢樂章飛龍秋游上
天高賢愉樂民人班固西都賦當天與順人叶詩二

十有三無叶他年切者下同只音紙隱他得反 柏

堅喻堅操不可移改內則子事父母總拂髦按原本

婦事舅姑不言拂髦則知此髮彼兩髦謂其夫也呂

曰儀以夫為法也鄭箋云舟在河中猶婦人之在夫

家是其常處貞女不事二夫矢誓也至死誓不他適

呼其母曰此天也母不信我乎諒信也不事二夫故

謂夫為特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愚邪也誓不

為邪以再嫁為邪也只語辭也毛詩序曰柏舟其姜

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

蘇詩傳 卷四

一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葍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

醜也牆有茨不可棄也中葍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

言之長也牆有茨不可束也中葍之言不可讀也所可

讀也言之辱也

掃補音蘇后切道徒厚切史記龜策傳道與紂叶邊

讓章華賦要道與素肘叶胡廣侍中箴周道與左右

叶夏侯湛抵疑奮筆揚文議制論道出草苗起林藪

班固幽通賦賴道與靈茂叶顏師古曰茂合韻莫口

切周易八太玄五皆止用此一讀下同葺古候反本
又作造 惡亂正也不可道恥也隱也恥正也隱人
之惡亦正也牆所以限內外今乃有可惡之疾藜焉
其惡公子頑之亂內外其意著矣爾雅云茨蒺藜惡
之欲掃去之而不可得而掃也前漢梁王共傳聽中
葺之言注應劭曰中葺材葺在堂之中也顏師古曰
構謂舍之交積材木也應說近之呂曰中葺蓋閭內
隱奧之處也中葺之言若曰閨門之言也其所可道
者言之猶醜而況其不可道者乎淫行著矣毛傳曰

楚海傳 卷四

三四明蔽書

約圖刊本

襄除也蓋本釋言然爾雅亦多差按書懷山襄陵贊
贊襄哉皆訓上詩終曰七襄亦訓上此次章韻叶惟
言有茨束者束而去之也朱曰讀誦言也所可詳者
言之猶長使併言其不可詳者則不勝其多矣毛詩
序曰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
疾之而不可道也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惠
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

人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

之不淑云如之何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鬢髮如雲不屑
鬢也玉之瑱也象之掄也揚且之皙也胡然而天也胡
然而帝也嗟兮嗟兮其之展也蒙彼絢緜是緜裨也子
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珈音加佗待何反宜牛何切說文宜古作宐又作宐
又作宐皆自多而孳易林離之姤曰君臣不和上下
失宜宋子笑歌儀禮士冠禮辭曰爰字孔嘉髦士攸
宜翟音狄翟音轉而下亦與鬢叶亦猶關雎芼樂皆
音轉而下故亦叶也鬢音軫鬢音悌瑱吐殿反掄敕

蘇湖詩傳

卷四

四

四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帝反嗟音磋展音戰縈側救反裨音絆顏補音魚堅
切說文以彥得聲宋玉神女賦顏與言叶司馬相如
大人賦孱顏與連卷叶陸機歎逝賦顏與然叶郭璞
江賦顏與鱣叶陶潛讀山海經詩顏與年叶其能
與君子偕老者必如下文所言盛服按原本
盛說魚其德足
以稱之服之爲宜則能與君子偕老今子不淑宜其
不能與君子偕老云如之何猶俗語云更說甚莫毛
傳曰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
飾之最盛者鄭箋云如今步搖上飾古制未聞毛傳

謂委委行委曲佗佗德平易山無不容河無不潤穿
鑿幾於可笑鄭無箋諸儒亦牽強委委者首飾所加
重積歟佗佗積而高歟其高如山其壯之委曲旋環
者如河補音以高羊詩委委蛇蛇委蛇沈讀委委蛇
蛇引易林蝮蛇反離騷委蛇皆音佗唐何切君子偕
老委蛇之義同鄭箋云象服謂褕翟闕翟也人君之
象服則舜所云子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之屬俟
伯夫人之服自褕翟而下如王后焉毛傳既不明言
象服之詳鄭亦不過言褕翟闕翟不釋象義意疑若

禮記傳卷四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舜所云星辰之屬而不敢明言然則服必有所象象
以象其德而其詳未之聞也孔疏謂以象骨飾服未
必然也爾雅釋訓云委委佗佗美也釋義不切玼玉
色褕翟闕翟之首飾有玉焉玼兮玼兮其色之美也
鬢黑髮也如雲言堆起之狀甚美而似雲也鬢髮也
自矜其鬢髮之美不輕用鬢孟子曰予不屑之教誨
屑輕也毛傳瑱塞耳瑸所以摘髮也孔疏云既夕記
云瑱塞耳充耳是也淇澳云充耳琇瑩是也以象骨
爲搔首因以爲飾名之曰瑸葛屨云佩其象瑸是也

毛傳謂揚眉上廣其釋未安方言目矐矐之子曰肝
或謂之揚蓋以矐子每每揚動故名歟案詩美目揚
兮予之清揚其言目也昭昭蓋目之美惟揚動乃著
故以揚爲目之美此言目之揚欲言其美之狀而莫
能而遂繼曰且其面色之皙白也飾貌極其美極其
嚴盛如天然如帝然以爲世閒所無如天上人也胡
爲乎若是蓋謂其德有以稱此乎否也毛傳曰禮有
展衣者以丹黻爲衣裳覆也絺之靡者爲縞當暑袞
延之服也鄭箋云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縞絺

楚潮詩傳

卷四

六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之蹙蹙者展衣字之誤禮記作襜衣夏則裹衣縞絺
孔疏云屨襪彼縞絺之上是當暑繼去袞延烝熱之
服也袞延是熱之氣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繼袞焉所
以自斂飾也音如絆繫之絆說文同蹇者治玉之謂
治石謂之蹇則治玉亦謂之蹇矣方治而未磨瑩故
曰縞之狀似之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傳謂顏
者顏角豐滿方言云頤顏也然有女同車云顏如舜
華則謂大體顏色不止於頤展誠也媿淑女也卒章
總言服貌如此之美則宜爲邦之淑女也而子則不

淑毛詩序謂君子偕老刺衛大夫淫亂釋文嗟七我
反非當音嗟釋文於竹竿巧笑之嗟又七何反卽嗟

音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
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
之上矣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
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沫音妹中補音諸良切釋名兄忪亦曰兄章舊忪亦

楚湖海傳

卷四

七一西明叢書

約選刊本

曰舊章顏師古糾繆正俗旣言中有章音漢書皆尊
章師古注亦云今關中俗呼舅爲鍾鍾者章之轉也
太玄成首次五能處中也次六不以讓也班固泗水
高祖碑中與傷叶胡綜大牙賦中與常叶要音邀宮
補音居玉切屈原九歌宋宮與龍堂叶班固泗水張
敖銘南宮與無疆叶黃香九宮賦宮與綱叶上補音
辰羊切楚辭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袿衣
騎霓兮南上下同簡謂尙猶上也亦有平聲 毛詩
序曰桑中刺奔也衛之宮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

族在位相竊妻妾期於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毛
傳曰爰於也唐蒙菜名爾雅釋草云唐蒙女蘿兔絲
毛傳曰沐衞邑書曰明大命于沐邦蓋紂都朝歌以
北是也姜弋庸皆著姓也將爲淫奔託名於采唐采
麥采葑或曰桑中溱洧幾於勸矣何以思無邪曰此
非淫者之辭也刺者之辭也淫者畏人之知託以爲
采期於幽遠詎敢明言姜弋庸乎使果淫者之辭將
敘事實以紀其情縱桑中之地闊遠相期之處或同
豈一一皆要見於上宮豈一一皆送於淇水之上豈

蔡湖詩傳

卷四

八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於姜必託以采唐於弋必託以采麥皆人協韻爾以
是知皆刺者之辭也總言淫者之情狀而非的也故
序曰刺奔樂記曰鄭衞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
桑閒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
私而不可止也朱曰桑閒卽此篇鄭玄注樂記云濮
水之上地有桑閒者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
而自沈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
鼓之是之謂也桑閒在濮陽而朱遂謂桑閒卽此篇
無乃近似而非乎朱殆謂鄭注爲非然樂記非聖人

全書其曰鄭衛比於慢者比同也亦曰孔子曰思無邪鄭衛在中不敢全言其邪而止曰比於慢此疑辭蓋作樂記者未達乎作者之旨所以刺亂非爲亂也桑中非淫者之辭乃刺者之辭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補音兄虛王切白虎通兄者況也釋名兄荒也故青徐人謂兄爲荒漠語曰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急就章畢稚季昭小兄柳堯舜樂禹湯晉謠曰後十四

卷四

九四明成書

約圖刊本

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楚辭天問兄與長叶易林以福爲兄與先叶喜爲君兄與觴叶駕迎吾兄與黃叶奔奔逋珉切崔駰七依奔與人叶棗據舡賦奔與寧叶 韓詩傳曰奔奔疆疆乘匹之貌毛詩傳曰兄謂君之兄君國小君毛詩序曰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鄭箋云奔奔疆疆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頑非匹耦觀奔奔疆疆誠有乘匹之狀詩辭無不若之意蓋言鳥獸之行如鶉鵲然首章言兄則刺公子頑頑爲惠公

之庶兄也末章言君則刺宣姜爲小君毛傳與韓傳未見其異惟衛宏之序有異耳鄭則從衛序今不從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靈雨旣零命彼信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京補音居良切揚子雲交州牧箴京與荒叶班固東都賦漢京與永昌叶急就章門戶井竈廡困京棖邊薄盧瓦屋梁陳琳武華賦鎬京與大荒叶說文麇與

楚湖詩傳卷四

十四明叢書
約開刊本

鱸以量得聲皆或從京信音官田補音地因切顏師古急就章注云古者田陳聲相近晉輿人之謠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漢童謠邪徑賊良田讒口害善人易林噬嗑之未濟曰邪徑賦田政惡傷民節之井曰宣髮龍身爲王主田太玄失首田與根叶韓愈越裳操田與臣叶張衡南都賦開竇灑流浸彼稻田溝澮脈通隄塍相轄淵一均切說見燕燕詩千補音倉新切楚辭招魂千與人與佻叶班固西都賦千與門叶劉邠趙都賦按原本趙都二字脫千與人叶易林觀之比騷牝

龍身日馭三千正用此詩一曰龍趾龍身門眉黃切
駉音來 毛詩序曰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
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夷狄而封之文
公徙居楚邱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
之國家殷富焉春秋魯閔公二年十二月狄入衛左
傳衛懿公及狄人戰于榮澤衛師敗績遂滅衛宋桓
公逆諸河宵濟立戴公以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
齊桓公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
漕毛詩傳曰定營室也楚宮楚邱之宮也鄭箋曰定

楚宮詩傳

卷四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星昏中於是可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方將也初
也昏中於南方鄭箋謂四方繫矣宮言大體室言內
室揆度日出入以定東西南北乃作宮室而言揆日
於作宮室之後者作詩協韻故交錯爲文也爾雅釋
天云營室謂之定郭璞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
中爲正鄭謂小雪時孔疏云小雪則在周十二月矣
春秋正月城楚邱而云得時者左傳曰凡土功水昏
正而裁日至而畢則冬至以前皆爲土功之時以曆
校之僖二年閏餘十七則閏在正月之後正月初

永冬至故爲得時也毛傳曰椅梓屬陸璣草木疏曰
梓實桐皮曰椅爰於也他年於此伐之以爲琴瑟餘
所用不盡記毛傳曰虛漕虛也楚邱有堂邑者景山
大山京高邱也孔疏云知虛漕墟者以文公自漕而
徙楚邱故知升漕虛蓋地有故墟高可登之以望猶
僖二十八年左傳稱晉侯登有莘之墟也以望楚邱
又望其傍堂邑及景山與京邱虛亦不必定言漕虛
或登他墟亦可望爾雅釋詁云景大也今陰陽家相
地亦先登高遠望見其所善又至其所而審觀之亦

蔡邕詩傳

卷四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善則可矣降觀于桑者桑正其所也卽楚宮之址也
然後卜孔疏云終然信善非特當今而已毛傳曰雩
落也信人主駕者相地定國卜既吉有疏雨焉而遂
霽衛人喜焉以此雨爲神雨零者疏而不驟雨而卽
止之義也惟雨止故命信人見星而夙駕欲厥明早
行也既命駕信人已乃說止於桑田之舍朱云非獨
此人誠實淵深其所蓄之騾牝亦三千矣問國君之
富數馬以對庾人馬七尺曰騾魯僖公三年齊桓公
城楚邱而封衛衛國忘亡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粉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

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按魯僖以下大典脫今補入

蝮蝮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朝躋于南
崇朝其兩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乃如之人也懷昏姻
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毛詩序曰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行

按詩序行作恥

國人不齒也蝮蝮毛傳曰虹也夫婦過禮則虹氣盛
孔疏云日在東則虹見西方日在西則虹見東方無
在日傍之時躋亦虹也虹非天地之常氣乃陰陽糝

楚湖詩傳卷四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感不正之氣而陰為主故常遠日其人道淫佚之氣
感之歟衛人猶莫敢指蝮蝮而況淫奔之行乎躋升
也朝有崇義暮有卑下義虹見則兩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矣此宜憂戚有所不忍豈可不由父母之命
而淫奔乎乃如之人指淫奔之女懷思婚姻故也幼
承父母之誨豈曰淫奔必誨之以善也今而奔焉是
大無信必欺詐以行之不知婚姻遲速莫非天命也
以遲故奔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鼠有齒人

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遘死

皮補音一讀蒲糜切一讀蒲何切儀一讀魚奇切一讀牛何切爲一讀于媯切一讀吾禾切或寢或訛民之訛言開元五經文字皆作譌說文以爲得聲史記引書居南交南爲正讀爲化訛楚辭哀時命

按此廢忌作非

屈原楚詞也

知貪餌之近死兮不如下遊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漢書王莽傳以勸南僞偉昭五戈切爲與僞

聖朝傳卷四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當有訛音 毛詩序謂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序固多差繆此序與詩情殊不合是詩所謂無儀無禮豈特無禮儀而已哉曰不死何爲曰不死何俟俟待也曰胡不遘死遘速也觀此辭情蓋深疾淫蕩之甚者也 不觀全章全篇而執一言以爲說亦陋甚矣毛傳亦同衛文公誠有禮羣臣肅正而承先君之化淫風未殄猶有如此詩所刺者詩人深疾之情狀甚著相視鼠猶有皮人而無儀此無儀謂淫泆無恥無所藏襲

曾不如鼠之有皮猶包括其體也齒猶有所阻止人無止蕩然淫肆一無畔岸曾不如鼠之猶有齒卒章體禮則特更韻欲申言深疾淫縱之意故云亦未必果刺在位者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子子干旌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朱曰子子特出之貌李巡曰旌牛尾注於干首鄭箋

卷四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云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旌焉時有建此旌來至浚之郊毛傳曰浚衛邑紕所以織組也王氏曰素絲爲組所以帶馬良馬所以好賢也程曰素絲束帛也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李曰干與竹竿字通用家語曰干旌之忠彼姝者子謂賢者賢者有美德詩人美之故云姝也畀與也謂卿大夫上之致禮於賢者如此不知賢者何以與之何以告之也可常云鳥隼爲旟祈羽爲旌又云州里建旟旂車載旌注謂游車王之木路而此詩云干旌者以旌旗通稱歟

爾雅云注旌首曰旌據州里建旗則自州里而下至於宰咸建旗鄭箋云祝當作屬屬著也

按三字原本脫凡詩

字訛者多鄭說頗通程曰馬四至於五六馬之益多見其禮之益加春秋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子皮以馬六疋見子產以馬四疋家語云總紕於此成文於彼然則紕之者謂織也程謂素絲所以贈送賢者亦有理但古者幣用玄纁而此曰素絲豈周衰古制寢廢而用素孔子刪詩惟取其大體之善不可詳責以古制歟次曰組之豈特取其組織成文之謂乎不然則以組束帛乎鄭謂祝作屬素絲之幣相屬不一歟傳箋本於爾雅旌旗練旒九飾以組維以纁然首章惟言紕又繼曰良馬五之六之爲說不通毛傳曰下邑曰都毛詩序曰千旌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視爾不臧我思不閱陟彼阿丘言采其蟲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眾穉且狂我行其野

芄芄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驅補音祛尤切釋文駢音同陸雲九懸駢與流叶唁音彥漕音曹補音徂候切楚辭招隱士禽獸駭兮亡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按原本脫楚詞三字簡

謂卽今曹音之轉不能旋反補音反浮櫛切屈原離騷經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我將反回朕車以服路兮及行迷之未遠荀卿賦篇忽乎其極之遠也擗兮其相逐而反也邛邛兮天下之感蹇也

按原本脫荀卿賦篇三句

楚辭傳卷四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潘岳西征賦不反與蓬轉叶太玄矢首反亦與轉叶羸音盲補音謨郎切說文以亡得聲行補音戶郎切芄音蓬思亡反載馳詩言歸唁衛侯則知衛女後言許人尤之眾穉且狂則知衛懿公爲狄所滅許穆夫人欲以許救衛而士大夫皆以許國至小而欲救衛如眾穉幼力至柔弱不量力而往又如狂爾馳驅至漕非有事實皆所思也念許大夫往衛唁問跋涉我心憂之殆不如己親往唁也哀閔宗國哀閔兄弟人心所不能自己者也許大夫旣不以之爲嘉善我

亦不能旋反歸唁矣視爾不以爲我臧善我所思安
得而不遠嘉善也臧亦善也亦心知父母終於禮不
可歸旋濟者自許歸衛當有濟渡也爾旣不以我歸
唁爲臧善我所思安得而不深悶爾雅釋邱云偏高
阿邱爾雅爲義未盡有卷者阿偏高而阿曲歟蟲貝
母藥也治氣結實采蟲欲以療憂鬱之氣我今所懷
思亦善非爲惡也大抵人各有心心各有所欲行許
人尤之謂眾穉狂莫肯往救我思出而行野行芃芃
之麥中徑往控告大邦誰可因之以濟誰可究極救

慈湖詩傳卷四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衛之事許大夫君子無尤我爾百致其思不如我徑
往控告也之往也所思深悶哀切至是非實行野而
往控也毛氏序曰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
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人所滅國人分散廬
於漕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
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毛傳曰載辭也草行
曰跋水行曰涉

慈湖詩傳卷五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衛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
兮僂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諶兮瞻彼淇奧綠
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僂兮赫兮
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諶兮瞻彼淇奧綠竹如簣有匪
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
兮不爲虐兮

慈湖詩傳卷五

一四明嚴者
經國刊本

奧於六反又烏報反猗於宜反補音烏何切東方朔

七諫攀玄芝兮列樹芋荷

按原本脫此句

橘柚萎枯兮苦李

旖旎徐邈云旖旎詩作猗儺烏可乃可二切簡按王

叔和脈訣云阿阿緩若春楊柳阿猗一通歎烏可切

亦與磋叶僂遐板反爾雅作烜毛詩作咺諶况元反

青如字琇音秀瑩音榮又音營會如字簣音責猗於

綺反重直蒸反較古岳反 劉曰淇水之旁至今多

美竹他處弗迨也王氏曰考工記曰且其匪色必似

鳴匪者文章之謂爾雅曰厓內爲隩淇奧綠竹有潤

澤文章之美君子之德似之觀全篇可見大學曰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咺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諱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爾雅盡載大學文學之意謂切磋者師友之力歟至於琢磨則微矣惟自修而已他人不能力爲也然其自改過用力亦有如切如磋之意雖師友切磋亦吾心受之非外也而大學太分裂曰此道學也此自修也此恂慄也此威儀也取吾一貫之心而截截然判裂之殊爲害道子

貢嘗引此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孔子是之其意蓋謂切之又磋之琢之又磨之由麤至精也瑟其文理之密歟毛傳謂備寬大也赫煊光輝著見於外也諛詐也妄言也君子文德著見如此終不可得而妄議也毛傳釋諛曰忘誤觀大學之文爾況大學爾雅亦未必以諛爲妄毛傳直言諸侯以石語有未盡琇瑩皆從玉雖玉石雜亦玉之類琇其色之蒼然瑩其光之明瑩歟鄭箋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以玉儼儼而處狀似星也孔疏云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諸

侯及孤卿大夫各以其等爲之冬官考工記玉人之
事圭天子用全上公用龍侯用瓚伯用將鄭司農云
龍當爲尨尨謂雜色鄭玄謂龍瓚將皆雜石色玉多
則重石多則輕如簣排密也呂和叔云古者車箱長
四尺四寸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
寸謂之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較以便
適手憑倚疏不載此說釋文云倚倚也於綺反善戲
謔非大善也愛其人無所不稱其善至於此也毛詩
序曰淇奧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

禮自防故能入相於周美而作是詩也史記衛釐侯
卒太子其伯餘立爲君其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與
之賄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其伯於墓上其伯入釐
侯羨自殺衛人葬之釐侯旁諡曰其伯而立和是爲
武公佐周平戎平王命爲公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卒
又楚語左史倚相責申公子亶曰昔衛武公年數九
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
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忝恪於朝朝夕以交
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夫武公

在位五十五年而卒則其卽位之時已四十餘矣其兄其伯又長於武公而毛詩序曰衛世子其伯早死夫年四五十而死亦不可謂蚤死又其伯之妻守義不嫁作鄘柏舟之詩略無禍難之意則序與史所載皆可疑審如是記所云則武公乃弑君之賊而大學釋其詩曰盛德至善何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寤永矢弗告

寬補音區權切韓愈閔己賦平寬與賢叶白居易詩王家庭院寬與天叶簡謂寬音輕清宜枯爰切殆今讀寬音之轉自與言叶亦不必枯爰切也與關睡莖樂叶君子偕老翟鬣叶之類同邁苦禾反過音戈告音谷 毛傳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曲陵曰阿爾雅曰高平曰陸山夾水之處迫矣碩人居之自以爲寬獨寐及寤而言曰永矢弗諼矣諼音喧諼者字訛也諼言也鄭箋釋諼曰忘蓋誤從淇與毛傳不知毛傳之已誤也邁韓詩作邁意者其草徑歟碩人常

所往來經過歟當與永矢弗過同音凡制字皆有義
軸旋轉之謂言其步武回旋其中不復他往宿臥也
歌自樂也離此而之彼曰過今世謂相往來曰相過
賢者困窮之時有言不信於是退處之義甚明不復
疑貳故決其辭矢其誓曰弗諠曰弗告亦弗過彼矣
論語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則知矢有誓意
毛詩序曰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
退而窮處序每失詩旨於此又見此詩自決於退處
豈有刺君之意君雖有過豈可以刺言碩人知時而
退正也道也衛宏不知道故其作序率外求其說毛
傳亦不言刺莊公以是益驗衛宏作毛詩序漢史可
信宏雖多祖毛說而又以己意成之歟

碩人其頤衣錦褰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蛸齒如
瓠犀螭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碩人敖敖說於農
郊四牡有騶朱幘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施濊濊鱣鮪發發葭葦揭揭
美擊擊庶士有暵

盼補音匹見切按詩與論語作盼毛與釋文作盼說
文盼從目分孫恹匹莧切又盼恨視也从目兮聲孫
恹止有胡計切一音毛氏所注許慎所引陸德明所
釋皆作盼而不作盼以是知變而爲盼者殆未遠也
又有從目從彡從目從可皆眠見切按盼眇眇韻
補皆匹見切陸
機高祖功臣頌烈烈黥布耿耿其眇名冠彊楚鋒猶
駭電袁宏三國名臣贊顧盼與變叶義皆當作盼而
字乃用盼此類所見無慮數十乃無一作盼而其音
皆與倩徇相叶蓋不用考矣簡按說文引美目盼兮

匹莧切活如字眾音孤濺呼活反發補末反莖他覽
反揭居列反 毛傳曰頎長貌鄭箋云裝禪也禪音
丹衣錦尙之以禪衣爲其文之太著夫人翟衣而嫁
今衣錦者在塗之所服也說文曰裝繅也繅桌屬中
庸曰詩曰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也春秋左傳曰衛
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
所爲賦碩人也爾雅釋親曰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
莫新生白而柔毛傳曰領頸也螻蟻蝎也爾雅釋蟲
云螻蟻螻蟻孫炎曰螻蟻謂之螻蟻關東謂之螻

蟻梁益之閒謂之蝎爾雅又曰蝎蝓蝓孫炎曰蝎木
蟲也爾雅又曰蝎桑蠹孔疏云以在木中白而長故
以比頸爾雅邢昺疏云蝎之在糞土中者如蟻蟻又
名螻蟻其在水中者謂之螻蟻謂之蝎爾雅釋草云
瓠棲瓠郭曰瓠中癩也詩曰齒如瓠棲毛傳曰螻首
頽廣而方鄭箋云螻謂蜻蜻也爾雅釋蟲云螻蜻蜻
某氏解此云鳴螻螻者也方言云其大者謂之蝓馬
其小者謂之麥螻有文者謂之螻爾雅又云蝓馬蝓
爾雅注疏及方言並不言馬螻如蟬而青或晷夜鳴
螻螻謂之夜蟬頽廣而方所謂螻蜻蜻蝓馬麥螻者
豈異名而或大小耶蠶蛾其眉甚美而著卽蠶蛹所
變者爾雅云蛾羅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
兮素以爲絢兮言其以質素生文不假外物爲飾也
豈此闕文耶抑他詩偶同耶毛傳曰敖敖長貌旣舍
於農郊農田之閒非城邑於是休舍從容徐步自適
有若遊敖之狀歟毛傳曰幘飾也人君以朱纒鑣扇
汗且以爲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
第蔽也釋文曰鑣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排沫孔疏

云婦人乘車不露見車之前後設障以自隱蔽謂之
弟因以翟羽爲之飾巾車注引此詩翟第蓋厭翟也
厭於涉反厭翟次其羽使相迫也朱曰國人樂得以
爲莊公之配故謂大夫朝於君者宜早退無使君勞
於政事而不得與夫人相親也毛傳曰黑魚罟鱣鯉
也鮪鮪也案爾雅釋魚首鯉鱣故毛傳因以爲一魚
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頷
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
爲黃魚然則郭璞以爲二魚審訂若是陸機亦云二

魚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銳頭
口在頷下背腹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
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鮪形如鯉而有青黑大者
不過七八尺大者名王鮪小者名鮪鮪發發韓詩作
鱣鮪按孽孽韓詩作韓詩傳云桀健也伯兮云邦之桀兮
則桀亦有俊傑之義毛詩作有揭殆訛也爾雅釋草
云葭蘆菝亂郭注云蘆葦也亂似葦而小陸璣云亂
或謂之荻鄭箋云庶美謂姪娣送者宜使大夫而此
云庶士者庶士從大夫而來言其多者毛傳曰揭揭

長也擊擊言姪娣之多也毛詩序曰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於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毛詩序固多謬誤詳觀是詩惟見齊姜始歸於衛其聲欲儀物之盛國人說之故敘詠其事至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則尤其以衛君新有嘉禮欲其與夫人相親之情殊非其後追書其辭氣略不見其有憂閔之意左氏所言亦因言其無子爾未必謂碩人之詩以閔莊姜無子而作也此亦猶何彼穠矣敘言昏姻儀物之盛平正無他衛宏不達平正

蔡胡詩傳 卷五

九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無邪之道其作序率多贅辭曲爲之說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卽我謀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乘彼坳垣以望復闕不見復闕泣涕漣漣旣見復闕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三歲爲婦靡室勞矣

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啞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及爾偕老者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絲息之反蚩尺之反質莫豆反謀音眉卍補音祛奇切左史傳史蘇之占爲雷爲火爲羸敗姬不利行師敗于宗卍齊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敵不能下壘枯卍楚辭九章卍與時叶易林履之遯卍與時叶將七羊反坵俱毀反闕補音圭元切橫木持門也易

蘇湖詩傳 卷五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師之兌闕與泉叶六過之師闕與冤叶劉歆遂初賦喬闕與翩翩叶盧湛覽古詩闕與賢叶郭璞客傲闕與絃叶劉禹錫佛衣銘闕與遷叶甚音甚耽補音都森反揚子雲兗州牧箴牧野之禽豈能復耽張翰雜詩耽與金叶陸雲贈鄭虔季耽與金叶隕于貧切集韻墜也應瑒正情賦隕與鳴叶湯音傷漸子廉反行補音戶郎反簡謂古初宜一音後世欲別其詳故有去聲亦可戶浪切亦叶啞許意反又尺二反泮音判補音以哉叶思韻 毛傳曰氓民也蚩蚩者泛然

而來左顧右盼將有所擇而誘心未有所主之狀也時女未見誘情未交親故謂之民至於已見誘而情親故稱之曰子往往男約女奔後女愧恥而止男復至以爲問故女曰匪我愆期子無良媒故我心愧而止庶幾子無怒秋以爲期又言我登墜垣以望復闕復闕子所居也墜垣垣之高危者初望不見泣涕漣漣後見復闕載笑載言明己心在於子情深如此爾其卜乎或筮乎若占體無咎則以爾車來以我賄遷我則往矣蓋恥於自往欲其以車來迎將幾也庶幾

孫樹詩傳卷五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既有期約於初矣而此猶以卜筮爲言者慮男怒而不肯也況昏禮有卜筮因以爲言此似正婚而無媒遽誘而交親亦淫泆矣沃若喻色盛情盛之時鳩食桑甚過則醉桑落黃隕喻色衰情衰耽樂也說解說也今俗說亦以女淫爲大醜按樓鑰云毛傳云女與士耽則傷禮義鄭箋云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補至於婦人無外事維以貞信爲節然功過相補則士可耽也每疑其害致近得一說無與士耽已是自悔而反正之言蓋其初拖布買絲來節我謀後又以車來則非女之奔之也其言曰始者以士之耽兮故我今日猶可說也若是女之耽兮則我不可說矣如此則得詩之意不此鄭氏之說之毛傳曰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宋曰淇

害教也

水漸其車之帷裳言見奔而歸也罔極言土放蕩無
畔岸也貳其行言與其始不同是爲二又不止於二
而已又至於三焉言其變改之多朱曰靡不也三歲
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止曰三歲者初
爲婦之三歲其勞勤如此其後稍舒緩故止言三歲
詩曰總角之宴又曰老使我怨則知非三歲而遂奔
夙興者雞鳴而起夜寐言未至於夜未嘗寐以惰者
常有晝寢也朝則明矣言雞鳴夙興未嘗至於明旦
而起言語助也既至於今矣乃至於以暴見加矣兄

弟特不知爾知則唾其笑矣靜而思之惟自傷悼而
已矣初謂及爾偕老也至老又使我怨泮水土之際
也洪則有岸隰則有泮皆有涯際可度士心有他婦
不得士心不復可親茫然莫知所止故前又曰罔極
方總角相從宴樂言笑和晏相與誓約不止於一日
申誓堅約重複不已不思其反背也不料其至是也
此反背誠是未嘗思慮及之今亦無如之何矣亦已
焉哉已止也今俗語休休之謂也毛詩序曰氓刺時
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

誘華落色衰復相弃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配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陳曰見弃而悔乃人情之常何美之有呂伯恭取陳說而載之記異哉諸儒之爲論也序辭差謬多矣獨此序庶幾焉而陳又從而不可之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皆諸儒之故也春秋雖誅魯桓之大逆而亦書其告於廟之合於禮易曰其吉則困而反則也正氓詩悔過反正可美之道也聖經明道之書也深知夫人心卽道故曰道心意動情遷始失其道一能反正卽復道心人雖至

楚湖詩傳 卷五

十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于大惡特其昏爾其本心之善未始磨滅諸儒不自信己之心故亦不信人之心有能信此心之卽道悟百姓日用之機則三百篇平正無邪之妙昭如日月矣

蘊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淇水悠悠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
帶悸兮芄蘭之葉童子佩鞶雖則佩鞶能不我甲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

鞶失葉反甲鞶詩作狎毛詩作甲甲補音吉協反

按原

本吉
誤古

楚辭山鬼篇犀甲與接叶揚子雲太玄賦首甲

與裂叶然則狎宜音協 爾雅釋草云藿芄蘭郭云
蔓生然則柔弱有童稚之狀案內則男女未冠笄者
佩容臭惟成人佩觿今童子而佩觿毛傳曰觿所以
解結成人之佩也人君治成人之事雖童子而佩觿

整湖詩傳卷五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早成其德雖則佩觿能不我知此爲戲語以譏也不
能知人此反謂能今世戲語以爲譏多有此類能不
我狎亦同不親羣臣反謂之能亦戲語爲譏也容兮

自矜自莊之貌遂兮自用自爲之貌此幼君自尊大

自用不知人不親羣臣宛然可見垂帶萃兮

按此萃
字本諱

詩因言容貌佩服而及此亦言徒有儀服其中無德

也帶鞶而長故曰萃帶不一矧有佩焉益可以言萃

鞶決也能射則佩鞶孔疏云禮及詩言決拾車攻傳

曰決鈎弦也著右手巨指毛詩狎作甲爾雅云甲狎

也豈作爾雅此篇者不見狎本耶抑本毛傳耶毛詩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春秋左傳曰初魯公之卽位也少爾雅釋草曰藿一名芄蘭郭璞注云藿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陸璣云一名蘿摩幽州人謂之雀瓢本草又名女青又名白環然女青終非白環二物相似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子望之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毛詩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蔡邕詩傳卷五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

卽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然文公之時衛已

遷國河南無河可渡此曰河廣豈濟水東南流而又

北入海者亦稱河耶史記文公之子成公時晉從南

河渡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豈春秋時河

已東南決耶一葦無杭河之理思往之切甚言其河

之非廣也曾不容刀之意亦然毛傳曰杭渡也鄭箋

曰予我也誰謂宋遠我跋則可望見者箋云小船曰

刀劉熙釋名云三百斛曰刀毛傳皆以崇爲終未安

朝者一日之上故朝崇駿亦猶是上日謝不待崇朝
之久而已可到亦甚言宋非遠也孔疏云所以義不
得往者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母出與
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呂曰說苑曰宋襄公
爲太子請於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
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味此詩推其母
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
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杭卽古航字亦猶刀後
世加舟作舫

燕湖詩傳卷五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伯兮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父爲王前驅自伯之東首
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
思伯甘心首疾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
痲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有狐綏綏在
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
憂矣之子無服

帶補音丁計切史記平準書根帶劉伯莊音帶釋名

帶帶也著於衣如物之繫禱也楚辭九歌荷衣兮蕙帶與逝與際叶漢封爵之誓曰使黃河如帶泰山如屬國以永存爰及苗裔易林歸妹之訟帶與戾叶杜篤作論都賦衿帶與滯叶陸雲贈鄭虔季帶與又叶服扶北切是詩婦人閔其君子久役貧無以爲衣也而諸儒紛紛意度牽合而無據毛傳謂綏綏匹行貌之子無室家者安本毛說而爲序曰男女失時喪其妃耦鄭同毛說宋又謂綏綏獨行求匹之貌凡是皆因夫齊南山之詩曰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有歸以齊襄與文姜淫故意此詩有狐綏綏亦有爲匹之意而不知他無所據周易凡言狐皆取狐疑爲義則詩取喻於狐亦狐疑爾齊襄之似雄狐者言雄則知有雌焉言狐則以見心愧於中又欲縱不能止愧赧發於氣貌有遲疑綏綏之狀此有狐不曰雄則無淫匹之意久勞役所其心思家而不在役故有二心而惰如狐疑不決之狀亦有遲疑綏綏之貌且氓之詩其未見誘則曰氓爾及既見誘而情親始曰予豈有愔未親而遂稱子者一人失言後學咸從而不可

改毛傳至以無裳無服爲喻穿鑿太甚衛序至於失時喪耦之不可合良可發笑失時非喪耦喪耦非失時矧序傳差誤備述其前後服役於淇水之上故曰在彼淇梁淇厲淇側石絕水曰梁說文厲作砮水中宥石可履亦危矣故曰厲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也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瓜補音攻乎切說文孤鼠瓜觚皆以瓜得聲左氏傳

蔡邕詩傳

卷五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衛侯夢人之譏曰登昆吾之虛綿綿生之瓜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易林漸之辭曰窮老獨居莫爲種瓜急就章遠志續斷參土瓜亭歷桔梗龜骨枯簡案幽七月七月食瓜八月斷壘玖補音舉里切說文玖石之次玉黑色者讀若已 詳觀木瓜之詩所謂木瓜木桃李與夫瓊琚瓊玖皆爲喻爾非實有是物也而孔叢子言孔子讀詩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未必果聖人之言也孔叢子所載亦有乖戾不可信者不止於木瓜也是詩薄來厚往之意至厚也永以

爲好至忠也無非道也正不必究見何人薄來何人
厚往也衛宏作序推考衛國事狀他無似此者惟齊
桓封衛衛人有厚報之情故謂此衛人欲厚報齊之
詩然不思衛人亦何敢爲此辭齊施莫大之惠於衛
奚可比木瓜木桃木李衛人雖思所以報齊而衛方
能國弱微甚矣豈能致厚報過齊桓之所施矧曰匪
報也永以爲好也乃已報之辭非欲報之辭安知非
齊桓使公子無虧戍漕之時或城楚丘遺衛車馬器
服之時齊人所作之詩衛人得之或衛人歌之故屬
之衛耶又安知非士大夫報施之詩耶

慈湖詩傳卷六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慈湖詩傳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穗音遂噎說文以壹得聲 曲禮曰稷曰明粢郭璞

云今江東人呼粟爲粢遠望茫茫似黍離離又似稷

苗穗故曰彼黍離離耶彼稷之苗也行邁見之爲之

靡靡遲遲中心搖搖憂傷莫能去李曰呼天而愬曰

致此者何人哉含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毛詩序

云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過故宗廟

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

詩也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羊牛

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
有佻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
渴

毛傳曰鑿牆而棲曰峙爾雅釋宮云雞棲于杙爲桀
鑿垣而棲爲峙郭云今寒鄉穿牆棲雞皆見詩杙櫪
也雞猶歸栖羊牛猶下來君子于役而不歸佻會也
括者羊牛歸宿之所必有檢括防閑朱曰君子行役
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可以來會也
徒念君子終無歸期至是末如之何惟曰君子苟無

憲湖詩傳卷六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飢渴亦庶幾爾毛詩序曰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
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君不可以言刺
而況于王乎是詩婦人思念其君子而已初無刺王
之意衛宏不知道不知婦念其君子之心非邪僻之
心卽道心故外推其說殊爲害道又何以知其非婦
人作而必曰大夫作耶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君子陶陶左
執翽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是詩君子遭亂相與隱遯仕於伶官苟祿逃責君子

之所憂者懼其失道而已今既逃責可以無愧故樂也陽陽陶陶皆樂之貌孔疏云簧者笙管之中金薄葉也郭璞云大笙十九簧小笙十三簧月令仲夏調竽笙箎簧則簧似別器孔疏謂三器皆有簧非別器也鹿鳴云吹笙鼓簧言吹笙則鼓簧是簧之所用本施於笙笙師掌教敎竽笙埙箛簫箎篪管而不言簧鄭司農云竽三十六簧鄭志云路寢房中可用男子毛傳曰翳舞也翳也鄭箋云翳舞者所持謂羽舞也右手招我俱在樂官也招之者豈慮其未知而失期耶抑以其新進故導之耶教者謂舞位毛詩序曰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爲祿位全身遠害而已本詩初無閔周之意乃衛宏自起意說相招爲祿仕亦在平時亦非此詩之情章句儒不知道率好穿鑿不知日用平常之卽道故曲推外說

揚之水不流東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其如字或作記者方音轉訛也 激揚其水勢力甚弱雖東薪不能流令之不行者似之彼其之子不與戍申彼子乃令之不至不往戍者也今俗亦有此等語與猶爲也其令侯國往戍而不從故使畿民而民怨歟抑令更戍者不從也歟久戍者怨歟抑久戍者思歸而怨因以譏王政之不均亦有令之不從不與我同戍申甫許歟東薪易於流行而令不能流之則其令非強大者以薪蒲爲說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思歸心也楚亦薪之異名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

慈湖詩傳卷六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楚毛傳云蒲草也鄭箋云蒲蒲柳孔疏云陸璣疏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皆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既乎今又以爲箕籩之場也尚書有呂刑之篇禮記引之皆作甫刑孔安國云呂侯後爲甫侯周語云祚四岳爲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又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是申與甫許同爲姜姓平王母家申國所戍唯應戍申不戍甫許也言甫許者以其同出四岳俱爲姜姓既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

許也六國時秦趙皆伯益之後同爲嬴姓史記漢書多謂秦爲趙亦此類也簡思毛詩序曰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言刺非申在今鄧州南陽縣呂在今蔡州新蔡縣許在今潁昌府爲許昌郡卽唐許州

中谷有萋嘆其乾矣有女叱離嘅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中谷有萋嘆其脩矣有女叱離條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矣中谷有萋嘆其濕矣有女叱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慈湖詩傳卷六

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音脩式竹切釋名腊脯又名脩縮也莊子儵然而往儵然而來亦式竹切釋文一作脩歎息六切集韻吹氣若歌說文嘯从口肅聲又云籀文嘯從欠爾雅釋草云萋萋郭云茺蔚也李曰臭穢草也妻爲夫所棄故以臭穢之草自況不見親於夫也陸璣疏云舊說及魏博士周元明皆云菴間是也韓詩及三蒼說悉云益母本草茺蔚一名益母劉歆曰萋臭穢卽茺蔚也谷中多水萋生其中宜水之草也今遇旱曠則乾矣其修茂者曠燥矣初濕者今曠矣宜水之草

今遇曠乾其失所之狀可觀矣曰遇人之艱難則知
饑饉然有貧困不因饑饉者又曰不淑則知士德之
薄豈有君子困窮而棄其妻乎毛詩序曰中谷有蕓
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毛傳
曰此別也說文云歎吹聲也條者其歎音之長而似
條歎啜者流淚下入口也詩中初無閔周之情衛宏
贅辭也惡不淑正也憂苦非邪也宏不達無邪平正
之道故多贅說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尙無爲我生之後逢此

楚辭詩傳

卷六

六十四明發書

約園刊本

百羅尙寐無吣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生之初尙無造
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有兔爰爰雉離于罌我
生之初尙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毛傳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兔有小人狀雉文明

比君子

按樓鑰云雉非爲其文明也羅之設所以取

鳥獸免狡如小人爰爰緩行不至觸冒雉性

耿介多羅其中世亂罔密小人多幸免

而君子多陷于罪言文明則意若差 小人得志而
暇逸而君子罹禍患離麗也附麗于羅網其罹禍難

似之君子以雉自比我生之初尙無所爲言無事及
我生之後逢此憂離禍患之多願寐無吣寐而作吣

謬之音則必寤矣欲無叱者欲無寐也寐則又憂苦矣無覺無聰其意同聰聞寐中有所聞則覺矣爾雅釋器云罃謂之罃罃罃也罃謂之罃罃覆車也郭注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轆中施罃以捕鳥孫炎曰覆車網可以掩免者也一物五名庸用也猶爲也造也是詩憂苦無聊雖有隱怨無敢著明是詩無邪孰無道心毛傳序曰免罃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敗師容有此事序多誤亦不可深信然孔子取此詩之道心雖無此序亦可而序文贅反足以亂道心

慈湖詩傳

卷六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縣縣葛藟在河之澣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縣縣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縣縣葛藟在河之澣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葛與藟釋見樛木縣縣蔓延不絕也葛與藟在河之澣綿綿不絕今也人而不如之故以況也人誰無過覲其終改今終不改終棄遠其兄弟反謂他人爲父而親之亦莫我顧言其略不相顧言其甚也尙不相顧何望其相親毛詩序曰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

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曰本亦作刺平王
案詩譜是平王詩皇甫士安以爲桓王之時崔靈恩
集注本亦作桓王桓平不必深辨其譏遠兄弟則明
矣譏邪非邪雖怨而正道也觀揚之水序言平王不
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與此詩亦相應爾雅釋水
云汧水厓釋曰云浹爲厓夷上洒下不濬岸上汧郭
璞曰洒深也不發聲洒卽洗字爲水所洗故深歟或
瀉之音而訛歟俗謂峻下曰瀉不殆衍字釋親云曩
兄也曩卽昆字稱他人爲母稱他人爲兄而不親我
何止於不親我如無我焉故曰亦莫我有不相聞不
相報知故曰亦莫我聞凡百尙不相聞而況於厚禮
乎

楚辭傳卷六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彼采芣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
三秋兮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蕭補音疏鳩切

按原本此
六字脫

楚辭九歌蕭與憂叶又九

嘆蕭與愁叶艾補音魚刈切

按原本此
三字脫

說文以艾得

聲尙書又三德從作艾又時暘若漢書皆作艾無作
牛蓋切者 熟觀采芣之詩朋友相好有如此者人

情相愛相念之篤誠有此相好相念非邪非僻非道而何毛衛不知平正無邪之卽道遂曲推其義以爲懼讒卽不知何世何人則意之而已意之而曲推穿鑿以爲懼讒言之入亦可笑矣爾雅釋草云蕭荻李巡曰荻一名蕭陸璣云今人所謂荻蒿者是也或云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蠶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熬之爲香許慎以爲艾蒿非也

按釋草云以下原本缺今從正義補入

大車檻韃毳衣如茭豈不爾思畏子不敢大車噉噉

慈湖詩傳 卷六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衣如璫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子不信有如嗷日

穴補音戶橘切說文鵠以穴得聲淮南子水居窟穴

人民有室

按原本脫此二句

三略主任舊齒萬事乃理主聘

巖穴士乃得實易林乾之咸曰三人求橘反得丹穴

需之觀曰河水孔穴壤敗我室震之蹇曰蟻封戶穴

天雨將集孔融詩猿穴與不密叶 春官司服子男

之服自毳冕而下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大夫出

封畿內諸侯則加一等服子男之服或子男入仕王

朝毳衣者乘車以出決男女之訟淫者雖畏而止息而情終不忘他日相遇相語有人詩人述而爲之詩所以譏笑也故人傳而盛行官得而采之故曰思無邪言大車檻檻毳衣如蒺則當時決訟事狀著矣蒺蘆初生毳服之青色如之瑞玉赤色之服內之赤色如之毳衣績裳繡有五色焉子謂毳衣而決訟者穀善也今俗謂無病故曰安善故此詩謂生曰穀他日男女忽遇而陳情曰豈不爾思畏子而不敢詩人敷暢其辭故又曰啍啍又曰如璫又曰不奔陳情之切

楚湖詩傳卷六

十四明藏書

約園刊本

有曰生則異室不得而合矣死必同穴以葬若謂子言未必信有如皦日所以誓也夫人欲方熾故有此退而休止心自知非何敢形於語言聞于外使人得而歌之爲笑也周衰淫風雖流行而公論終難磨滅以人性善終不磨滅也是詩情狀非陳古毛傳亦不曰陳古獨衛宏序曰陳古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治古無淫俗安有同穴之誓衛序非毛傳曰檻檻車行聲也啍啍重遲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丘中有麥

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嗟補音遭哥切

按此三字原本脫

邊讓章華賦嗟與波叶阮

籍詠懷詩嗟與河叶郭璞江賦嗟與阿叶陸機詩亦

然施詩戈切

按此三字原本脫

楚辭天問安施與伊何叶漢

高祖戚夫人歌施與何叶麥音默國補音越遍切

按此

三字原本脫

博古圖周南宮鼎光相南國周穆公鼎南國

東國皆作或說文或邦也孫愐子逼切徐鍇曰俗作

古獲切玖補音舉里切說文正引此詩而讀如苞

蘇湖詩傳卷六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毛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字也子國子嗟父鄭箋云子

嗟放逐言子國著其世賢施施自適之貌言子嗟將

自適于丘園之中矣將來食丘中之麥矣食其李矣

初去朝未至丘中故曰將其來詩人留子之親故故

貽我佩玖而別也維親故熟知留子丘園有麻麥李

古人亦有以一字字者如顏淵冉有曰嗟曰國其字

歟毛傳謂子嗟子國則句不文後世未有以嗟類爲

字然古者名字子賤子騫仲突仲忽則嗟亦其類爾

顏回字淵又字子淵則留子或果字子嗟子國是詩

蓋惜留子之情而見遐黜念之也衛宏序曰莊王不
明賢人放逐

鄭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
粲兮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
子之粲兮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予授子之粲兮

按此篇承樂
大典缺卷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

燕湖詩傳 卷六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
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
可畏也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
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檀補音徒沿切按此三字
原本脫易林臨之蹇手詘不便不

能伐檀便毗連切張衡南都賦楫枻枳欄枳柘櫂檀

結根聳本垂條嬋媛按南都賦以
下原本脫將請也請音輕清

而高者也故立此字以寄音今方言有之毛詩序曰
將仲子刺莊公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

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而詩無刺意是詩莊公所爲也誠有不忍殺其弟之意祭仲諫曰臣請除之故是詩曰無折我樹杞無折我樹桑無折我樹檀我云者親愛之真情也曰豈敢愛之其情實愛也今人實愛而曰不敢愛者每有是言曰畏父母畏諸兄畏人之多言此畏忌之心非慢易之心也夫不忍殺其弟之心畏忌之心此卽道心而序以爲刺近世蘇氏亦推及他日隱微未著之情與夫其後欲殺其弟之志而盡掩是詩之善不可人心本善本正人心卽道故

慈湖詩傳 卷六

十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道心因物有遷意動而昏始亂始雜然其本心之正亦閒見互出於日用云爲之閒三百篇多此類天下是非二途而已矣是者是道非者非道魯桓大惡春秋書其至于廟之合禮氓詩悔過孔子取其反正之心聖人無私善無私怒平心是非皆以明道不以是掩非不以非掩是檀木之美而堅者懷思念也祭仲之言誠有利害然有可思念者

叔子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叔子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叔適野巷

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狩補音始九切左氏天王狩于河陽穀梁作守班固
答賓戲孔終篇于四狩顏師古音守 道之不明久
矣自孔門惟三月不違仁月至日至者知之雖有子
路子夏子張子游猶不知之而況於後世乎蓋道至
易至簡至近至平常故曰中庸庸常也人心卽道故
曰道心人心本體自善自正自無所不通日用無非
道者顧人自不省自不信爾故夫日用漸平人皆不
知其爲道叔于田之詩愛叔美叔人之善心也道心

慈湖詩傳 卷六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也無邪僻之思也孔子取此道心也毛詩序乃皆曰
刺莊公大失本旨矣大叔于田詩中曷嘗有不義之
意惟不知是詩平正無邪之卽道心故外求其說以
滅後叔段之惡掩前時京人愛叔之善殊爲害道豈
無居人不如叔美且仁則雖謂之無人可也言其不
足道也無飲酒無服馬意同鄭箋云洵信也疏引釋
詁詢信也爲證箋云服馬猶乘馬也易曰服牛乘馬
毛詩序曰叔于田刺莊公也叔不處于京繕甲治兵
以出于田國人說而歸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
禮褻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狂戒其傷女叔于田乘乘
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
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叔于田乘乘鵠兩服齊首
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
搆忌抑鬯弓忌

以有兩叔于田故于篇目加大字以別之釋文云或
作大叔于田者誤禮本文作袒忌并如字下同弓補
音姑宏切公羊傳書黑弓左氏穀梁傳皆作黑肱儀

慈湖詩傳

卷六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禮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注云今文改弓爲
肱左氏傳引古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
畏我友朋楚辭九歌弓與懲叶枚乘七發弓與潯叶

乘馬四馬也兩服兩驂其爲四馬乘駕乘馬而田
狩執持其轡如織組織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御
者執轡於此而馬騁於彼侶之兩服馬居轅閒軛下
無舒縱之狀惟兩驂居轅外有舒縱之狀故曰如舞
毛傳曰烈列具俱也鄭箋云列人持火俱舉毛傳曰
禮褻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箋云獻于公所進之

君也京人見叔禮褻暴虎曰請叔無狎狎切戒其恐傷女也愛叔之言也毛傳曰乘黃四馬皆黃驪白雜毛曰鶉爾雅郭注云今之烏驄疏云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鶉今謂之烏驄兩服中央夾轅二馬襄亦有上義堯典襄陵言水上邱陵也馬以高者爲美以最良馬爲兩服又兩首昂舉故曰上襄兩驂在旁與兩服相次序微斜故曰鴈行忌者語助之音以字寄音而釋文音記者方音不同爾今惟當隨所書而讀之叔善射其御又良罄盡也或盡力控止其馬或縱馬而騁若送去然皆言善御之狀兩驂在左右如手阜盛也慢遲也罕希也馬慢矢發希抑叔釋搆以覆矢矣抑叔執鬯以弋弓矣弋吐刀反春秋左傳云公徒執冰而踞字與搆異音同冰犢丸蓋卽箭筒其蓋可以取飲鬯弓謂弛弓而納之鬯中毛詩序曰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眾也此序之非釋見前叔于田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清人在消
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清人在軸駟介陶陶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英補音於良切說文以央得聲出車詩釋文央央本作英英同於良切荀卿賦篇世英與強叶離騷經落英與何傷叶九歌英與央叶馮衍賦英與洋叶張衡賦流英與朝陽叶古英雄之英英華之英皆爲此韻觀是詩雖不知高克與文公事情之詳而其慢易不正可刺可惡足以消人慢易之心起人敬正之心毛傳曰清邑也彭衙之河上鄭之郊也消與軸皆河上地名也介甲也矛有英飾鄭箋云清者高克所帥眾之邑也二矛酋矛夷矛也考工記廬人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尋鄭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此箋必曰異矛者以長短故得言重英歟孔疏謂酋矛有二備折壞則惟可言雙英耳不可言重喬喬高也車建二矛長短故重累而高歟箋云左左人謂御者右車右也中軍謂將也高克之爲將久不得歸使其御者習旋車車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兵車之法將居鼓下故御者在左毛鄭皆曰容好則好上聲而陸德明呼報反非陶陶音搖則翱翔逍遙之意

而陸徒報反亦未安詩中叶韻亦不若是太拘或平
或側無定毛詩序曰清人刺文公高克好利而不顧
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寇于
境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
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
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羔裘豹飾孔
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
之子邦之彥兮

侯補音洪姑切史記斬盧徒鞮漢書作侯左氏傳童

謠曰鸚鵡跖跖公在乾侯徵褰與禱易林師之井曰

范子妙才戮辱傷膚然後相國封爲應侯張衡西京

賦侯與拘叶揚雄解嘲侯與驅叶董仲舒敘傳侯與

車叶柳宗元弔荑弘辭侯與圖叶其如字又音記春

秋左氏傳曰彼己之子邦之司直 是詩乃親見在

位之賢者愛之敬之故頌其善也而毛詩敘曰言古

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自莊公以來固非有道之朝

朝多小人而是詩親見非言古也次篇遵大路言君

子去之安知非美此君子之賢也耶大夫羔裘如濡
光澤之至也洵信也傳曰侯君也韓詩傳曰侯美也
蓋公侯伯子男皆美稱侯必有訓不可得而知大槩
美稱也亦猶易直子諒子亦稱其善爾舍沈書者反
棄舍也見危授命而不變也淪變也毛詩傳曰豹飾
緣以豹皮也孔甚也言甚武有力出則執干戈而衛
社稷也晏和柔也以黑羊之皮爲裘以柔爲貴古者
素絲以英裘此曰三英者所見三縫也皮之大者左
右袖一縫而已并中前縫爲三縫皮之小者左右袖
各二縫并中前縫爲五縫故羔羊詩言五紵五緘五
總皆爲縫中之英飾也彥士之美稱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祛兮無我惡兮不寔故也遵大路
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勳兮不寔好也

遵循也摻攬也祛袖也寔速也勳猶惡也好善也美
也遵大路以追留君子攬執其祛無惡我我欲君子
遲遲其行不速故也不速則善也愛之而欲其遲留
也毛詩序曰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何止
于思望而已直挽而遲留之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輿視夜明星有爛將翔將翔弋
鳧與鴈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
在御莫不靜好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
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加補音一讀居之切三略柔有所設剛有所施弱有
所用強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楚辭天問加與
虧叶揚雄長楊賦加與夷叶一讀居何切楚辭九懷
加與和叶七諫加與和叶張衡西京賦加與過叶魏
明帝桐詩加與柯叶 女曰雞鳴矣士曰昧爽矣女

楚辭詩傳卷六

二十四明藏書

約圃刊本

曰子輿視夜如何其及士輿視則明星爛然以有星
明故窗牖微明似昧旦夫婦相警夙興也士又曰吾
將翔焉翔焉弋射鳧鴈言語助也加之中也史記曰
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宜之爲言美而稱也夫
婦同其樂也宜飲酒以所加鳧鴈也與子偕老夫
婦相好故言及此有琴焉瑟焉惟其所御莫不靜好
夫婦和樂不淫於色故覺閑靜知子之所招來者其
以雜佩贈之乎知子之所順協者其以雜佩問之乎
知子之所愛好者其以雜佩報之乎夫婦同心好賢

樂善如此毛詩序曰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鄭自莊公以來固無道鄭多淫風故謂此詩陳古然詎可謂舉鄭國之人皆不說德而好色詩言翱翔弋鳧鴈蓋賢者隱處野外之詩也詳觀詩辭殊非陳古之情毛傳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說文云珩佩上玉也璜半璧也琚佩玉名也瑀玖石次玉也玉藻云佩玉有衝牙鄭注云居中央以前後觸也玉府鄭注引詩傳曰佩玉上有蔥珩下有雙璜衝牙螭珠以納其閒玉藻云大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璫玫玉有女同車佩玉瓊琚邱中有麻貽我佩玖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是詩深言孟姜之善而亦不言同車者之不善婉而彰愛而忠追考時事則太子忽嘗有功於齊齊侯請妻之忽曰齊大非吾耦也遂辭之國人惜其失大國之助故作是詩而毛詩序謂國人刺之則過矣又謂見逐而後刺之益非此詩之情熟觀此詩則知之又

曰忽以國人而名君大逆也又累篇言刺忽嗚呼痛哉惟孔子作春秋奉天道而筆削且孔子非鄭臣故可書鄭忽今此序曰鄭人刺忽則悖亂天常不可以訓毛傳曰親迎同車也舜木槿也子忽辭齊而他娶雖美然彼孟姜尤美且有賢德之音惜其失大國之助隱然在中都猶好也見書禹謨臬陶謨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山宜有扶蘇隰宜有荷華國宜有賢俊今不見賢俊

楚辭傳卷六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乃見不肖子都喻賢俊狂且喻不肖毛詩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詩人方含隱不敢指切其君而序曰刺忽大悖也毛傳曰扶蘇扶胥小木也爾雅釋草云荷芙蕖紅龍古其大者歸郭注云俗呼紅草爲龍鼓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澤中高丈餘爾雅疏引此詩遊龍爲證張橫渠曰遊龍莖草也其枝樛曲著土處生根如龍也釋文云橋本亦作喬董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子充不見于書疑亦以美著也毛傳謂狡童昭公也斷斷乎無此義狡童

猶狂且狂狡謂在朝之小人若以喻君則悖逆甚矣
孳兮孳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孳兮孳兮風
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樓鑰集載其解云此詩之言女皆指君也女者愛之之辭論云民勞王欲玉女是用大諫此意尤明又卷阿俾爾彌爾性之類不惟是愛君如古稱我爲朕未至如秦以來分別之嚴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餐補音遂緣切

按原本以上三字脫今補

古詩周公下白屋吐哺

燕湖詩傳卷六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及餐一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摯虞思逝賦餐與乾叶韓愈秋懷詩餐與前叶 諸儒咸謂狡童指昭公無乃大不通乎嘗其君矣雖河南程氏猶同之蓋根本于毛傳與序之失遂不復思而從其悖也此狡童謂狂臣擅命之小人也故不親君子不與君子言不與君子食謂疏遠之不與祿廩也子謂鄭君也君子不忘君憂其禍卽至故不能餐不能安息也毛詩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然則強臣擅權則不與賢者祿食者權君非昭公也沒君子

愛君之善誣君子以置君之大罪奚可哉公子翬謂
隱公曰百姓安子請侯說子山有樞子之衣裳宛丘
子之湯兮子皆指君

子惠思我蹇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子惠思我蹇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
也且

子謂鄭君也鄭君遠賢而近小人賢者退處而心不
忘君故作蹇裳之詩曰子惠思我我則蹇裳涉溱而
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君固自有他人爲之任而

慈湖詩傳 卷六

三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語深譏焉而婉者也卒直言曰狂童之狂也且疾
所任用乃狂妄小人爾諸儒未觀詩而先觀毛詩序
與傳反以序傳病詩曲推強釋良可笑不思序傳之
繆誤甚著甚是序曰蹇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
人思大國正己也詩中安有此情腐儒苦思或至迂
僻亦猶左氏曰豫凶事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子之昌兮俟我乎
堂兮悔予不將兮衣錦裝衣裳錦裝裳叔兮伯兮駕予
與行裳錦裝裳衣錦裝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巷補音胡貢切離騷經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虞以
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毛詩序

曰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觀詩
意誠有之然今悔矣悔過之心聖人取焉序總曰刺
亂也則差矣此悔而作詩求復諧者也丰豐滿也巷
門外也男親迎而女不從男不得已而退猶俟於門
外也猶覲女之或從也今女悔縱未從而姑送之猶
未至於深絕也昌盛也將猶送也先言巷後言堂更
韻也鄭箋云褻禠蓋以禠穀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
加禠穀焉中庸曰衣錦尙褻惡其文之著也古者衣
裳中錦外絢風俗率如此故雖衰世猶未變絢褻音
義同女悔而告長上叔伯曰今車駕而迎予則與之
行矣衣裳錦褻言衣裳已具飭今車駕而迎予則與
之歸矣婦人謂嫁曰歸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東門之栗有
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東門之平墀又有茹蘆之草在其阪阪又有栗木焉
踐行也行道之旁有家室焉其家室中之人女之所

慕者而其不我卽故有甚遠之歎是詩女則淫矣而士則正毛詩序槩曰刺亂其半差矣毛傳曰東門城東門也墀除地町町者茹蘆茅蒐也爾雅釋草云茹蘆茅蒐郭注云今之蒨也可以染絳坂大坡不平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風雨蕭蕭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是詩美君子不改其度也鄭有君子雖居亂世不從世俗所移國人喜之也而毛詩序曰思君子也詩曰既見非思胡何也夷平也亂世賢者多憂既見君子喜而失其憂故夷平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因久不見之學子乃挑達于城闕之間於是追恨曰我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思如此之切而彼乃若是耶毛詩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毛傳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箋云學子而俱在學校

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爾禮父母在衣純以青
嗣續也女曾不傳聲問我實其忘已爾雅釋器云衣
皆謂之襟郭注云交領方言云衿謂之交釋器又云
衿謂之袴郭注云衣小帶疏引士昏禮施衿結帨爲
證此衿非襟毛傳謂領者取方言之交取爾雅之襟
然襟非領乃袂也古謂之衽亦謂之襟衣所以交於
前者以有衽也衣身前不交續以左右二衽而後交
方言襟謂之交謂此也領亦因是而交而衿非領毛
傳郭注皆誤衿有二義一曰襟一曰帶然襟狹似帶
以登而望遠

慈湖詩傳卷六

二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故因名歟毛傳曰佩佩玉也士瑀珉而青組綬程曰
挑輕躍達放恣鄭箋云廢學業但好登高見於城闕
闕者謂於城之闕處置門其兩旁城土高而稍闕可
以登而望遠
揚之水不流東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
實廷女揚之水不流東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
之言人實不信

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之楚微弱令不行也雖有兄
弟心則相殘亦可言鮮兄弟爭國羣臣公族咸有二

心惟予與女二人而已無信人之言人實誑女廷誑也納忠至矣此忠愛其君之詩也毛詩序謂忽已死亡而作是詩詩辭非死亡後之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中聊樂我員出其闔閭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蘆聊可與娛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之盛雖則如雲之盛而我心不在焉我則有員姓者吾妻也春秋有郟國亦作邳漢中有郟闕

按樓鑰云此說未然毛鄭不解員字疏言樂我之心耳云員古今字助句辭也唐員

楚湖詩傳 卷六

王八四明叢書

紛園刊本

半千齊州人其先本彭城劉氏十世祖凝之事宋爲起部郎及齊受禪奔元魏以忠烈自比伍員因改姓員古無此姓也況此詩解內云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往也牽合上章思存改且作徂甚無謂也且語助也於義自通何必牽強又改

字以此知員亦語助耳 縞衣綦巾我自樂之如荼

亦言其盛多吾妻縞衣茹蘆爲飾雖芳麗不如東門之女而亦聊可與娛鄭多淫新棄舊有夫婦相與不替不以外色動心聖人之所取也而毛詩序曰閔亂也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詩中殊無此情願命綦弁鄭云綦亦黑色是詩毛傳曰綦蒼艾色闔曲城也闔城臺爾雅釋宮云闔謂

之臺茹蘆蒨草染色爲飾鄭箋云闡讀當如彼都人
上之都陸德明以爾雅云徂存也牽合上章思存放
且作徂甚無謂也陸好異多有此病且語助也於義
自通何必牽強又改字沉舊音子徐反今從舊音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
我願兮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
相遇與子偕臧

溥本亦作團顏師古糾繆正俗云鄭詩零露漙漙兮古
本有水傍作專亦有單字者後人輒爲團字呂氏字

慈湖詩傳卷六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林雨下作專訓云露貌音上充切 孔子遭程子於
途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贈先
生子路違命有閒顧謂子路子路如初孔子曰詩不
云乎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今程
子天下賢士也於斯不贈則終身不能見也小子行
之毛詩序乃曰男女思不期而會審如序言則孔子
豈敢以謂程子斷斷乎無是理蔓生之草露零其上
零落也溥者露貌蓋當時所見相遇之樂視景物皆
樂故卽所見以發詩詠之端凡詩言美人皆稱其賢

方言云目矐矐之子曰盱或謂之揚其以矐子多揚動故名歟心相契合也鄭雖亂先王之澤猶未泯在野豈無賢者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

毛詩序曰溱洧刺亂也毛傳云溱洧兩水名蘭爾也

楚辭詩傳卷六

三四明發書

約圖刊本

訏大也殷眾也鄭箋云既已也洵信也將大也易曰風行水上渙水則渙散女曰往觀矣且語助語之止辭女又曰如此則往觀乎洧之外往觀不載女曰者意明省文也謂洧外信甚寬大甚可樂也士與女於是乎相謔其終贈之以芍藥伊猶彼也相謔毛無傳鄭箋謂行夫婦之事殆未必然然士與女相戲謔如此已大亂矣故詩人刺之毛傳謂芍藥香草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毛傳亦多誤豈未見芍藥而意之耶今藥草芍藥其華甚美殆卽此爾而無香氣相

謔謂戲謔之甚也語淫穢也或疑是詩不正遂曲爲
之說不思士曰女曰詩人之辭也敘其事所以著其
惡也刺之也非士女相謔者自作是詩也

慈湖詩傳卷七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齊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補音明謨郎切荀卿書昭昭乎其智之明與詳叶爲天下明與忘叶契玄王生昭明與商叶又引古詩如霜雪之將將日月之光明楚辭夜皎兮既明與桑叶

慈湖詩傳卷七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步列星而極明與方叶秦東觀刻石原道至明與陽叶會稽刻石追首高明與莊叶漢房中歌承帝之明與疆叶唐虞之元首明哉與股肱良哉庶事康哉爲韻周易其辨明也與長叶不足與有明也與剛叶徐邈楚辭釋音明音亡白虎通清明風者清芒也夢莫勝反正月詩視天夢夢沈重讀揚雄甘泉賦夢與繩叶太玄遇首幽遇神及師夢雞既鳴矣朝既盈矣乃曰匪雞則鳴乃蒼蠅之聲爾妄言以卻雞鳴之告蒼蠅有聲明晨有甚於雞鳴時矣荒淫妄言以卻告

者東方明矣士大夫之詣朝者已昌盛矣乃曰匪東方明乃月出之光爾荒淫之狀益著蟲薨薨日出矣猶曰甘與子同夢是詩兩言子皆謂婦人君子偕老子之不淑子之清揚皆謂夫人也又曰彼來朝之士大夫且行歸矣會者相將之意歸則無久伺之勞庶不憎惡子與子也前言朝既盈朝既昌則士大夫來朝既久其意已明故此言會且歸者其指來朝之士大夫明矣荒淫至于此極毛詩序歸之哀公容或有之但思賢妃也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則差矣諸儒不知序之不足盡信率以序解詩其有阻礙必至于委曲穿鑿牽合

燕湖詩傳卷七

二四明叢書

約屬刊本

子之還兮遭我乎猗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儂兮子之茂兮遭我乎猗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子之昌兮遭我乎猗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還音旋閒補音居賢切漢書李廣傳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服虔曰黃肩鸞也晉灼曰黃肩卽黃閒也司馬相如上林賦赤瑕駁犖雜雷其閒鼃采琬琰和氏出

馬班固西都賦裏以藻繡絡以綸連隨侯明月錯落
其閒張衡南都賦閒與顛叶曹植琴瑟歌閒與阡叶
韓愈孟東野失子詩閒與賢叶簡觀今京語閒之餘
音亦有肩音儂許全反 毛詩傳謂還便捷之貌未
安還回旋也忽遭我于嶠山之閒于是子我與並驅
從逐兩肩其初相遭未揖及並驅從肩乃揖我謂我
儂兮儂駿捷之稱也茂昌皆謂盛也言氣貌之盛美
之之辭也好美也臧善也猶好也毛傳曰獸三歲曰
肩爾雅釋獸云狼牡羴牝狼舍人曰狼牡名羴牝名

靈湖詩傳卷七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狼毛詩序曰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
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爾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謂
之好焉漢地理志引此齊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虜虜
之閒兮顏師古注曰齊國風營詩之辭也毛詩作還
韓詩作營之往也嶠山名也字或作嶠亦作嶠音皆
乃高反言往適營丘而相逢于嶠山也董氏曰考于
地記嶠嶠嶠皆山名在齊之郊故諸書或異崔靈恩
集注還茂昌三者皆地名也然平觀文勢則毛詩謂
還茂昌爲貌是也孔疏曰士大夫聚說田事以爲戲

樂而荒廢政事故刺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尙之以瓊華乎而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尙之以瓊瑩乎而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尙之以瓊英乎而

漢地理志言齊地風俗引齊詩曰俟我於著乎而此亦舒緩之體也藝文志謂齊詩咸非其本義魯最爲近之然則班固謂爲舒緩之體者魯詩之說也去二家而取魯其考之亦詳矣今毛詩止一家之說况多謬誤奚可盡從又况毛傳猶未明言刺不親迎至衛

燕湖詩傳卷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宏作毛詩序始明言刺時不親迎亦不言何世則臆說也考本詩三章三言俟我殊非陳古之情衛宏蓋意雞鳴還東方之日皆荒淫之詩而是詩次于其間當亦非美故曲推其說夫詩之不可以次言也明矣清人鄭文公之詩而次昭公之詩之上况齊俗近于魯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則齊之禮儀亦美矣雖當衰亂風俗豈盡變而爲惡無一事一時之善乎況是詩亦特美其禮儀而已三百篇蓋多平正無他雖無深旨而聖人取焉正以庸常平夷之卽道也諸儒不

知道故穿鑿而爲說其書道甚矣俟待也爾雅釋宮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而毛傳曰門屏之間曰著孔疏謂著與宁音義同鄭康成謂以素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統亦有理但謂人君五色臣三色織之未必然初無典據惟以此詩曲推其說且以素爲先見鑿甚矣士冠禮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而康成妄析其義曰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予以驗康成不善屬文不達文理是詩充耳以素以青以黃安知非玄裳黃裳雜裳之謂乎皆可也康成云瓊華者謂懸統之末所謂瑱也考工記玉人云天子用全則公侯以下皆玉石雜說文曰瓊赤玉也玉石之雜而赤者耳瓊華其色之盛者歟瓊瑩其色之瑩者歟瓊英其精英歟尙者著之子統端歟是詩禮儀其親迎歟鄭風言俟我乎堂亦謂親迎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卽兮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東方之日兮日始出之時也彼姝美之子女忽在我之室兮再言在我室兮者駭之而情深也履者以足

躡我猶陳平躡漢王其意卽通無俟乎言也履我使
卽之爲淫也卽就也此肆焉無所忌者也東方之月
今月始出之時也彼姝者子忽在我之闥兮闥門也
履我使發足而與之俱往也旣入夜又不入我室此
則或有所忌者此與桑中溱洧同作詩以刺淫奔也
或在朝或在夜或在室或在闥刺彼故其事不一也
然履我卽者未必果卽之也履我發者未必果發也
毛詩序曰東方之日刺衰世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
能以禮化也夫不刺淫奔而刺國衰是長淫奔者之
惡也本詩惟刺淫奔而序旁推其說衛宏不知道其
作序率類此

怒湖詩傳卷七

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東方未晡顛
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
晨夜不夙則莫

顛補音典因切司馬相如上林賦長嘯哀鳴翩翩互
經天矯枝格偃蹇杪顛漢童謠黃雀巢其顛與人叶
易林賁之豐曰採薪得麟大命隕顛隘隘之未濟顛
與民叶揚雄元后誅顛與盈叶倒都老反 觀是詩

知公未明而召羣臣臣急趨之故顛倒衣裳日未出而東方先明晞者又其微明未晞則益早矣公如此勤于政事然失時失節乃輕躁狂妄如折柳樊圃焉柳質柔細而以爲圃之藩籬何益于事無足爲禁也又如狂夫瞿瞿然瞿瞿視之狀狂者驚視急于爲口又何益于事哉晨夜謂早夜也不能晨夜言全不識早夜若非太早而夙則太遲而莫矣大抵狂躁輕妄之人忽急忽緩忽早忽夜皆不可測毛詩序曰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擊壺氏不能掌其職焉公號令失時則夜未終必令報夜終遂使擊壺氏失職刻漏錯亂

蘇湖詩傳卷五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葛屨五兩冠綏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又從止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補音雙疏工切

按原本三字脫

孔臧格虎賦耳目喪粗值綱

而衡局然自縛或隻或雙史記龜策傳禍與福因刑

與德雙揚雄河東賦雙與東叶後漢語殿中無雙丁
孝公五經無雙許叔重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荀氏八
龍慈明無雙任文公智無雙綏如誰反從音縱畝一
讀滿罪切古作晦說文以每得聲宋玉高唐賦畝與
止叶楚辭畝與芝叶張衡東京賦畝與已叶一讀滿
補切易林歸妹之坤畝與晷叶班固西都賦畝與矩
叶韓愈元和聖德詩畝與祖叶柳宗元招海賈文畝
與觀舞叶 詳觀南山之詩其刺襄公鳥獸之行亦
著矣南山崔崔有人君尊嚴之象言雄知其對雌狐
之爲獸多疑周易凡言狐皆取疑象襄公爲鳥獸行
與文姜淫慾已縱而不能止心愧沮而若疑又齊襄
雖由魯道而歸身則在塗心則在魯其愧赧發諸精
神見諸步武有遲疑綏綏之狀故曰綏綏衛風有狐
亦有疑貳之意有蕩者因道路平蕩以寓譏魯蕩然
無制之意首章不言齊襄往而惟言襄公歸者明初
往襄公之惡未成未明及歸則成矣明矣故止言其
歸詩人于是致其譏曰旣曰歸齊矣曷又懷之也謂
其又懷文姜也葛屨至賤之物也五兩當是文姜與

其姪娣或從者其五人也冠綏居首之物所尊所貴者也今也與葛屨雙止非類而並處以尊而混卑則鳥獸之行又著矣據此則所亂又不止于文姜矣庸常也齊侯既常在魯道路之中爲淫矣曷又極其縱放也從卽縱字縱放之狀不可得而知據此可以想而知矣非謂常在魯道爲可也言其縱之甚也首章曷又懷止其意同歎種也蓺麻如之何衡從其畝以喻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衡橫縱直無別義既曰告止謂文姜初嫁既告于廟矣曷又鞠止窮之不已也

鞠之爲言言鳥獸行而微其辭者也匪媒不得亦兼明淫亂之匪媒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魯桓既得文姜矣齊侯曷又極之不已也極猶鞠也毛傳謂齊子謂文姜既于是詩文旨難通而載驅齊子發夕齊子豈弟尤難通齊人之詩言齊子發夕謂襄公則明苟謂文姜則文姜自魯發夕齊人何由知之謂男子豈弟則宜謂婦人則難至于敝笱所言齊子則謂魯桓不能制文姜齊侯來淫而歸惟言歸者亦結證其惡齊人不敢預料其君子惡也詩稱君子曰子固多齊君

至是其體益輕故曰子亦爲之隱也毛詩序曰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無田甫田維莠騶騶無思遠人勞心怵怵無田甫田維莠稂稂無思遠人勞心怵怵變兮總角非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爾雅釋詁云甫大也孔疏曰人治田無得田此大田若大田過度力不充給田必蕪穢維有莠草騶騶然無思遠人徒勞心怵怵耳遠人諸侯也遠人不難致

蔡邕詩傳

卷七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此有德則彼至矣曰無思遠人則其君之無德徒勞可見矣如田大田徒勞罔獲騶縱也稂稂出也維莠騶縱稂出則良苗不興不實矣婉孌言少年貌美毛傳謂總角聚兩鬢也孔疏謂兩角非然未及幾次見之而突然已冠弁矣此末章雖平言無譏而其含護不敢言而卒已之意可見毛詩序曰大田大夫刺襄公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盧令其人美且仁盧重環其人美且鬢盧重鉤其人

美且偲

環補音胡涓切

按原本
五字脫

馬融廣成頌環與圃叶曹植

美女篇環與翩翩叶何晏景福殿賦環與源叶顏延年北湖應詔詩環與天叶鬢音權董日韓詩作盧洽洽說文引詩作獬毛詩序曰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毛傳曰盧田犬令令纓環聲言人君能有美德盡其仁愛百姓欣而奉之愛而樂之順時遊田與百姓其其樂同其獲故百姓聞而說之其聲令令然攷序及傳

慈湖詩傳卷七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皆謂陳古而本詩辭情不然曰其人其辭指今非陳古也苟陳古則宜每章稱仁稱德而次章曰鬢末章曰偲又三章皆曰美殊非陳古之意蓋序傳以襄公之詩不應有美故曲推其說以爲陳古以風不知詩之不可以次序觀不可以執一觀以鄭叔段之惡而兩叔于田之詩京人未嘗不說之以鄭清人文公之詩而次于莊公詩中盧令未必果襄公之詩果襄公之詩則叔于田之類也襄公雖無道而不聞其暴民故田而民悅之歟民悅其君正也道也不然則齊有

士大夫之賢者民悅其田也亦正也道也百姓日用
此道而不知故不明己之道心又不知人之道心而
況于六經之大旨乎毛傳曰重環子母環也鉏一環
貫二也鬢好貌偲才也釋鬢曰好未安鬢其須之卷
曲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敝笱在梁其
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
歸止其從如水

鰈補音姑倫切楚辭天問舜閔

按原本二字脫

在家又何以

蕪湖詩傳卷七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鰈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毛詩序曰敝笱刺文姜也

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致淫亂爲二

國患焉此非魯桓時詩也何以明之魯桓公娶齊僖

公女文姜魯桓十四年齊僖卒十五年魯桓始與文姜如

齊襄會盟而文姜不行至十八年魯桓始與文姜如

齊申繻諫焉齊襄于是通文姜魯桓謫文姜姜以告

夏四月齊人殺魯桓夫齊人未殺魯桓之前齊襄與

文姜爲淫之迹未至于若是詩所述肆行而無忌也

是詩其魯莊二年姜氏會齊襄于禚四年姜氏享齊

襄于祝且已後之詩歟是詩齊人譏襄公并譏魯莊
微弱及文姜也笱者捕魚之器敝敗之笱在于魚梁
鱒大魚也魴亦中魚喻魯莊微弱不能以禮防閑其
母止齊襄之來致齊襄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
不已也惟言齊襄之歸不言齊襄之往者齊人不敢
預言其君子惡及成惡而歸始形于言其意與南山
同亦舍隱矣魴雖非甚大之魚因鱒連文意在鱒也
鱒魚之大見孔叢子衛人得鱒魚其大盈車鱒亦非
甚小之魚欲易韻又鱒至不美之魚語曰網魚得鱒
不如啗茹亦喻齊襄與文姜之惡也其從者如雲言
其盛如雨言其多如水言其疾驅也既見魯之無制
又見齊襄之肆惡無忌也釋魚云魴魴郭璞云江東
呼魴魚爲魴一名魴邢疏云陸璣云魴今伊洛濟潁
魴魚也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遠東梁水魴特肥
而厚尤美于中國魴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

載驅薄薄簟芾朱櫛魯道有蕩齊子發夕四驅濟濟垂
轡滿漚魯道有蕩齊子豈弟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
有蕩齊子翺翺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

敖

夕補音祥龠切淮南子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舒之
彌于六合卷之不盈一握李興諸葛亮表閬之文仁
智所處能無規廓日居月誥時隕其夕郭璞江賦域
之以盤巖豁之以洞壑疏之以沱汜鼓之以朝夕陶
潛自祭文故人淒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
薦以清酌陸雲夏府君誄瞻彼日月歲聿云夕寒暑
窮化四辰交錯 薄薄車行之聲也爾雅釋器云輿
革前謂之輶後謂之茀竹前謂之禦後謂之蔽郭注

楚湖詩傳 卷七

十四 四明叢書

約四刊本

云茀以韋鞮後戶禦以簟衣軾蔽以簟衣後戶毛傳
曰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
質而羽飾魯道平蕩亦寓蕩然無制之譏齊君夕之
發車趨魯道焉夕而發者亦有愧于中不敢朝發與
孫炎曰驅黑也爾雅釋畜云駮牝驪牡是詩孔疏云
駮馬皆鐵驪之色垂轡徐行之狀也豈弟樂易從容
之貌雖刺譏而辭婉矣其辭雖婉其譏實深彭彭盛
貌儻儻眾觀翔遊敖垂轡皆從容候待文姜及濡
留不肯旋反之狀毛詩序曰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疾

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猗嗟昌兮頌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俟不出正兮展我甥兮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詩序曰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猗嗟嘆辭此嘆辭有美有傷昌容色之盛也孔子言文王之狀頎然而長抑繼辭也上言昌言

燕湖詩傳卷七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長此又言揚故曰抑詩人言貌多言揚曰子之清揚曰清揚婉兮方言云目黧瞳之子盱或謂之揚蓋目之精神全在黧瞳言人之美多在精神故多言揚此言若何之揚兮眞美目之揚也趨蹌之巧趨步之有儀也禮曰士踰蹌射則甚善也臧善也朱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朱意謂人稱譽其威儀技藝之美有名譽也美目清明也儀既成兮言威儀習熟成就也侯卽今之塚正卽帖卽鵠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射人之職王五正諸

侯三正孤卿大夫二正士亦二正毛詩傳曰二尺曰正外孫曰甥鄭箋云姊妹之子曰甥蓋據爾雅釋親而云魯莊公乃齊襄公時當曰姊妹之子爾雅曰展誠也變好貌盲目之美也非勁者也選者鄭謂于倫等最上也貫者矢正中鵠貫而穿之也四矢乘矢也射禮必乘矢者鄭箋云象其能禦四方之亂反者射終而反其矢也射所以禦亂今魯莊射不出正而不能禦闔門之亂而婉其辭譏也毛詩序謂人以為齊侯之子焉贅矣失孔子之旨

嘉湖詩傳 卷七

十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魏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襪之好人服之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爲刺

補音服鼻墨切 按原本三字脫 易林困之中孚曰絲紵布帛

人所衣服摻摻女手紡績繕織士冠禮云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秦泰山刻石皇帝臨位作制明法臣下脩節廿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寶服三句一韻 按士冠禮以下從韻補補入 毛傳曰夏葛屨冬皮屨

葛屨非所以履霜鄭箋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
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利其賤也毛傳曰摻摻猶織織
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案士昏禮舅姑歿乃
有廟見之禮舅姑存則婦人三月然後祭行謂助祭
也鄭箋云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爲婦裳男子之下
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使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
也毛傳曰要褻也褻領也好人卽摻摻女手之人美
好也要之縫褻也褻之縫領也使好人服其勞爾雅
云提提安也凡辟當左左爲卑右爲尊宛婉柔順
之容也以象骨搔首名曰掃毛詩序曰葛屨刺褊也
魏地陜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
將之夫本詩刺魏俗也刺魏俗之褊心也而序必推
及其君以圍有桃觀之其君誠褊嗇陋甚而葛屨之
詩辭情不及其君衛宏不知道率爲贅辭徒惑後學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
異乎公行彼汾一曲言采其蕒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
玉殊異乎公族

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鄭康成亦如之箋云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毛傳曰路車也公行從公之行也公族公屬不擇殊異之義以其言大夫之義甚明無俟于釋乎集注序曰其君子儉以能勤釋文亦必此本爲正惟他本毛詩序則曰其君儉以能勤苟以爲君采則何爲不以他官爲比而獨以公路公行公族爲比乎毛傳曰汾水也沮洳其漸洳者莫菜也賈水蔦孔疏云沮洳澗溼之處陸璣疏云莫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纒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以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翼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言語助也鄭謂無度不可尺寸言美之至也美則無度矣但殊異乎公路凡爲公路者不如是也豈有掌路車之官而采莫菜于汾水之沮洳乎是詩惟譏公路公行公族而不及他官者大抵上無禮教則公族多不學文近君習君之儉陋寢至于采莫采桑不知其不可也英如舜英之英美如華也孔疏謂公路與下公行一也引春秋左傳宣二年晉事爲證亦不

甚明以後晉證古魏豈能盡用况毛傳三釋甚明鄭箋謂公路主君之軹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軹車之族是也其箋未必當服虔云軹車戎車之倅是詩公路正掌公之路車非掌從公之行也爾雅斂牛脣郭注引詩傳曰水葛也如續斷寸寸有節陸璣以爲今澤葛郭氏所不取鄭箋云公族主君同姓毛詩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己者音近韓毛記不同音己音近釋見崧高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殺者肉之有骨者也今儉而以桃實爲殺過于儉矣儉美德也而過焉至于此甚知不得其道也知失其條理而至是也得其條理者雖不過儉而財用自豐失其條理者雖殺桃食棘而財用亦匱孟子曰無政

事則財用不足故殺桃食棘國人以爲善而智者以爲憂憂其無政事而未流至於危亂也憂鬱而發于歌謠歌音長謠音短不知我者謂我士君子也而驕謂我不樂君之至儉爲驕也彼人是哉謂君所爲是也子姑言之其說爲何也其音如字其義自通他書作何居者亦當音如字其義亦通其與居蓋記音不同陸德明音基未安詩人于是曰我心憂矣其誰知之重言知之者誠寡也女蓋亦不思爾知此理者自古以來罕其人也汾沮洳之是非人猶易知園有桃之是非雖本自昭然而士大夫之有知者寡矣行于國中亦以舒憂罔極謂責人無已也謂論治無有窮已無有畔岸也彼無智者觀智者率如此毛傳曰棘棗也廣韻曰小棗今所在有之小而圓毛詩序曰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衛宏此序奚足以知此詩使茲居魏朝亦安能有所爲哉亦拱手以受侵削而已矣其言妄繆惟可發笑魏君儉陋若是奚止不能用其民而已哉凡政事皆失矣忽云

德教膏不知類此序既不足以發明詩情徒爲謬贅而諸儒率宗之何也

陟彼帖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母補音滿罪切易林泰之否曰陟岵望母役事未已淮南子以天爲父以地爲母陰陽爲經四時爲祭蔡邕崔夫人誄曰昔在敬姜陪臣之母勞謙紡績仲尼

楚辭傳卷七

二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紀借苟起切

按淮南子以下原本脫去四十四字

楚辭九辯四時遞

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

按原本誤作儷

偕白日晚晚其

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太玄親首次三失其體也

次四賓主偕也餘見豐年詩爾雅釋山云多草木

帖無草木岵而是詩毛詩傳曰無草木帖有草木岵

孔疏云當是傳寫誤也毛傳曰旃之也季少子也行

役者登帖山望父之在所思父臨行謂己曰嗟予子

行役早夜無有已時閔之也又戒己曰上慎之哉今

俗亦曰上役上番上陣卒曰猶當來歸不至永止于

彼而不反也無止卽無死之微辭也無寐閱其不得寐也無棄我亦祝其無死之微辭也必借戒之必與眾借慮其以後期獲罪也無死謂其母過于勇而必死也毛詩序曰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按父母已下原本脫去二十三字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所謂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皆詩外之贅辭也不知父母兄弟之至情乃天下之大道故爲是贅也

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十畝之外兮桑

蔡明詩傳卷七

王三十四明教書

約圃刊本

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閑補音何甄切

按原本三字脫

揚雄太僕箴閑與愆叶曹植

琴瑟歌閑與然叶簡觀今京語率如此蓋今京語之

餘音如軒而補音遂何甄則又過之矣還本亦作旋

李習之答進士王載言書作旋 釋文云閒亦作閑

字本亦作閒閒暇也惟有閒故寬暇後世以中閒之

閒與閒暇之閒渾聲故假借防閑之閑以寄其音實

非古字采桑者雖閒暇然采者多故曰閑閑只十畝

之閒桑者之多若是故道途中謀居相宅者相謂曰

行與子迴還兮泄泄猶沓沓也亦多也行與子逝往
兮言此處迫隘不可謀居而他往毛詩序曰十畝之
閒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若曰國以無道
致侵削則可刺惟曰國削小民無所居則不可刺矣
況詩中本無刺國之意蓋衛宏不知道不知是詩無
他亦無邪詠而歌之必不感人邪僻之情莫非道者
宏不達是故外推贅說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貍兮彼君

燕湖詩傳卷七

三三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子兮不素餐兮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
直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
漣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飡兮

餐補音蘇昆切卻正釋譏時獻以策偶進一言釋彼
官責慰此素餐輻說文以畚得聲許慎凡輻皆讀如
偁荀子引逸詩涓涓說水不壅不塞澱既破碎乃大
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太息易林蹇之中孚曰登山伐

輻虎在我側飭案廣韻畒芒迪反簡疑輻芳逼切爾
庶與今讀不異母口檀木材之堅美者君子之美材
似之有美如此而寘之河干是不用之也毛傳曰坎
坎伐檀聲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伐檀以
俟世用若俟河水清漣孔疏云河水性濁清則難待
襄公八年左傳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易緯云王者
太平嘉瑞之將出則河水先清毛傳曰種之曰稼斂
之曰穡貍獸名爾雅釋獸云貍子貍字林云貍似狐
善睡其子名貍郭云其雌者名獮今江東呼貉爲狝

孫湖詩傳卷七

玉函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狝字林云狝貍類狝謂之狝廣雅云狝狝也然皆貍
之通名而其閒微有不同歟遂人云夫一廛田百畝
孟子曰下上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耕也中
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大夫倍上士小國之卿二大
夫祿其稅十一則十夫之稅始當一夫之獲下士祿
一夫中士祿二夫上士祿四夫大夫祿八夫魏小國
卿祿十六夫止當得百六十廛之禾稅今取三百廛
爲三百夫其貪冒之狀著矣毛詩序曰伐檀刺貪也
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爾孔疏云曾

孫之稼非唯種之也湯誓云舍我穡事非唯斂之也
以稼穡相對皆先稼而後穡故知種之曰稼斂之曰
穡若散則相通釋文云冬獵爲狩又云火田爲狩鄭
箋云宵田曰獵釋文云宵田爲獠郭注云管子曰獠
獵畢弋今江東亦呼獵爲獠或曰卽今夜獵載鑑照
也孔疏云經云不狩不獵則狩與獵別故以獵爲宵
田此對文耳散則獵通于晝夜狩兼於四時若周禮
大田獵王制云佐車止則百姓田獵不必皆宵田也
素卽今俚語所謂白卽毛傳所謂空之義也毛傳曰

輻檀輻也直直波也萬萬曰億獸三歲曰特鄭箋云
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孔疏云萬萬曰億今數
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爲億
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知古億十萬者
以田方百里爲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
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
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秉把也聘禮注云秉
謂刈禾盈把是也毛傳曰檀可以爲輪濬厓也小風
水文轉如輪所以釋淪也毛傳曰圓者爲圉匠人注

云囷圓倉爾雅釋鳥云鷓鴣其雄鵠牝庫郭云鷓鴣
屬今日鷓鴣爾雅疏云鷓即上云駕鷓母田獵所化
者鷓鴣說云蝦蟇所化者也毛傳曰熟食曰飧秋官
掌客云公飧五牢侯伯飧四牢子男飧三牢卿飧二
牢大夫飧一牢士飧少牢說文云飧水澆飯也宣六
年公羊傳曰晉靈公使勇士將殺趙盾入其門則無
人焉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窺之方食魚飧孔疏云
從夕食言人且則食飯夕則食飧鄭箋云飧讀如魚
飧之飧鄭吉答張逸云禮飧饗大多非可素不可與
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毛傳熟食即魚飧鄭徒爲異
鄭亦有誤不止于是毛傳即非言飧盛禮飧牽乃生
牢毛曰熟食正得夕食本義所謂飧盛禮亦以充夕
食爾飧饗魚飧初無二義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
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
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
直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誰之禾號

是詩言去之而適樂土則怨君可知也言碩鼠無食
我黍則君貪而重斂之狀可覩也碩大也大鼠謂君
也貫慣也重斂蓋三歲矣民積怨曰三歲重斂而民
輒從之致其習慣而不已又莫肯顧念我于是斷棄
曰誓將去女適彼樂土逝誓字之訛歟適樂土則得
所矣德者施德于我也莫肯施德于我也適樂國而
得其直則居是國爲不得其直矣益以明重斂之非
理勞者閔其勞而勞之又莫肯勞我也誓將去女而
適樂郊誰復永號于女之士乎永長也不勝其苦而

慈湖詩傳卷七

三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長號也毛詩序曰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
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若大鼠也據此末章則勞
當如字有音去聲者乃後世欲別其義故特轉爲去
聲其實古不轉音一字自有二義文勢自明

慈湖詩傳卷八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唐

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
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
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
蹶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怙無已太康
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邁力制切

按原本三字脫

說文以邁爲聲許慎讀邁如厲孔

慈湖詩傳卷八

一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臧格虎賦都邑百姓莫不于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

魏文帝述征賦邁與歲叶程曉贈傅休奕詩三光飛

景玉衡代邁龍集甲子四時成歲皇甫謐釋勸邁與

際與會叶蹶居衛反

釋蟲云蟋蟀蜚

按原本三字脫

郭云

今趨織也一名蜻蛚楚人謂之王孫毛傳曰聿遂除
去也陸德明以除居爲去聲殆不必也凡詩叶韻不
必平側同蟋蟀在堂矣歲其暮矣役車亦休矣今我
乃慘慘不樂日月除去歲事更新愈無休暇之時何
爲乎不從容自樂又告之曰徂無已太康樂足矣謂

無過於樂足矣又思其本職之所居者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瞿瞿然憂懼終歲乎瞿瞿驚視之狀爾雅謂瞿瞿休休儉也爾雅徒因詩說言儉不詳觀熟思其情旨遠謂之儉殊不可者爾雅疏謬多矣此釋不可用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亦謂之儉乎東方未明狂夫瞿瞿亦謂之儉乎蟋蟀乃晉國之士相警切之詩而序謂之刺晉僖公誤矣平觀本詩情狀昭然先儒倡說既誤後儒因之爲序千載之下牢不可拔嗚呼孟子於武成猶不盡信而後世

惟衛宏之序是從亦異乎孟子矣遂至於反以序病詩三章三言良士若諷晉君何得每以良士爲辭擬人必於其倫人情之常也邁往也既思其居又思其外周思內外足矣好樂惟不可荒豈有良士而蹶蹶然急不少舒徐乎怕過也泊泊而過也思其所可憂足矣何爲乎終歲不樂好樂惟無荒足矣良士休休其心常樂無憂無懼休休正言瞿瞿蹶蹶反言作詩協韻初無定式意所欲言則言其淺陋之士始拘孔叢子載孔子曰吾於蟋蟀見唐堯儉德之大矣故詩

序曰刺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唐叔虞初封侯故曰唐而先儒以後稱晉故疑而爲說因附會孔子之言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妻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杻子有庭內弗洒弗埽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陸璣草木疏云許慎讀栲曰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

楚辭傳卷八

三四棚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栲山栲疏亦云許慎讀栲曰糗杻女九反洒所懈反考補音考去九切

按原本四字脫

說文以巧爲聲又曰

万音糗范蠡曰上帝不考時變是守易林困之巽皇考與飲酒叶萃之井考與曰叶邊讓章華賦考與肘

叶保補音補苟切漢房中歌加被寵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韓愈路常侍墓銘保與咎叶 甚矣夫率然

輿論之暗合乎道也夫他人有入室之狀爲國者宜憂宜懼而是詩乃使之曳其衣裳馳其車馬考其鐘鼓日鼓瑟者何也堯舜曰欽哉禹曰克艱皋陶曰兢兢

競然而堯舜垂衣而治帝庸作歌則堯舜禹之憂非
憂悴無聊之憂也今晉君直憂悴無聊爾豈能治國
家故有宛其死矣之漸有他人入室之證永日猶終
日也且得永長一日之樂也孔疏曰永日人而無事
則長日難度若飲食作樂則可以永日是詩謬甚學
者惜寸陰學者百年如一日千古如一日奚永日之
難度學不爲己溺心文字故其陋至是毛詩序曰山
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庭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將

慈湖詩傳卷八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也於君言刺大悖餘得之觀是詩當得其意非謂果
使晉君終日喜樂不憂思也國危如此奚可一日忘
其憂但不可憂悴無聊爾如以辭而已矣豈不誤人
國乎孟子曰說詩不以辭害志爾雅釋木云蔭莖郭
云今之刺榆疏引是詩爲證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
似皮及木理異耳釋木云栲山栲郭云栲似栲色小
白亦類漆樹疏引陸璣疏云山栲與下田栲略無異
葉似差狹耳此爲栲者似誤也栲葉如櫟木皮厚數

寸可爲車輻或謂栲櫟許慎正以栲讀爲糗今人言栲失其聲耳釋木云柎櫨郭云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網關西呼柎子一名土榘陸璣疏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華如棟而細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櫨材可爲弓弩幹也毛傳婁亦曳也偷樂也鄭箋云保居也毛傳洒灑也考擊也孔疏云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

楚湖詩傳卷八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樂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鑿子落反襮字林方沃反沃補音鬱緝切其葉沃若徐邈讀六轡沃若沈重讀郭璞沃民讚爰有大野厥

號曰沃鳳羽是吞靈膏是酌劉向新序夏民之歌沃與樂字躄字叶易林震之屯曰揚水潛鑿使石潔白衣素表朱遊戲臯沃得君所願心志娛樂正用此詩

白僕各切鵠補音居號切

按原本三字脫

漢地理志鵠澤孟

康音告呂氏春秋鵠乎其羞用志慮也高誘音浩

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見於水中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爾雅釋器云黼領謂之褊郊特牲云黼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鄭箋云丹朱爲純也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毛傳曰鵠曲沃邑也說文曰水生厓石閒曰鄰鄰考工記曰五色備謂之繡白與黑謂之黼故鄭箋云繡當爲綃毛傳曰褊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孔疏云繡是刺之故繡爲刺名繡刺以爲黼孫炎注爾雅云繡刺黼文以褊領是取毛繡黼爲義曲沃欲并晉已有命令施行聞而不敢告人懼禍及己也毛詩序曰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君言刺大悖也分國封沃非禮也國人將叛昭公無德政也沃謀并晉大悖也是詩悼晉之昏惡沃之悖明民心之無常有國者不可以不懼也揚之水說見王鄭二揚之水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

且椒聊之實蕃衍盈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
條且

是詩憂昭公也知彼沃之盛強昭公將爲所并憂而
作是詩也曰彼其之子彼曲沃也其情主晉也遠條
且之餘有不言之憂而毛詩序曰刺晉昭公也失本
情矣大悖也序又曰君子見沃之盛強能修其政知
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政者正也沃悖矣何
政之有毛傳曰椒聊椒也孔疏引陸璣疏曰聊語助
也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

蘇州詩傳卷八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深八分本草同呂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巢氏
爲量輔耳三寸其實一升夫其外三寸其中小矣毛
傳曰兩手曰匊鄭氏箋云椒性芬香而少實今一球
之實蕃衍盈升鄭意謂一團云爾一團如球球者卷
曲若圓之勢椒聚生成球詩云有球棘棘蓋勢微卷
椒實成聚有球狀古升至小去匊太遠殆周衰古量
寢墮而寢大歟無朋匹言曲沃事勢碩大無與爲竝
也常情言多過實率類此遠條言雖遠條亦蕃盛也
凡枝條之遠者多不蕃盛此言遠條亦盛喻沃之盛

大若是也篤厚也言桓叔施德篤厚也而諸儒獨謂
喻沃子孫之盛不盡本詩之情椒聊喻沃勢盛大凡
百盡舉之矣非止喻子孫曰碩大曰篤義不止於子
孫之蕃矣且語助也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
此良人何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
兮子兮如此邂逅何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
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芻補音側九反轉爲平聲則側鳩切韓愈鷲驥詩力

慈湖詩傳 卷八

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苦易制價微力易酬渴飲一斗水饑食一束芻補

音側九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棫韻補亦從平聲讀引韓愈此詩

作初尤切隅補音語口切轉爲平聲則魚侯切易林

侯伺山隅與爨叶家在海隅與流叶揚雄反離騷或

鼻祖於汾隅與侯叶補音語口切無據當從平聲按吳

棫韻補隅作魚侯切引梁鴻詩隅與休叶亦從平聲讀者據此

則補音與韻補亦微有異同抑必欲以芻隅協逅字

耶者補音掌與切史記秦瑯琊刻石無不臣者索隱

音渚楚辭九歌騫芳洲兮杜若將以遺乎遠者時不

可以聚得聊逍遙兮容與王衷九懷天門兮地戶孰
出乎賢者無正道兮溷側懷德兮何覩司馬相如賦
鼓巖籟縱獵者江河爲陸泰山爲櫓易林離之剝曰
從喬彭祖西過王母道里夷易無敢難者韓愈元和
聖德詩并包畜養無異細鉅億載萬年敢有違者柳
宗元牛賦或穿絨滕或實豆俎由是觀之物無踰者
薪楚略同漢廣云翹翹錯薪言刈其楚楚薪之整
者說文謂刈草爲芻綯纏束薪芻於野莫夜而歸
見三星在天焉言其著明者不必指心指參也在隅

燕湖詩傳卷八

九四明叢書

一詩圖刊本

謂在天之旁角在戶謂人在室中見三星當戶今
夕何夕見此良人此男奔女見此粲者此女奔男見
此邂逅乃適相邂逅而苟合者非初有定意也妻謂
夫爲良人粲者美女之稱不必三女而後爲粲今夕
何夕驚喜之辭也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以無素具
無以延之而以告人也亂世淫奔以爲常故明以告
人三章指事不同知非淫者所自作詩人敘其惡而
刺之如桑中溱洧也而毛詩序言綯繆刺晉亂也國
亂而昏姻不得其時焉蓋毛傳謂三星爲參三星在

天可以嫁娶鄭箋又謂心星毛公亦多差誤穿鑿不可盡信廣漢張氏亦曰若謂婚姻則不得稱邂逅

有杖之杜其葉滑滑獨行踽踽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有杖之杜其葉菁菁獨行叢叢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伙焉

叢音瓊本作梵又作梵姓補音桑經切

按原本三字脫

說文

姓以生得聲左氏傳公孫生亦作姓古鍾鼎姓作生漢童謠游平賣印

按原本訛作印

自有平不避高賢及大姓

慈湖詩傳

卷八

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釋木云杜甘棠又云杜赤棠然今四明山之東四

地名曰杜其地杜花白以是得名然則曰杜曰棠通

稱歟爾雅亦多差誤杖盛也其葉滑滑菁菁獨行於道者踽踽叢叢

按原本二字脫

無依無親不如杜枝葉相比

之盛豈無他人不如同父之兄弟相親相比之爲美也嗟行道之人胡不比焉意謂非親故不相比也人無兄弟胡不相伙助意謂非兄弟故不相伙助明惟親屬乃相親相助毛詩序曰杖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爾

羔裘豹祛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羔裘豹裘
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鄭箋云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袖口曰祛鄭風
羔裘豹飾又云邦之司直則知羔裘豹飾其袖卿大
夫之服也自我爲我人爲人居居然無相親愛之
意居居有倨之意居止也居居蓋嚴冷不相親之狀
豈無他人可事維子之故故舊也其自乃祖乃父以
來相依承之久而不忍輕去之歟究極也究究言其
人我截然之極也言嚴冷無以復加也好舊好也是

翠湖詩傳 卷八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詩其家臣所作歟毛詩序謂晉人刺其在位不卹其
民本詩辭情不然

肅肅鴝羽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能藝稷黍父母何怙
悠悠蒼天曷其有所肅肅鴝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
能藝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肅肅鴝行集
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藝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
其有常

毛詩序曰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
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此詩也是詩惟憂念父

母爾初無刺時之情毛傳曰肅肅鵠羽聲也集止苞

檳榔籽鵠性不樹止爾雅釋言云苞檳郭云今人呼

物叢緻者為檳按原木緻字脫今補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齊人

名曰檳釋木云榔籽郭云柞也陸璣疏曰今作櫟也

其子為阜或言阜斗其殼為汁可以染阜孔疏曰鵠

鳥連蹄性不樹止樹止則為苦毛傳曰鹽不攻緻也

怙恃也鄭箋云蓺樹也孔疏云鹽與鹽字異義同毛

傳曰行翮也疏云以鳥翮之毛有行列也曲禮曰稷

曰明粢郭璞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粢釋草云粢赤苗

菘湖詩傳卷八

十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苞白苗郭璞注云赤苗今之赤粢粟白苗今之白粢

粟皆好穀靡鹽者不鹽壞王事不蠱壞以勤勞故也

故世以靡鹽為勤勞無暇之稱惟勤勞無暇故不及

種菽黍稷稻粱今俗語云不能得菽稷黍既不及菽

黍稷則父母何所恃以為食嘗猶食也箋云曷何也

何時我得其所哉至于極則止矣曷有其極言無極

則勞役無已常平常也曷時復常也周平王常使虢

公將兵伐曲沃莊伯桓王又使虢仲伐曲沃其以晉

迫于王畿故王命行焉而有王事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豈曰無衣六兮
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
飲食之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
好之曷飲食之

杕杜有華焉況生道左人所遊觀喻晉居五達之地
武公始并晉國禮士方急故四方士君子悅之噬肯
適我噬決然之意噬物必決之故曰噬歟決然欲來

楚湖詩傳卷八

十三國明藏書
約圖刊本

仕於晉國武公中心好之曰何以飲食之曷何也好
士之情如此故詩人美之述之而毛詩序曰刺晉武
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者蓋
以生於道左疑其特生孤立之狀故起斯義而二章
辭情大體不然殊覺有美之意毛傳亦初無寡特
之意亦有美意惟衛宏起序說蓋宏不思華生道
左人必遊觀之情武公滅晉則罪矣而得士心此以
臣美君正也武公并晉二年而卒其勤勞禮士之心
宜未遽衰序差謬若此類多矣不可盡信道周周繞

回曲處也又周行亦道路之別名

葛生蒙楚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葛生蒙棘藪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婦人嫁而從夫所託者夫而已如葛生蒙楚必託楚而生如藪蔓于野必託野而生無楚葛何依無野蔓何託楚薪也陸璣疏曰藪似栝樓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薊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今四明亦有

慈湖詩傳卷八

十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之謂之老烏服藤有二種有其子白者鄭箋謂所美謂君子也予之美者今亡此矣言其夫亡也亡其所依託故以葛藪爲喻亡夫則獨處矣誰與處乎言無人以伴其幽獨也息休息也夫亡則獨息爾誰與伴休息乎夫亡則獨寢以達旦矣誰與伴寂冷乎誰與獨息誰與獨且皆憂思其夫之情也必曰獨者寡婦義當守獨故每以獨爲言夏之日冬之夜毛傳曰長也鄭箋云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居墳墓也又云室猶冢壙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謂終當

同穴耐葬也陳風防有鵲巢云誰侑予美此予美指其君也蓋謂予所美愛者吾君也誰爲讒言以侑誑吾君聊以彼通此則此予美謂夫也詩序曰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夫本詩婦思其夫也衛宏不知夫婦之道正大故外推其說以及於君焉既失詩人之情又失先聖之旨

采芴采芴首陽之嶺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苦采苦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采芴采芴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蘇湖詩傳卷八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嶺補音典因切說文以顛得聲集韻顛典音切王褒洞簫賦嶺與根叶易林比之解曰耕石山嶺費種家貧隨之明夷曰日在阜嶺鄉昧爲昏小人成羣信補音斯人切爲如字下同詩音封 毛傳曰芴大苦也釋文曰卽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名也釋草云藟大苦郭璞注云今甘草也據毛傳則芴字之訛歟凡詩音存字訛者多毛詩序言獻公好聽讒言夫讒言必

爲可采之狀無可采之狀則何以動其君讒言不一以利欲誘其君則似藟之甘以禍患懼其君則似苦既以甘誘之又以苦恐之則君無不從其終將痛攻善良其厲虐似葑之辛葑芥也其生于山者尤辛辣今俚語言人之嚴厲曰辣首陽山在河東之蒲坂縣南詩人卽其所見以入詠山有人君尊高之象曰巔曰下曰東亦兼寓意乎讒言不離君之前後左右必隨依君意而入之歟詩人忠告曰讒言誠有甘苦可采之狀苟亦無據信舍之舍之施之也然是也苟不以爲是而舍之則人之爲讒言者亦何所得焉無所得則止矣茯苓雖生山中而深必掘地深入乃可取此言采則非也况苦與葑皆菜則苓者藟亦菜也故從毛傳

慈湖詩傳卷九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秦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阪有漆隕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臺阪有桑隕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是詩士樂秦國之盛說秦君之優禮願仕其國而不
去之也而毛詩序曰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
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失詩人之情矣鄰鄰言車之多

慈湖詩傳卷九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若居室之比鄰白顛毛傳曰的類也寺人內小臣也
君子謂秦君也士自他國而至秦未見秦君則有寺
人司傳報之事使寺人傳告焉令使也爾雅釋地云
下濕曰隕又云陂者曰阪郭璞云陂陀不平陂即坡
字小雅正月云瞻彼阪田坂上有漆木隕中有栗木
漆可以爲器用栗可以充邊實桑可以蠶楊可以矢
釋木云楊蒲柳郭云可以爲箭左傳所謂董澤之蒲
車如此盛馬如此美漆栗桑楊咸可食用樂秦之盛
姑舉其大既見秦君燕禮相好並坐鼓瑟情親禮優

若朋友然故士樂爲之臣曰今者不於此樂焉止焉
苟逝往他國必其耄老而已矣不復有過於秦者矣
不復得志老且死亡矣釋樂云大瑟謂之灑郭云長
八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七絃世本曰庖犧作五
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
禮書圖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
其常用者十九絃其餘四絃謂之番番贏也頌瑟長
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樂記云清
廟之瑟朱絃而疏越越瑟底孔也簧釋見王風君子

慈湖詩傳卷九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陽陽周易離卦云大耋之嗟

駟鐵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奉時辰牡辰
牡孔碩公曰左之舍拔則獲遊于北園四馬旣閑輶車
鸞鑣載檢歌獠

碩補音常約切大也禮記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
惡莫知其苗之碩太玄斷首我心孔碩乃後有鑠說
文以石得聲漢石顯傳民歌曰牢耶石耶五鹿客耶
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拔蒲末反輶由九反又音由
毛詩序曰駟鐵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圍之

樂公得士民之歡心而後有是詩也而序不及之毛傳曰鐵驪阜大也孔甚也阜壯盛也孔疏云檀弓云夏后氏尙黑色鐵者言其色黑如鐵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內轡納之於臄故在手者惟六轡爾公之媚子當是公之子媚者美稱也毛傳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鄭箋云奉時辰牡者謂處人也孔疏云虞人奉是時節之牡獸謂驅以待公射之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冬獻狼以下皆天官獸人文鄭箋云拔括也毛傳曰閑習也輜輕也獫狁猶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猶今從釋文作歇猶爾雅狗屬長喙獫短喙歇猶鄭箋云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疏云鸞和所在經無正文經解注引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又大戴禮保傅篇文與韓詩說同故鄭依用之蓼蕭傳曰在軾曰和在鑣曰鸞箋不易之異義戴禮載毛氏二說謹案六經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亦不較商頌烈祖箋云鸞在鑣以無明文且殷周或異故鄭爲兩解朱曰

田事已畢故遊於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
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廣韻云鑣馬銜

小戎倭收五檠梁駟游環脅驅陰鞞盜續文茵暢轂駕
我騏驎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四牡
孔阜六轡在手騏驎是中駟驪是驂龍盾之合盜以贖
駟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倭駟孔
羣公矛鏦鏦蒙伐有苑虎韞鏤膺交鞞二弓竹閉緄滕
言念君子載寢載與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驅補音周官驅逆之車蕭該漢書言義驅駟皆居懼

蘇湖詩傳卷九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班固東都賦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霆激驍騎
電驚蔡邕釋誨驅與數與路叶嵇康賦驅與赴叶黃
香九官賦驅與御叶簡謂輕懼切鞞音尹鏦音沃鼻
之樹反 是詩婦人閱其君子之從戎閱而思之因
敘車馬之詳不以敗聞故其辭平衛安不熟觀本詩
情旨旁求外說贅矣曰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
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
人能閱其君子焉惟此閱其君子爲得其情夫婦至
情奚勞勉強而宏曰能亦非也夫婦正情天地大義

人皆有是正情而自不知其與天地爲一此固非宏
之所知也故雜推外說滋惑人心毛傳曰小戎兵車
也淺淺收軫也五五束也檠歷錄也梁軫軾上句衡
也一軾五束束有歷錄鄭箋云此羣臣之兵車故曰
小戎孔疏云淺淺釋言文收軾者相傳爲然軾者車
之前後兩端之橫木也蓋以軾所以收斂所載故名
收焉軾者輶也五檠梁軾以皮革五處束之因以爲
文章歷錄然輶從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之上而嚮
下句之如屋梁之隆起輶卽軾故曰梁軾而孔疏謂

燕湖雜傳卷九

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衡則橫居軾下如屋之梁非也今屋有衡平橫其前
惟梁隆起此曰梁軾不曰梁衡孔疏之差於是益明
五束施于如屋梁隆起曲處防木理之斷折也故曰
五檠梁軾毛傳曰游環鞞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
也裔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陰揜軌也鞞所以引也
盜白金也續續鞞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駢駢
文也左足白曰鼻孔疏云兵車言淺軾長轂者對大
車平地載任之車爲淺爲長也考工記云輿人爲車
輪崇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註云

兵車之隧四尺四寸鄭司農云隧謂車輿深也則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唯深四尺四寸也車人

云大車牝服

案原本牝誤作牡

二柯有參分柯之二則大車

從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輪崇六尺有六寸棹其漆內而中誦之以爲之轂長註云六尺六寸之輪漆內六尺四寸是爲轂長三尺二寸考工記又說車人爲車柯長三尺轂長半柯是大車之轂長尺半也兵車之轂比之爲長鄭司農云斧柯因爲度鄭箋云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駮之外轡以禁其出脅

慈湖詩傳卷九

六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駮之入揜軌在軾前垂鞞上蓋續白金飾續鞞之環孔疏云游環者以環貫鞞游在背上故謂之鞞環也貫兩駮馬之外轡引轡爲環所束駮馬欲出此環牽之故所以禦出也定本作鞞環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下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駮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軌者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故云揜軌也鞞者以皮爲之繫于陰板之上令駮馬引之何以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

容二服而已駮馬頭不啻衡別爲二鞞以引車故云

案原本故云二字脫

哀二年左傳稱郵無郵說己之御云兩鞞

將絕吾能止之是橫軌之前別有駮馬二鞞也釋器

云白金謂之銀盞非白金之名謂銷此白金以沃灌

鞞環今俗以錫盞鐵爲飾錫亦白亦金類未必皆銀

也劉熙釋名云盞沃也續續鞞端也文茵虎豹皮之

屬馬之雜色有文者名騏詳釋見曹風鳩鳴易震爲

鼻足釋畜云馬後右足白驥左足白鼻釋畜又云膝

上皆白惟鼻郭璞曰馬膝上皆白惟鼻後左腳白者

蘇湖詩傳卷九

七

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直名鼻地理志云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屋

秦戎之郊多板屋歟念君子從戎今在板屋思君子

溫和如玉而今遠役亂我心曲心之深曲處也六轡

釋見駟鐵毛傳曰黃馬黑喙曰駟箋云赤身黑鬣曰

駟中中服驂兩駢也孔疏曰若身鬣俱赤則爲駢馬

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駢爾雅

云白馬黑喙曰駟郭璞曰今之淺黃色者爲駟馬說

文云黃馬黑喙曰駟驪鐵也色黑如鐵駟鐵毛傳曰

鐵驪毛傳曰龍眉畫龍其眉也合合而載之孔疏云

盾以木爲之軛驂內轡也箋云軛之釧以白金爲飾也軛繫于軾前孔疏云驂馬內轡之末鍍金以爲釧軛之於軾前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是轡當繫之驂馬內轡不須牽挽故知納驂內轡繫于軾前毛傳謂在敵邑未必然邑者君子所居之邑也婦人雖因君子遠役而思其未從戎而在邑之時溫溫然和也思念之及此方今以何爲期言何日可歸也胡然者言胡爲若是也言何故而興戎也我念之焉念其君子也毛傳曰倭駟四介馬也孔甚也公三隅

矛也鏞鏞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箋云倭淺也謂以薄金爲介之札介甲也甚羣者言和調蒙龐也討雜也書雜羽之文於伐故曰蒙伐方言云盾關東或謂之敝毛傳曰虎虎皮也鞞弓室也膺馬帶也交鞞交二弓於鞞中也閉緹緹繩膝約箋云鏤膺有刻金飾也孔疏云以竹爲閉置於弓隈然後以繩約之倭駟是用淺薄之金以爲四馬之甲成二年左傳說齊侯與晉戰云不介馬而馳之是戰馬皆被甲也公矛三隅矛刃有三角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鏞後其

勿進矛戟者前其鎛是予之下端當有鎛也彼註云銳底曰鎛平底曰鎛夏官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以待軍事註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襄十年左傳說狄虜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膺胸也鏤膺是馬帶若今之鏤胸春官巾車說五路之飾皆有樊纒註謂今馬大帶也彼謂在腹之帶與膺異也然膺亦近腹矣既夕記說明器之弓云有鞬註云鞬弓檠也弛則縛之於弓裏備

慈湖詩傳卷九

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緝滕然則一名鞬也考工記弓人註云繼弓鞬也詩言金路皆云鈎膺婦人思念其夫遠行或寢或興勞動道途又思其德性厭厭靜善其德音又秩秩皆善秩秩猶每每不一也愛而念之故思及此毛傳曰厭厭安靜也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遡洄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淒淒白露未晞所謂伊人在水之湄遡洄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央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洄

從之道阻且右邈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爾雅釋草云蒹蘆葦郭云蒹似葎而細高數尺陸
璣云蒹水草也可食牛葎可以爲薪爲薄夫蒹葎易
生之草彌望無際蒼蒼其盛及白露凝焉而爲霜則
所謂蒼蒼者黃而衰矣喻秦國雖盛有以害其盛矣
所謂伊人以道德自重不肯自至秦不得斯人而用
之實爲疵其所以不能致伊人者有小人在側歟德
禮之未至歟雖盛而衰必有以害之歟毛傳衛序雖
穿鑿無取然咸以禮爲言序刺襄公未能用周禮得

楚辭詩傳

卷九

十一西明叢書

約園刊本

非古說譏秦不能以禮致賢歟古說久而浸失故毛
傳穿鑿歟然考本詩白露爲霜未稀未已之意殆有
失德小人在側故賢者不肯至歟逆流而上曰邈沿
流洄曲行陸以從之而道阻且長游者游於水中而
從之而伊人在水中央凡是皆形容伊人不肯自至
之意躋升也升則勞而難右亦言回曲之意滬者水
涯微曲如眉歟涘者水之涯涘方舟以濟之地歟坻
小渚沚亦同亦猶中央淒淒者衰之初采采者人采
取之多又白露未已霜露摧之其衰甚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終南何有有岷有堂君子至止敝衣繡裳佩玉將將壽考不忘

裘補音渠之切易林剝之異曰蔡侯兩裘久苦流離大過之困曰送我貂裘與福載來來陵之切說文以求得聲曹大家東征賦貴賤貧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時兮古求亦渠之切岷音起或作紀 秦君至周之終南終南之人感秦君之德愛而說之作是詩也周人作之秦人歌之得是詩於秦歟攷之史則

慈湖詩傳卷九

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周平王避犬戎之難東遷洛邑秦襄公以兵送至洛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道侵奪我岐之地秦能攻逐戎卽有其地終南之人感襄公既力戰以救周又以兵送護平王東遷念無以報之曰終南何有不過有條爾有梅爾言無以報之無以贈之也君子謂秦君也秦君錦衣狐裘顏如渥丹歎曰其君也哉美其儀容之盛眞國君也古已字岷岷者殆山之雙巖似岷岷按岷字從隹靈恩集註爾雅云畢堂牆李巡曰屋似堂牆曰畢終南何有有岷爾有堂爾

尤言其無所有無以贈秦君也壽考祝秦君之壽也
不忘不忘秦君之德也毛傳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
也地理志稱扶風武功縣東有大山古文以爲終南
昭四年左傳曰荆山中南九州之險是一名中南也
毛傳曰條栢梅栢也釋木云栢山榎郭璞云今山楸
也陸璣疏云栢今山椒也亦如下田楸爾皮葉白色
亦白材理好能溼可爲棺木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
衣以裼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
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鄭箋云渥丹赤而澤也

燕海記傳 卷九

十二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俗曰紅潤考工記績人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
之繡黻衣衣裳之總稱書言十二章黻居其末舉黻
則餘包之矣故孔子曰禹致美乎黻冕亦以黻爲衣
裳之總稱天子與諸侯服章雖不同而皆有黻此又
曰繡裳者欲明備五色之美毛詩序曰終南戒襄公
也能取周地始爲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
以戒勸之本詩無戒勸之意毛衞穿繫襄公雖受逐
戎有地之誓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至于文公始能
取其地而衞序曰能取周地非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
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
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
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
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詩序曰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
作是詩也本詩初無刺穆公之意案史記殉者百七

燕湖詩傳卷九

十三四明坡書

約園刊本

十人未必皆穆公命之使殉已也殆穆公惠愛入人
之深戎狄之俗以從死爲常耳是詩哀三良而已矣
哀三良正心也道心也故孔子取焉若是詩以殉葬
爲善孔子將刪去之交交其飛相交也交交桑扈亦
然孔疏曰止于棘得其所今良臣從死是不得其所
朱曰以所見起興也盡殺曰殲言殺良人之多也百
夫之防言其智勇足以護防百夫百夫之禦言其忠
勇足以當百人之敵可禦百夫也

歎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

我實多山有苞櫟隰有六駁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
如何忘我實多山有苞棣隰有樹槩未見君子憂心如
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櫟盧狄反補音歷各切說文以樂得聲左氏傳在櫟
釋文書灼切輔櫟力各切漢書都櫟陽蘇林音藥簡
觀風與林棣與槩不叶此則亦不必叶 毛詩序曰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毛傳曰
馱疾飛貌晨風鷗也釋鳥云晨風鷗毛傳曰先君招
賢人賢人往之馱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程曰林木
茂盛則飛鳥所集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未見君子
思見君子以未得爲憂憂思之中有敬心焉不敢忽
易也故曰欽欽如何如何而今乃不然矣今忘我實
多異乎昔者雖不敢明指而隱然念其先君之意可
見矣憂心欽欽已上皆指先君叢生曰苞秦人謂柞
櫟爲櫟孫炎曰櫟實椽也今俗曰椽斗子味如栗毛
傳謂駁如馬倨牙食虎豹諸儒說皆不安下章云山
有苞棣隰有樹槩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爾雅
釋木云駁赤李子赤安知此六駁非赤駁之訛乎詩

中字訛者亦多釋木云常棣子如櫻桃可食棣一名羅郭云今楊棣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陸璣云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一名鹿梨一名鼠梨夫櫟駁棣棣皆果實可食喻秦國人材皆可用昔先君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醉思見賢者其切如此如何如何而今不然也忘我舊臣蓋亦甚矣故曰忘我實多是詩與櫟輿相類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蘇湖詩傳卷九

十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案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玉佩

毛詩序曰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爲太子贈送文公於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思而作是詩也熟詳詩辭殆非追思而作者毛傳曰母之昆弟曰舅爾雅釋親

云母之昆弟爲舅鄭箋云渭水名也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疏云雍在渭南水北曰陽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毛傳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瓊瑰石而次玉董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外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曰乘黃四馬皆黃也孔疏云佩玉唯天子用純諸侯則玉石雜故知瓊瑰是美石次玉太子奉公命而送舅所贈公贈之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楚辭詩解卷九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按此篇承樂大典缺卷

陳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兮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鸞羽坎其擊缶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翻

子者陳君也狡童維子之故鸞裳子惠思我山有樞子有衣裳皆指君也毛傳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洵信也爾雅釋邱云宛中宛丘陳君雖遊蕩而

慈惠於人有情今俗語亦有此此曰信於人有情但無望爾望謂譽望謂不爲人所觀仰坎擊之聲也羽籥一也舞者所持以翳身亦以指麾無冬無夏值遇其舞也缶瓦器擊之爲樂今亦有之毛詩序曰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史記無所考鄭箋亦云子者幽公也毛傳曰子大夫也于此益驗衛宏作序與毛異義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子仲之子婆娑其下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穀旦于逝越以澠邁視爾如政貽我握椒

楚湖詩傳

卷九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爾雅釋木云榆白枌邢疏云榆之皮色白者名枌郭璞云枌榆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然皮白亦有無莢者榆有十種葉皆相似惟皮色白者名枌釋木云栩子郭云柞樹邢疏云栩一名杼詩唐風云集于苞栩陸璣疏云今柞櫟也其子爲阜或言阜斗其殼爲汁可以染阜或言杼斗釋訓云婆娑舞也蓋舞之容也釋詁云穀善也差擇也穀旦猶俗云好天氣晴和之旦也男子出而擇女南方原氏之女不績其麻而舞

於市春秋莊二十七年季友如陳葬原仲則陳有原
氏子仲皆其著者逝往也越於也邁行也鄭箋云駸
總也欲男女合行於其所期會之處乎毛傳曰苳苳
芣也釋草云苳苳郭璞云今荆葵也似葵紫色謝
氏云小草多華少葉又翹起陸璣云苳苳一名荆葵
似蕪菁紫綠色可食微苦鄭箋云男女交會而相悅
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苳苳之華女遺我一握之椒
交情好也椒芬香之物商頌稱駸假無言駸亦總也
毛詩序曰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
取妻必宋之子

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蔡邕詩傳 卷九

十八 四明叢書
物園刊本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豈其食魚必
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
取妻必宋之子
毛詩序曰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
誘掖其君也毛傳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
從容盤桓也言雖至貧陋之所亦可從容自樂也泌
之水洋洋自樂雖飢不足食亦有可樂者焉齊姜姓
宋子姓當是陳嘗請昏於二國二國不從陳君質弱

凡百不振重以請昏齊宋不獲益沮喪無聊故詩人
誘掖之歎詩意言陳國雖小亦足自立自樂奚必娶
於齊宋而後能立能國鄭箋乃以食魚娶妻皆以爲
喻喻君任臣何必聖人亦取其忠孝而已箋說非陳
君惟其懦而無志故作詩以啓之若君有必求聖臣
之志則亦禹湯文武之君也豈得謂之無立志耶史
記僖公無所書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東門之池可
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

燕湖詩傳卷九

十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淑姬可與晤言

毛詩序曰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
女以配君子也疾之爲言甚矣犯矣非詩人之情也
是詩含隱不露詎敢曰疾之耶毛傳曰池城池也鄭
箋云淑姬賢女也孔疏云姬姜婦人之美稱闔門之
內歌笑晤言固足以深入人心思得賢女以配君子
笑歌晤言有以浸潤漸漬成人君之正德故以漚麻
漚紵漚菅爲喻晤者相語相曉諭之謂釋草云白華
野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根下五寸有白粉者

柔韌宜爲索漚尤善紵字本作苧後世績苧如絲之
細故作紵字非古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東門之楊其
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晬晬

毛詩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
迎女猶有不至者也毛傳曰牂牂盛貌言男女失時
不逮秋冬禮曰冬合男女毛傳言秋何也鄭箋云親
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色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
然昏禮行事必用昏昕昏昕陰陽之交男女之義也

蘇湖詩傳卷九

二十四明殿書
約圖刊本

聖王制禮寓義使人知男女之事卽天地之大義易
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巳誰
昔然矣墓門有梅有鴟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
不願顛倒思予

鴟尸驕反訊補音息悴切按原本三字脫釋文又作諱開元

五經文字諱音崇注云詩歌之諱之龍龕手鑑雖醉
切亦引此詩而以訊爲諱以之爲止 墓死所荆棘
惡木斧以斯析之梅味酸人哀則鼻酸鴟惡鳥詳味

辭旨則毛詩序言刺佗情狀著矣序又曰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于萬民焉蓋罪師傅詩辭有欲殺所任邪惡之人之意斧以斯之直欲殺之欲殺所任之人則佗之罪狀亦著矣夫也不良指所任也序謂之師傅國人皆知其不良君豈不知之知之而不已乃任用之誰昔然矣言昔始用之者誰也此亦默譏先君不能去小人使傅佗致此禍也作此歌詩以告之訊告之也予我也予告之而不顧終用不良之夫則禍敗之至也必矣顛倒禍敗之謂也顛倒時

蔡邕傳卷九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則思子之言矣後佗益長惡數往蔡淫果爲三弟及蔡人所共殺補音思子演女切顏師古糾繆正俗曰子當讀如與不當讀如余詩或改侮子將伯助予女轉棄子楚辭目眇眇以愁予何壽天兮在予皆無余音鄭康成曲禮注云余予古今字非也未詳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侑子美心焉切切中唐有雙邛有旨鵲誰侑子美心焉惕惕

毛詩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毛傳曰防邑也邛丘也苕草也侑張誑也鄭箋云旨美也

爾雅釋宮云瓠甌謂之甃郭璞曰甌甌也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孫炎引詩中唐有甃釋草云鶉綬郭璞云小草有雜色似綬歐陽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鶉巢漸積構成之爾若草多矣其華一色讒夫之多通爲一黨似之廟中之唐以甃甃砌今俗以巧言設詐次第而至者謂之排砌此唐甃之喻也鶉草雜色成文讒言排砌甚美足以動人心似之義同貝錦詩人之所美者吾君也故曰誰爲讒言以侑誑吾君乎予心忉忉其憂也惕惕其懼

卷九

三十四明叢書

約圖刊本

也讒言行則小人進君子退國亂且敗矣兩言旨者讒言固令人美聽也唐風葛生亦曰子美則婦以夫爲美此則臣以君爲美宣公有嬖姬生子款欲立之終於殺太子必有讒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月出皓兮佼人憇兮舒懷受兮勞心慍兮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天

紹兮勞心慘兮

毛詩序曰月出刺好色也佼者光之白歟皓者月愈上而光愈盛歟佼佼同美也僚白歟憇清歟熿潔歟

當月出之時而見佼人之儻白人之肌體之白得月而尤白好色者悅之故其窈糾之情舒焉而不可遽得故勞心悄然窈者思之深遠也糾愁結也懞懞也入心之深也王氏曰懞言不安而騷動朱曰天紹糾緊之意 補音云古書靜躁或作蹇史記摻板極索隱音操吳谷朗碑詞名梟豹產勳齊往蹤又以參爲梟二字古蓋通用說文燥愁不安也慘毒也唐韻燥宋老切慘七感切此詩音義皆當作燥變而爲慘者傳寫之訛或二字互用字以慘爲燥開元五經文字

蘇明倫傳九

三十四明教書
林國刊本

書慘爲燥又云憂而不樂也呂曰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佼人之稱雖言美好而非善之也乃詩人之鄙辭序曰刺好色是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毛詩序曰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毛傳曰株林夏氏邑楚殺微舒左傳謂之戮夏南靈公實從南之母淫而曰從夏南者託辭於夏南隱惡也說舍也微舒字子南車已駕則有司請

所之公曰適株林詩人曰匪適株林從夏南爾豈但
詩人國人皆云乘駒易韻爾毛傳言大夫未安雖有
其事詩辭未必及此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
泗滂沱彼澤之陂有蒲與芎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
無爲中心悄悄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大且
儼寤寐無爲轉輾伏枕

菡戶感切菡大感切枕補音知輦切釋名枕檢也所
以檢項也周易險且枕入于坎窞亦以枕韻窞補音

楚辭詩傳卷九

三四四湖黃書

約園刊本

此切未安詩固自有微叶而不切者縱此切叶則宜
占斂切乃今音之微轉若知輦切則差甚矣 是詩

念正人至潔至美知其大患且及憂之痛之至於涕

泗滂沱也攷之于史則泄冶諫靈公君臣淫亂公告

孔寧儀行父二子請殺之公弗禁之時也而毛傳序

曰刺時也言靈公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諸儒遂謂此有美一人爲婦人誤矣攷他詩簡兮西

方美人彼美人兮謂美德之人也靜女美人之貽亦

謂美德不謂其色野有蔓草有美一人亦謂美德之

士孔子嘗詠以稱程子汾沮洳美無度美如英美如玉亦謂大夫况此詩所謂碩大且卷碩大且儼豈女子之容耶漢史謂衛宏作毛詩序屢攷衛序差謬不一蒲與荷生于水中至潔矣君臣俱淫餘從皆靡獨泄冶直諫此固國人之所美所愛也故曰有美一人蓋比德於蒲荷詩人曰美則美矣傷如之何往往或聞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怒將殺之不正言而惟曰傷不敢必也亦愛賢者不忍言殺也然審之其情狀將至于殺故哀痛日夜一無所爲百爲俱廢至于涕泗

蘇湖詩傳卷九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滂沱毛傳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諸儒不易其說而今俗亦曰鼻涕毛傳謂蘭蘭而蘭未嘗生於澤陂故鄭改爲蓮然改字未安豈荷葉亦名爲蘭歟荷葉與華率相間豈以是得名歟荷者芙蕖之總名釋草云荷芙蓉其葉遺其華菡萏其實蓮蘭其遺之異名歟卷者其背豐隆外形卷彎歟碩大卷儼皆言德容歟輾轉亦見關雎

檜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羔裘翼翼狐

我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毛詩序曰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晏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鄭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言如膏有曜則好潔其衣服蓋著矣言豈不爾思則去國之情見矣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博博兮庶見素衣兮我

楚湖詩傳卷九

王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毛詩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庶見二字宛然有刺其不能三年之意禮既祥而縞冠素紕傷時服未終而遽釋曰庶見其素冠猶之可也毛傳曰棘急也欒欒瘠貌哀者急蹙異乎常人之舒徐也庶見棘人之欒欒而不可得也故勞心博博而傷悼之傷風俗之溥而亂亡之將至也詩人與同志者偕行見不能三年者相與傷悲曰且與子同歸乎素韠本常服非喪

服傷彼色服故曰得見其素鞢猶之可也彼色服者
蓋鞢鞞鞞鞞矣如一同志也歎彼俗之不可革曰聊
與子如一而已矣聊猶且也禮皮弁服素鞞太古未
有衣裳唯以皮蔽膝後聖雖制衣裳而不忘本始名
蔽膝曰鞞弁服鞞鞞鞞鞞色玄端鞞鞞如爵頭
色補音結激質切按原本三字脫說文以吉得聲荀子成
相篇治復一修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蘇秦言語
相結天下爲一按原本八字脫揚雄解嘲周罔解結羣鹿爭
逸離爲十二合爲六七皇甫謐釋勸春華發萼夏繁

蘇湖詩傳卷九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古詩青青陵中草傾華晞
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陸機陸抗誅經綸至
道終始自結德與行滿英與言溢

隰有萋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隰有萋楚
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隰有萋楚猗儺其實
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是詩大夫不樂夫君之淫恣而思其未有情慾之時
也而毛詩序曰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其無情慾
者也則微差釋草云萋楚鈹弋名羊桃郭云今羊桃

或曰鬼桃葉似桃葉白子似桃陸璣云今羊桃是也
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丈引蔓於草上蔓楚未長
則蔓不延蔓延有縱慾之象如君長則情慾蔓延不
已首章曰樂子之無知二章曰樂子之無家三章曰
樂子之無室室家夫婦之道樂子未有知時未有室
家時未有情慾之時則知今淫恣詩人之所不樂也
天好也沃沃盛也人心自善之心自神之心卽道故
曰道心雖長而知男女之道生於正情不動私意則
歸妹天地之大義也自無淫慾如天地網緼如水鑑

蕙湖詩傳 卷九

天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中之影象

匪風發兮匪車揭兮願瞻周道中心怛兮匪風飄兮匪
車漂兮願瞻周道中心弔兮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
西歸懷之好音

飄補音匹妙切曹植感節賦遠飄與笑字照字叶漂
匹遙反亨普庚反鬻音尋揭毛詩作偈前漢王吉引
詩作揭 匪風非平常之風也匪車非平常之車也
疾風發發車疾如揭檜國之政急疾如此故詩人之
心怛而驚而思周道之和平也東周無足云矣所思

者西周文武之道故顧瞻西周之道途而益感傷焉
嘽疾車之音也弔哀喪也毛詩序曰匪風思周道也
漑滌也鬻甌也魚亦可甌蒸朱曰誰能烹魚我則願
爲之漑其釜鬻誰將西歸我則願慰之以好音以見
思之之甚言有能興周道者是則己將歸之也程曰
亂極思治人情所然風者天之動以興上政車者人
所爲以興民俗天氣順則風時上德修則政舉法制
備則車成政教衰則民僻故以興上下焉

按朱曰以下原本缺

今補入

慈湖詩傳卷十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曹

蚺蚺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蚺蚺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蚺蚺掘閱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爾雅釋蟲云蚺蚺渠略郭云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毛詩序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夫國之存亡治亂由所任之賢否今曹君任羣小

慈湖詩傳

卷十

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小人以類而進如蚺蚺之多又君臣昏愚無所用其心惟奢潔其衣服浮游度日不知亂亡之將至如蚺蚺勃生暮死其卑汙不足比數亦如蚺蚺微蟲生於糞土而衣裳侈潔亦如蚺蚺之有羽蓋曰羣小之衣服特如蚺蚺羽耳楚楚猶濟濟也采采采色之備也掘閱者蚺蚺掘糞土而出觀陽明闕有觀觀之義喻羣小識見卑汙之甚也羣小方蚺蚺自喜而事君者心憂焉憂國之亂亡也於我歸處者亦猶素冠之詩言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蓋詩人與同志者借

行途中遇衣裳楚楚者因動心憂懼輟行而歸曰歸於我室而處息乎歸於我室而說此話乎惟同志故相親也而毛詩序總曰刺奢也不盡事情又曰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皆贅說豈以國小而迫如蜉蝣之穴乎湯以七十里朝諸侯有天下何患乎小

彼候人兮何戈與祓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鷦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維鷦在梁不濡其味彼其之子不遂其媾蒼兮蔚兮南山朝濟婉兮變兮季女斯飢

是詩傷賢人失所羣小得志至於淫縱而棄薄其正室也夏官序云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六人徒百有二十人其職云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及歸送之於境諸侯之禮降無上士小國始下士爲長所謂荷戈與祓之候人其徒耳考工記廬人云戈秘長六尺有六寸祓長尋有四尺說文云祓爰也玉藻云一命緼芾勳珩再命赤芾蔥珩芾韠也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彼候人兮意指賢者而荷戈與祓迎送賓客於道路彼其之子意指小人乃服

赤芾者三百人雖大國無是也其寵用小人蕩然無
度一至於此鵜鵠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囊羣
飛入水食魚今也在梁不濡其翼喙長如此而亦不
濡是當食魚而不得食魚喻賢者宜得祿而不得祿
按樓鑰云歐陽氏曰此鵜常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
食今乃逸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
濡其翼喙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
也鵜不當以喻賢者不若歐陽氏之說爲長 彼小

人乃不稱其服小人不宜赤芾而赤芾賢者貧無以
爲食彼小人乃富貴縱肆好色淫恣而棄其婦媾婚

媾也按媾又曰毛氏曰媾孕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世俗

楚湖詩傳卷十

二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常情窮飢則無暇於色厭飫則放逸而好色董曰蒼
集注作媾蔚文也南山朝躋蝦蟇也人莫敢指者乃

陰陽交感不正之氣南山喻在高位朝躋喻淫縱淫

縱按原本脫下淫縱二字今校補者惟其意之所溺固有其妻雖婉

變而自不說者如衛莊姜雖美而不見答蓋不樂靜

正而放於情慾季女者年少之妻以其未嘗相親如

不爲婦也故曰季女不悅之則失所至於斯飢矣按

又曰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誓時工斤樵斧競朝
舉知趨利青其上不念幽居季女飢陳氏曰壯者趨
利於山則弱者餒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
窮於下張陳二說雖未必盡得詩人之意然其說猶

雅馴今爲一麟字一婚字又婉變季女遂生此說然朝陿實非蝮蝮也彼蝮蝮之詩首章曰蝮蝮在東莫之敢指故次章曰朝陿于西崇朝其雨至今朝日在東則虹見於西夕日在西則虹出於東鮮有見於南者且此詩初不言虹而徑以朝陿爲蝮蝮則不可既日季女如有齊季女而曰如不爲婦亦覺費辭若以南山前高位朝陿喻淫縱亦不成詩語宜有以更之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不盡詩情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

慈湖詩傳卷十

四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鳴鳩釋見鵲巢毛傳曰鳴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董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一而不變如結之不解毛傳曰飛在梅也孔疏曰養之長大而飛鳴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本言母常不移也鄭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言此帶弁者刺不稱其服毛傳曰騏騏文也弁皮弁也孔疏云皮弁常服也馬之青黑者謂之騏此謂弁色如騏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綦弁鄭玄云青黑曰綦王肅云赤

黑孔安國云鹿子皮顧命馬本作騏弁云青黑色鄭師馬融故祖其說爾雅釋畜云馬屬猶不言騏其雜色之馬總謂之騏故無定名歟其閒駢白駁黃白驥驪白鶉蒼白騅丹白駮之類則又其專名歟其總稱雜色則曰騏歟毛傳曰騏騏文也雜則成文歟孔安國曰騏文鹿子皮蓋本於先儒謂皮弁用白鹿皮又因毛傳有騏文之義世俗鹿子皮必有文故合而爲其說然古者不用難得之物安知不用白羊之皮乎況先王不殺胎則用鹿子皮非先王之心馬鄭青黑之說蓋以爵弁色如雀頭赤色則異色而相類者其有青黑歟故王肅又意之爲赤黑亦禮飾玄纁之類歟皆無經據今姑從毛傳騏之文義又合爾雅騏無定名之義尙書四人綦弁皆士其以士賤故所服皮弁不得用純白惟可用雜色之皮歟綦騏通用歟士冠禮玄裳黃裳雜裳可也則士用雜色皮弁於義亦通先王制禮大抵上質而下文胡不萬年者詩人思古之淑人君子胡不萬年壽考至今傷今小人用事不一不正而思古使古之淑人君子至於今尙存則

小人不得而進矣毛詩序曰鴈鳩刺不一也在位無
君子用心之不一也 補音萬年禰音切太玄務首
次五無益人也次六利當年也楚辭哀時命生天地
之若過兮忽爛熳而無成願一見陽春之白日兮恐
不終乎永年漢書序傳封禪郊祀登秩百神協律改
五變茲永年 按原本四句脫又西都賦年與麟叶又靈臺詩
年與神叶春秋公子年夫左氏穀梁皆作佞佞平聲
夏侯湛抵疑佞與傾爲韻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

卷之十

六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周京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
寤嘆念彼京師芄芄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伯勞
之

釋草云稂童梁陸璣云禾黍爲穗而不成則疑然謂
之童梁魯語馬餼不過稂莠童幼叢生者曰苞童梁
不實有下民飢虐之象苞稂寒泉浸之尤見無陽和
之氣冽彼下泉虐政似之今田家謂田冷者不善以
陰氣大盛故也故我愾然寤嘆思念周道蕭香草賢
者似之亦失所著可以筮通神明知吉凶知者似之

亦失所士民皆失其所故憂而思明王賢伯兩者和
順所成黍苗得陰雨則如膏毛傳曰邠伯邠侯也鄭
箋云邠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言上膏
明王又有邠伯以勞來之則士民如蒙膏雨之降異
乎下泉之冽矣泉出地下曰下泉毛詩序曰下泉思
治也曹人疾其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
賢伯也

幽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鶩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

燕湖詩傳卷中

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
南畝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
庚女執懿僅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蠶月條
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七月鳴鵙八月載績
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四月秀葺五月鳴蜩八
月其穫十月隕蔞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豨獻豨于公五月斯螽動
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

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爲改
歲入此室處六月食鬱及薏七月享葵及菽八月剝棗
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
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
黍稷重穋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二之日鑿
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
觥萬壽無疆

火虎隗反鷲音必發補音方吠切說文廢以發得聲
壹發五豨獻爾發功徐邈皆讀如廢劉伯莊史記音
孔子世家發中權發音廢平原君傳而未發亦云十
九人輕笑之未能卽廢太玄應首次七惡敗類也次
八應其發也張衡東京賦奉車旣引先輅乃發鸞旂
皮軒通肩轡旒桓麟七說按原本桓騎不失蹤滿不
虛發彈輕翼於高冥按原本窮疾足於方外粟烈力
制切古厲山氏亦作烈揚雄校獵賦玄冬季月天地
隆烈萬物樞輿於內徂落於外張衡西京賦雨雪飄

飄冰雪慘烈百卉具零剛蟲搏鷲蝨炎轍反酸音俊
火補音虎隗切說文火燬也物入則皆毀壞也方言
燠火也呼塊切郭璞曰楚轉語也猶齊言焜火也汝
墳王室如燬孫炎曰方言有輕重故以火爲燬也按
易林同人之漸曰魁行搖尾逐雲吹火泰之旅曰從
風吹火牽騏驎尾需之大有曰乘舟渡濟載冰逢火
剝之坤曰從風放火荻芝俱死未濟之漸曰穿窬挹
水箐鐵然火萑戶官反斯也羊反猗於宜反鵬圭覓
反莎素何反子補音讀與戶叶易林師之泰隨之睽
皆子與女叶夬之萃子與主叶同人之家人子與與
叶同人之恆子與所叶太玄去首子與主叶韓非曰
慈母有敗子嚴家無格隸堪音覲壽補音殖酉切顏
師古糾繆正俗或曰年壽之字北人讀爲受音南人
讀授音何者爲是答曰兩音皆通南山有臺遐不眉
壽此則音受嵇康詩頤神養壽散髮巖岫此則音授
也按張衡東京賦三壽與國叟叶荀卿蠶賦身女好
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
者與王儉釋奠詩咨此舍生躋彼仁壽淳移雅缺歷

茲長久梁元帝玄覽賦惟天縱於副后踰啓誦而爲首旣論儒而肅成復斷獄於長壽瓜

按原本脫此字

簡按衛

風木瓜補音攻乎切引證甚多饗補音虛良切漢房

中歌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旣饗德音孔臧郊祀

歌闢流離抑不祥寶百僚山河饗顏師古皆讀如鄉

是詩大旨已見幽釋謂邠之始國當是時所紀時用

夏正七月流火建申之月也火星也堯典曰日永

星火或曰大火大火之次也心星正居大火之次故

心星亦名火毛傳曰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

齊湖詩傳卷十

十四明峻書

約園刊本

以授衣矣堯典火星昏中於南方以正仲夏則至六月而火星漸流至七月則西流之狀昭昭矣自堯至后稷之曾孫公劉居邠歷年未爲甚久天運未大變二千年而至秦之月令則季夏昏火星中則知日歲行周天之度不盡積二千年而後一月矣流者星隨天輪轉而下也日益東行星益西流心經星實不動隨天西轉故曰西流夫旣敘邠事用夏正矣而又曰一之日二之日三之日四之日用周正何也以今驗昔則事狀可考也然亦不明言正月二月三月四月

以明其實敘幽事也鶩發者寒風勁發萬籟盡鳴如鶩築也野俗有語籬端吹鶩築謂烈風吹籬端之虛

管作聲也鶩築羌人所吹角邪亦西羌之地粟烈者

丑月寒氣益烈人股戰栗也

按樓鑰曰毛氏曰鶩發風寒也粟烈氣寒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爲至只如此說足矣鶩粟一名悲粟一名箭管龜茲之樂也其聲悲粟羌人吹之以驚中國之馬後世之樂始有譜其音以爲眾籟之首周時安得有此俗語尤不足取

股戰而粟漢人始有此語毛傳謂粟烈氣寒也其以是歎鄭箋云

褐毛布也夏小正曰正月農緯厥耒緯束也束其耒

云爾者用是見君子之亦有耒也耒與耜而爲一將

怒湖詩傳

卷十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以用之也毛傳曰邪地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月令

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毛傳曰四之

日民無不舉足而耕矣夏小正月正月已初服于公

田則四之日卽夏之二月咸舉趾而服其私田矣我

婦我子同來致餉於南畝畝獨曰南者姑舉一而言

也爾雅釋言田畷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毛傳

曰田大夫也小雅甫田云田畷至喜鄭箋云田畷司

嗇今之嗇夫也農者多以天星爲候故三言七月流

火況七月正是西成之時農事於此至重兩言九月

投衣衣食最其急者鄭箋云載則也陽溫也毛傳曰
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懿筐者筐之美者懿美也謂竹工之精細
者蠶始生桑亦始生而柔孔疏云倉庚一名離黃卽
葛覃黃鳥是也毛傳繁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眾多
也山陰陸氏曰今洗蠶種尙用蒿釋草云繁皤蒿郭
白蒿也婦人女子易於感傷而況於春時其羣行采
繁時見其有相語傷悲之態君猶躬耕公子宜親農
事公子之歸時差早女子之歸次之故曰殆及公子

同歸眾農則終日矣其政事有節敘不亂如此毛傳
曰亂爲萑葭爲葦豫儲萑葦可以爲曲也月令季春
具曲植筐筐注云曲薄也養蠶器也陸璣云亂或謂
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郭云蘆葦也鄭箋云條桑
枝落之采其葉也毛傳曰斨方盞也破斧傳云隋盞
曰斧方盞曰斨遠條揚起手所不及者則伐之乃采
其葉猗語辭也誓云斷斷猗大學作斷斷兮伐檀河
水清且漣漪亦語辭也猗彼女桑柔稗之桑也先取
其大次取其小事情之常也毛傳曰鴟伯勢也載績

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鄭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五月則鳴邠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不曰爲君裳而曰爲公子裳者按國語王后親織元統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紘紕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此魯公父文伯之母所言周禮則然七月之詩乃序邠事邠用夏禮又邠在西陲之間爲禮益簡朴則君夫人親織其君之服故邠人之所供則爲公子服歟毛傳曰蓂草也不榮而實曰秀爾雅釋草云不榮而實者謂之

秀而論語曰秀而不實者有以夫鄭箋云夏小正四月王賁秀蓂其是乎本草云賁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釋蟲云蝸蝓蝓蝓方言云楚謂之蝸宋衛之間謂之蝓蝓陳鄭謂之蝓蝓秦晉謂之蟬孔疏曰釋蟲又云蝸寒蝓郭云小而青赤與此鳴蝓不同夏小正云五月蝓蝓鳴七月寒蟬鳴是其異也穫稷禾也稷稿也隕墜也亦見鄭風稷兮鄭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爲裘也狐狸以共尊者其同者君臣及民同習兵因出田也毛傳曰續繼也豕一歲曰縱三歲

曰研大獸公之小獸私之釋蟲云斯螽蚣蝻蘇曰卽
螽斯也釋蟲云輪天雞郭云小蟲黑身赤頭一名莎
雞又曰樗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陸璣曰莎雞如蝗而
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爾雅疏云斯螽一名蜈蚣
一名春黍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
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釋文曰屋四
垂爲宇鄭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
蟋蟀也不首言蟋蟀者人縱言有如此者意自相應
入亦自曉毛傳曰穹窮室塞也向北出牖也墁塗也

蘇湖詩傳卷十

十四四明鏡書

約園刊本

庶人篳戶孔疏云篳戶以荆竹織門通風故泥之也
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令出其窟士虞禮云祝啓牖
嚮牖一名也朱曰塞向北當北風嗟嘆也其長老嘆
而語其婦子曰我婦我子今歲將窮而改矣入此室
而處乎此家人常談詩陳敘及此以見親愛至情久
勞將休之狀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毛傳
曰萸萸萸也剝繫也眉壽毫壽也孔疏云晉宮閣銘
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萸李一株車
下李卽鬱按原本萸李卽萸二者相類李曰葵可茹

五字脫

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曰菽豆也十月穫稻晚
稻也十月爲春酒三月而酒始成也漢之中山酒冬
釀接夏而成則十月爲春酒猶未爲久也今俗爲酒
及月而已蓋古者未知以縮囊壓酒至唐猶然故必
待久而後清鄭箋云介助也眉生毫毛爲壽考之相
毛傳曰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瓠至八
月堅成則斷截之可以爲壺壺圓器也壺瓠音義同
說文亦曰叔拾也鄭箋云乾茶之菜苴茶之蓄供以
常食食我農夫者猶曰給我家人也今農夫猶自稱

曰農家場圃同地毛傳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後熟
曰重先熟曰糝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圃倉也
糝粟也天官內宰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稌之
種而獻之于王鄭司農云先種後熟謂之種後種先
熟謂之種釋文云重作種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糝
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藝之字今人亂之已久汜勝之
種植書於黍稷稻粱之外有禾云卽是粟此說蓋起
於董仲舒云禾是粟苗夫禾者穀粟之總稱種稌亦
總言諸禾先熟後熟下文總言諸禾及胡麻蕡麻及

豆麥何必於稻粱之外定指粟爲禾此旣言黍稷則所謂禾者謂稻稭秫諸禾歟董仲舒所謂粟苗爲禾者以粟又爲黍稷稻粱之通稱故云農民固以粟爲禾然亦以稻爲禾稻種甚多陶隱居從汜說以禾爲穀之數亦陋矣或以稷爲稊稊粟同類農人相謂曰我稼旣皆內于囷倉則可以上入都邑執公宮之事矣同皆也范氏亦曰宮功公室之役也箋云爾女也毛傳曰宵夜也絢絞也箋云女當盡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急乘屋者覆蓋之也所乘者在

下故曰乘龍乘舟乘車今升屋而治之則屋在下矣故曰乘所以乘屋不敢緩者以播穀之事又將始矣

民事之勤勞罕暇如此鑿冰之時擇冲和之日慮寒

氣之傷人也

按鑿又曰毛氏曰冲冲鑿冰之意孔氏曰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左傳

曰深山窮谷池陰沍寒於是取之幽尤寒盛冬安得有冲和之日不如只從毛說 幽公愛民

如此毛傳曰凌陰冰室也孔疏云幽地晚寒故可夏

正月藏冰案天官凌人正歲十有一月令斬冰三其

凌程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非時夏頌冰是其後用

時也月令仲夏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

以非新出故薦之毛傳曰滌埽也兩樽曰朋圃在戎狄之間君民之分不嚴故可以朋酒羔羊躋公堂稱兕觥而爲幽公之壽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鸞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將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瘁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嘆嗷

詩旨已見分釋爾雅釋鳥云鴟鴞鸞鳩郭曰鴟類爾

燕湖詩傳 卷十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雅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釋曰此別鴟類也大雅瞻卬云爲梟爲鴟陸璣云鴟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鴟鳥是也陳風塞門云有鴟萃止此詩喻鳥之愛其子與巢者呼鴟鴞而告之鄭箋云室猶巢也朱曰鸞此子誠可憫憐今旣取之其毒甚矣况又毀我室耶程曰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毛傳曰迨及也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曰石經作桑杜朱曰牖者巢之通氣處戶其出入處也毛傳曰拮据據搨也按搨大典誤作拘下同今改正孔疏云說

文云搢持也搢搨謂以手爪搨持也毛傳曰茶菴茗也孔疏曰亂爲萑萑菴謂亂之秀穗也朱曰捋取也

茶菴華可藉巢者程曰蓄積租取也王曰與租賦之

租同毛傳曰瘡病也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烏之難

按大典脫此按大典脫此八字今校補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

家之故毛傳曰譙譙殺也脩脩敝也翹翹危也譙譙

憔悴也脩脩勞敝而毛不密比風吹之脩脩也大亂

如風雨漂搖于室予維未如之何音嘒嘒而已矣夫

周公欲成王於亂未作如何其綢繆牖戶也豈惟欲

羣湖詩傳卷十

十八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勤於政事而已耶政事雖勤君心易惑流言終不

已亂終作也周公欲成王勤於學學而德性明賢否

判流言何自而作亂何自起乎故孔子曰爲此詩者

其知道乎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東曰歸我

心西悲制彼裘衣勿士行枚蝟蝟者蝟烝在桑野敦彼

獨宿亦在車下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

濛果羸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疇鹿場

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

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掃穹窒我征
聿至有敦瓜苦烝在粟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我徂東
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縞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
舊如之何

按不可畏之
不字從毛詩

栗韓詩作漻力菊反長茂也或曰眾也毛詩作栗

毛詩序曰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此語得之而
繼曰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詳攷詩情不合又曰一
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蕪湖詩傳卷十

十九四明叢書

約刊本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
閱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詳觀四章序情閱勞足盡不略而每章別而言之則
有所不盡首章雖見其不死於征役完而歸而非專
言其完也四章皆言其思矣獨二章爲然民忘其死
乃詩外之義是詩其歌以勞歸士乎序情閱勞周公
之至情豈章別解釋之所能盡衛宏作序詎能知聖
人之心聖人之心卽人之心也人心卽道故曰道心
人惟不自知其心故不知聖人之心離心生意始失

其道此諸儒所以紛紛雜雜而正牆面孰知夫作歌
勞歸士序情閔勞如此曲折乃道心之變化如四時
之錯行也苟微害夫人之道心周公必不可用也程
氏曰東山所在之地也毛傳曰怡怡言久也濛雨貌
士事也尙書康誥云見士於周注亦以士爲事周頌
敬之陟降厥士桓保有厥士皆謂事古士事通用其
以音同歟大司馬大閱銜枚而進王朝作是詩以序
歸士之情凡言我謂歸士之已也以周公大聖將眾
士以東征民忘其勞矣未必有怛怛不歸之念也而

慈湖詩傳

卷十

二十四明嚴書

約園刊本

王朝作詩以序其情自爲是辭也此其所以盡人之
情也及自東來歸又道塗遇濛然之零雨零落也其
勞苦誠可念其歸士必不作勞苦之念而上之人序
其情閔其勞故言及此也每章首必及此其閔勞不
已之情可見我東曰歸又再起意我自東而初聞曰
歸也我心感動念家之情而西悲此人之至情非有
所怨苦於上也自悲耳寄音於室家曰若制彼衣裳
今歸矣勿事行枚言勿爲銜枚之具來也言今無用
也行而進戰乃銜枚故曰行枚大司馬注云枚如箸

衡之有繡結于項中毛傳曰蠋桑蟲也烝有升義有
眾義井中蟲曰娟則此娟娟謂蠋之狀光潔如涓也
野有桑林有蠋烝焉歸塗所覩感時物而興懷也歸
士宿車下軍政士不可離伍也曰獨宿者閔其未有
室家之樂故云也敦敦然宿卧之狀毛傳曰果羸枯
樓也伊威委黍也蠍蚘長踦也町疃鹿迹也熠燿燐
也燐螢火也施于宇蔓延於屋上也淮南子云久血
爲燐許慎云謂兵死之血爲鬼火孔疏引此云燐者
鬼火之名非螢火也下文曰不可畏也則謂熠燿爲
鬼火之稱陳思王螢火論熠燿宵行爲螢火非鬼
火亦未安田野多燐不足多怪郭璞注釋蟲云伊威
鼠婦之別名本草云鼠婦一名負蟠一名蚘蟻一名
蝮蟪一名鼠負言鼠背多此蟲今作婦婦字似乖理
一名鼠姑爾雅蟠鼠負是也多在甕器底及土坑中
常著鼠背故名之也如藁耳名羊負萊也爾雅釋蟲
前云蟠鼠負後別行蚘蟻委黍似二蟲然爾雅差誤
不一此其誤耳長踦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爲蟾子壯
夫不在家其家荒蕪形容其狀如前末言熠燿燐鬼

火故曰不可畏也乃可懷思也思復見夜行之燐火
與夫果蠶施宇伊威蟪蛄叮嚀鹿迹而未得也毛傳
曰垤蟻冢也將陰則穴處先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
也孔疏曰將雨則蟻避濕而上冢按以上二十字
原本脫今校補鶴
鳴于垤詩意與零雨其濛同婦嘆于室聞其夫將歸
感傷而嘆也鄉人樓尙書云山東蟻冢有極高大如

冢墓然行人以雨為苦婦嘆念其勞也

按樓鑰云毛
公齊人自知

之解不甚詳孔疏亦未明皆不見于垤之義准胡德
輝蒼梧雜志言之最明云新釋經傳鶴鳴于垤謂垤
為丘垤非蟻冢蓋荆公未嘗到山東蟻冢有極高大
者如冢墓然每天將雨則鶴集蟻垤而鳴蟻知雨鶴
喜雨以其類也方說得于垤字分曉正以雨將作故
婦嘆于室如殷其雷之意正念其勞也若我征事至
自在下句婦嘆于室意總於上孟子所謂丘垤以是
知丘是自然高處垤乃蟻冢上土共盤馬於蟻封亦
謂此也按此則蟻冢之說乃
樓引胡氏語非樓氏說也洒灑埽拚也穹窮室塞

蔡胡詩傳卷十

王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其鼠穴所以然者謂我征役今歸且至矣我者歸士
自謂也嘆婦之夫也瓜之苦者可以為器其狀敦然
其圓烝延溲薪之上蓼蕭蓼莪皆言其盛蓼溲同土
歸而顧其家苦瓜延于薪曰自我不見此瓜三年矣
推盡歸士情狀至於此可謂閔勞之至有蠋在桑有
苦瓜在薪時未寒肅晴暄之日倉庚猶飛其羽熠燿

光明女之嫁曰歸易曰歸妹爾雅之釋馬屬駟白駟
黃白驄孫炎曰駟赤色也毛傳曰縹婦人之禕也母
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釋器云婦人之
禕謂之縹縹綏也孫炎曰禕帨巾也郭璞云卽今之
香纓也禕邪交落帶繫於體因名爲禕綏繫也孔甚
也其新昏者甚嘉矣其舊昏如之何序情閱勞喜其
歸而遂室家之好其新其舊皆悅也嗚乎孰知夫夫
婦正情天地大義哀樂相生孔子以爲明目視之不
見傾耳聽之不聞也是詩當次鷓鴣之前

蔡湖詩傳卷十

三十四明慎書

約園刊本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
孔之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哀我
人斯亦孔之嘉既破我斧又缺我鍬周公東征四國是
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詩序曰周大夫以惡四國爲失詩旨矣孔將孔嘉
孔休是詩之旨也四國可哀不可惡作是詩者知道
矣知周公之心矣毛傳曰隋斨曰斧說文曰隋孔形
狹而長也斨方斨斧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喻三監
淮夷破折我之多也毛以斧斨爲喻禮義固穿斨鄭

指喻毀周公傷成王二者亦不盡事情叛亂之禍民人罹毒致管蔡誅伐其毀破豈小小哉總言破折之多可也毛傳曰四國管蔡商奄也書序曰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孔安國亦以管蔡商爲三監案周禮太宰建其牧立其監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注云監謂公侯伯子男各監一國書王啓監厥亂爲民書序曰成王東征淮夷遂踐奄成王歸自奄然則所謂淮夷者奄也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爲據然毛詩作四國是皇義亦嘉皇者尊大之稱周公東征而四國咸尊大周公惟周公之心無私焉不得已而征之其惻怛愛敬之心四國之民之所共知也惟其君昏頑耳孔甚將大也作詩者其知道乎人知周公東征定亂而已安知其爲大也知其爲甚大者知其爲道也周公行之其道益明東征之士與夫四國之人皆可哀也而周公之征爲甚大也毛傳曰鑿屬曰錡木屬曰錄孔疏云皆不審其狀吡吟也四國之民歛周公之德也道斂也四國之叛者斂肅也東征之士與四國之民誠可哀而周公之征爲甚嘉甚休

也哀我人斯深得周公之心周公之心無私喜無私怒豈惟與東征之士同心與四國之民同心與天下之民同心與天地同心故曰孔將也孔嘉也孔休也道也韓詩云錡木屬鉞鑿屬也解云今之獨頭斧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觀之子邊豆有踐

毛詩序曰伐柯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言刺大悖是詩周人欲成王盡誠於周公則公可安矣金縢之書謂成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

慈湖詩傳卷十

十五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朕小子其新逆則成王於周公無間矣而周人猶有伐柯九戩狼跋之詩何也成王雖深感周公之德其疑釋然及公歸燕饗之禮雖設獻酬交錯邊豆之薦行踐以致禮而其中心猶有毫髮未盡之疑終以前者流言之故今雖尊禮而政柄不歸故九戩云公歸無所又云公歸不復其故何也歸周公而不任之以政猶伐柯而不以斧取妻而不以媒何以伐柯何以得妻何以得周公之心詩人於是再發其義曰執斧柯以伐木爲柯二柯相去甚不遠成王執書以泣之

心與周公之心相去本無間以其後隱然之疑復有以間之故未合覲見也我惟見周公籩豆有踐而已意謂成王不委之以政也詩人致意含隱不露如此而序曰刺焉可謂誣屈可謂悖厲邊豆有踐亦見小雅伐木

九戩之魚鱒魴我覲之子衮衣繡裳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是詩大旨已見伐柯毛傳曰九戩綬罟小魚之網也

慈湖詩傳卷十

三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鱒魴大魚也周之禮公服自衮冕而下釋器云綬罟謂之九戩孫炎曰九戩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釋魚云魴鱒魴魴郭璞云鱒似鱒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魴陸璣疏云鱒似鱒而鱗細於鱒赤眼然則魴魴非大魚孔疏亦云則毛傳謂大魚非也此詩謂九戩之網惟可以得魴魴耳不可以得大魚喻成王德量之不大惟可以用中材不可以得周公之大聖之子謂周公也覲見也我惟見周公衮衣繡裳而已而王不委之以政鴻飛宜登天今也遵渚而已公歸宜

復豕宰之位今也不復無其所以居之詩人於是託
辭曰於女信處信宿乎言朝廷無位居公也再宿爲
信夫是以惟有衮衣而已詩人不勝其悲曰公歸而
無位以處之不如無以公歸之愈也公歸而不復故
位徒使我心悲耳

狼跋其胡載蹇其尾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狼蹇其尾載
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是詩本情已見伐柯毛傳曰跋蹇蹇踳也老狼有胡
進則躓其胡退則踳其尾鄭箋云公周公也孫當讀

燕胡詩傳卷十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如公孫子齊之孫周公欲進則成王未授公以政如
狼跋其胡欲退則又深念民人社稷之重非召公畢
公諸賢所能了是欲退不可如狼蹇其尾

按樓鑰云周公雖進

退不可亦何至如狼之跋蹇故程氏有云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繫前跋後蹇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貪欲故也若周公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又云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猛矣若虎豹胡獨取狼也詩人比與以類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程氏之說美矣然詩中無機穽之意猶未爲盡也嘗得其說於蜀人楊少卿氏望云狼之過人先旋繞於人之四旁甚疾人爲之戰懼自失然後食之詩人蓋以狼之跋蹇比四國而周公孫異順也碩大也膚處其中不懼也此說最爲得之

敏也赤鳥几几愛敬之辭也其盛德之音終於無瑕也
也使雖異順雖碩大而無庸敏之才則臨機應變不
無差失功業終不盛大久矣政卒歸於周公公何心
哉公之心天之心也廣大容覆而又變應徐施如四
時之運行如日月之代明時措咸宜保民人社稷數
百年之安嗚呼豈涓潔小節之士所能測識哉孔疏
老狼有胡謂領下垂胡說文云胡牛領垂也毛詩序
曰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
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流言在鷓鴣之前是

詩在公歸之後序差 補音不瑕洪孤切史記龜策
傳日辰不全故有孤虛黃金有疵白玉有瑕事有所
疾亦有所徐太玄眾首軍或彙車文人摧孥內蹈之
瑕禮記引詩瑕不謂矣鄭云瑕之爲言胡也秦晉以
前凡從瑕者在平則讀如胡魏晉之間讀如何齊梁
之後讀爲胡加切楚辭遠遊漱正陽而含朝霞精神
入而粗氣除司馬相如大人賦回車揭來兮會食幽
都呼吸沆瀣兮餐朝霞曹植洛神賦升朝霞與出淥
波叶左思蜀都賦霞與綈綈叶此以霞爲何也又魏

都賦遐與羅叶陸機應嘉賦遐與波叶此以遐爲何
也韓愈元和聖德詩瑕與拊叶又以遐爲古白居易
效陶詩暇與坐叶

慈湖詩傳卷十

三九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慈湖詩傳卷十

慈湖詩傳卷十一

宋慈溪楊簡敬仲撰

小雅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
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
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倣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敖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爾雅釋草云苹蘋蕭郭云蘋蒿也釋草云蒿葍郭云

慈湖詩傳卷十一

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今人呼爲青蒿香中炙啖者陸璣云芩莖如斂股葉
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毛傳曰呦呦然鳴而相呼
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鹿有文而美相呼而食故以
喻燕賓簧者笙中發聲之物吹笙以鼓其篋鄭箋云
承猶奉也嘉賓燕樂其間有相好者示我以周家所
行之道夫太王季文王武王周公所行乃天下大
公至正之道故後世君臣咸講學此道毛傳曰行道
也恍偷也湛樂之久德音者中心之德發諸聲音甚
昭明孔甚也顧視其民不怵薄豈非有德之言乎於

燕樂從容之次而相告語也其言善故君子心服之法則之效學之毛傳以視爲示非式更也敖從容遊行也更燕以敖致其重複慤慤也毛詩序曰鹿鳴燕羣臣嘉賓也今儀禮所存鄉飲酒禮諸侯燕禮大射禮皆歌鹿鳴案周禮以賓禮親邦國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又諸侯之使臣卿大夫稱客諸侯稱賓天子儀同

四牡駢駢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四牡駢駢嘽嘽駟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翩翩駢駢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駟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慈湖詩傳 卷十一

一一四明叢書

約恩刊本

者駢載飛載下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翩翩者駢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駟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
毛詩序曰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毛傳曰盬不堅固也說文曰鹽河東鹽池遇水則釋遇火則釋遇風亦釋毛傳取此義乎朱曰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不敢徇私而廢公說文曰駢駢旁馬也然則四牡駢駢者橫齊之狀乎周道者周通之道也委曲遲回我心傷悲念其父母也是詩勞使臣之來故閱其勞序其情也毛

傳以周道爲岐周之道者豈本於文王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之舊說乎此語雖見於魚麗之
序序本於古義然古義非孔子之爲衛宏作毛詩序
蓋本於毛公毛公本於古毛自謂其學自子夏孔子
嘗戒子夏無爲小人儒則子夏設有義亦難盡信況
以義理言則內外之治一道也以歌詩言則豈有殷
天子在上而文王敢擅治禮樂乎毛傳雖謂周公作
樂以歌文王之道然攷本詩初無此情毛義穿鑿凡
周詩歌之於樂皆武王有天下以來所制毛傳云嘽

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遑暇啓跪
處居也行者跪則少安毛傳雖夫不也爾雅釋鳥云
雖其鳩鴉郭云今鴉鳩李巡曰今楚鳩也某氏引春
秋云祝鳩氏司徒祝鳩卽雖其夫不者邢疏云一宿
之鳥陸璣云今小鳩也幽州人謂之鷓鴣一宿之鳥
使者似之栩今阜斗木也詳釋見唐風鷓鴣羽叢生曰
苞釋木云杞枸櫞郭云今枸杞也邢疏引四牡集于
苞杞爲證一名地骨春生作羹茹微苦子秋熟正赤
作歌以燕勞使臣之來曰今可以將母矣將母以來

告我乎訟告也慰勞親愛之辭也將母則將父可知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駢駢征夫每懷靡及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我馬維騏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我馬維駟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

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脊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

齊詩傳卷十一

四四明叢書約園刊本

良朋況也永歎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有良朋烝也無戎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儻爾籩豆飲酒之飮兄弟既具和樂且孺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帑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其解兄弟既具和樂且孺云孺有柔義既具猶曰皆在於是和樂且柔孺言辭氣柔異也其妻其子情好合同言夫婦父子順孝慈如琴瑟之和毛傳曰翕台也帑子也湛和樂之至論論曰此解亦平然說詩意境未深此詩極言兄弟之間如伐木極言朋友之間前章引陳曰兄弟之急難相救助如此及其既安寧乃謂兄弟不如友生乎此正詩之本意也此

二章言凡人以饋爾漚豆飲酒之飢爲樂者兄弟既具如謂兄弟無故其樂又何止漚豆飲酒而已其和樂又且如孺子之真情如孺慕之孺有不可解於心者凡人妻子止以好合尙能如鼓瑟琴之和樂兄弟翕合而無間其和樂不足以盡之又且漚矣如漚酒漚色然如此方見詩意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伐木許許醜酒有藟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粲酒埽陳饋入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伐木于阪醜酒有衍漚豆有踐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酌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酒矣

蘇湖詩傳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是詩燕羣臣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燕朋友故舊蓋失其情矣夫君以臣爲友乃其常言書曰臣鄰曰友邦詩曰惠于朋友視爾友君子是詩所謂友者同姓諸父異姓諸舅皆羣臣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豈羣臣之外復有所謂朋友故舊哉伐木丁丁非一人之聲友侶多故也鳥鳴嚶嚶非一鳥之聲呼其友侶也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能求友者可以自幽而明自卑而升因鳥取喻也相猶觀也君能求賢以爲友必虛

中謙和此虛中謙和神必聽之終致和平之福非自
外至夫通天地神人一而已矣是一者在人爲心心
無所不通爲孝爲順爲謙和爲眾善是心神人之所
同其機一動其應如響故聖賢和於朝民人和於野
諸侯和於外四裔和於遠及是心因物有遷意動情
流爲傲慢爲悖厲爲危亂矣大抵丁丁乃其木柔勢
順刃利則許許然許許亦非一人之聲也毛傳曰以
筐曰醜以藪曰溇孔疏云筐竹器也藪草也溇酒者
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用草者用茅也僖四年左

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毛傳
謂奠美貌未安醜酒以草酒由草而出如與人然故
曰奠奠者酒從草注出之狀也醜酒不必一於筐以
草醜之可用筐而加之以草亦可也此人情事理
之常毛傳執一不可苟未成羊也速召也微無也鄭
箋云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毛傳曰
粢鮮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咎過也按公食大夫禮
上大夫六豆六簋又案周禮無上大夫然則公食上
大夫八豆八簋其周衰諸侯僭禮歟孔疏云聘禮注

云饗謂享太牢以飲賓也今此唯有肥羜而已是非
享禮詩非儀禮不可備文承文協韻勢難拘必安知
肥羜之非太牢耶鄭箋陳饋八簋食禮蓋以諸侯燕
禮無黍稷公食大夫禮有黍稷也然公食大夫禮惟
一賓伐木之詩則諸父諸舅禮文不同自秦焚書禮
文蓋不可攷而諸儒好爲必然之說則難矣宣十六
年左傳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享卿當燕衍
者酒寬盛也籩豆必薦必踐行兄弟卽左右臣鄰同
姓諸父異姓諸舅尊之曰父曰舅親之曰友曰兄弟

燕胡詩傳卷十一

七

四明叢書

初園刊本

友有切磋匡正之義故首章言之無遠言其咸在燕
所甚近也民之失德以乾餼之有愆愆謂不分或分
之不平皆謂愆違也籩糧之乾者至微末也其有愆
違遂爲失德然則飲食臣友奚可不盡心毛傳曰滯
蓄之也酤一宿酒也商頌烈祖曰既載清酤毛傳謂
酤一宿酒未安豈一宿以上皆謂之酤歟商近古又
祭禮尙古故用酤之清者歟周時燕羣臣之酒酒大
異矣此卒章敘諸父諸舅親族之尊者燕樂歡洽索
酒之辭曰有已成之酒則蓄之以清酒之酒飲我無

已成之酒則雖一宿以上之酤亦可以飲我坎坎擊鼓以樂我蹲蹲而舞以樂我迨我他日閒暇俟王酒之成却復來飲王之清酒矣今姑飲酤亦可也是章蓋周之君臣和洽嘗有是言故播之聲詩歟嗚呼君臣之間至於是可謂和矣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天保定爾俾爾馘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吉蠲爲館是用孝享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如月之恆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

承

享補音虛良切漢郊祀歌嘉籙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又曰聲氣遠條鳳凰來翔神夕奄虞蓋來孔享顏師古皆音香福補音筆力切

按原本三字脫從

示畧聲漢賈誼傳疏者或制大權以福天子顏師古曰福古逼字周易乃徐有說以中直也利用祭祀受

福也又曰井渫不食心惻也求王明受福也秦瑯琊刻石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漢房中歌福與德叶班固明堂詩福與職叶簡疑字力切恐古逼字亦有此切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箋云下下謂鹿鳴至伐木皆君所以下臣也臣亦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祿之以答其歌夫上之禮其下與下之敬其上愛敬之情發於中心播於歌詩而序謂之能蓋求諸心外殊爲害道序大率若是天保定爾亦甚固孔甚也爾謂王也單盡也天俾爾所受之福盡厚程朱皆曰除舊生新天使爾獲益之多莫無也庶猶多也言之重複愛之至也朱曰馘盡穀善也盡善云者猶云單厚多益也詩云實始馘爾雅謂馘福也爾雅義釋多差罄無不宜罄盡也遐遠也天降爾遐遠之福無有滿足之日故曰維日不足言福無窮也興者衰之反無不興隆如山如阜如岡如陵皆喻福之隆高也阜小山岡山脊爾雅釋地云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如川水之方至繼繼增益且莫知其窮也

是詩祝頌之辭重複不已既曰單厚又曰何福不除
又曰多益又曰莫不庶又曰戩穀又曰罄無不宜又
曰百祿又曰遐福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
可謂重複又重複下之愛其上祝之頌之不能自己
之情形見於此吉卜日之吉也蠲潔也饔黍稷也祭
禮有饔爨黍稷也而毛傳於是本爾雅謂饔酒食
殊未安爾雅多差繆難以盡信詩難殫紀姑言所本
之黍稷周禮春曰祀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孔疏云
詩以便文不依先後毛傳曰君先君也尸所以象神

鄭箋云君曰卜爾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卜知也今人
常言亦曰卜知不曰王而曰君先公尊先公嘏辭也
毛傳曰弔至也詒遺也言神之感格而遺王以福也
神自言則曰卜詩人稱神則曰詒民之贊矣言民化
上之德也民不浮僞復其本有之性質言百姓則羣
臣亦在其中矣日用飲食皆爲王之德王之德善臣
民之德亦無不善德非外爲卽日用飲食而無放逸
焉則人本有之德性自不失矣民心無常惟上之從
民心善則王之福本立矣經絃月上弦則就盈福如

月弦就盈如日方升有進而無退又如南山之久壽
不驚不崩騫拔也不可拔也山亦有崩壞者如松之
茂葉葉密比喻天下之人心無不承比於王者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玃
狁之故不遑啓居玃狁之故采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
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飢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
聘采薇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
不遑啓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
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旣駕四牡業業敢定居一月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
知我哀

按此篇永樂
大典缺卷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
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
旒矣建彼旄矣彼旒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僕夫況
瘁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猷狁于襄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
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
簡書嘤嘤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
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春日遲遲卉木萋萋
倉庚喈喈采繁祁祁執訊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猷
狁于夷

牧補音莫筆切

按原本三字脫

揚雄青州牧箴牧與極叶與

石叶阮籍大人先生傳牧與則叶與國叶載補音節
力切易林蹇之既濟曰車不利載請求不得鄭氏於

澤湖詩傳 卷十一

十二 四明叢書

約閣刊本

詩載馳載驅春日載陽在宗載考載起載行皆曰載
之言則也難乃旦反 是詩皆勞歸之詩也詳考我
出我車之詩至畏此簡書而止自嘤嘤而下疑爲異
篇嘤嘤之詩言南仲伐西戎春日遲遲薄言還歸與
雨雪載塗異矣諸儒不以爲疑者以惟序之從故也
不思序初不可盡信也爾雅曰野外曰牧程曰謂我
命我也諸儒謂天子爲殷王者蓋不考序之爲差謬
也天子周王也鄭箋云載裝載也棘急也周禮司常
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孔疏曰設此旐而屬之於旐之

千矣彼旃旆斯何有不旆旆者乎司常蛟龍爲旂毛
傳曰方朔方書襄陵又曰贊贊襄哉皆謂上也北方
地勢漸高則北征宜言襄劉曰王命載之於竹籥嘒
嘒草蟲趨趨阜螽釋見召南草蟲此喻南仲之未歸
我未見也則忡忡念之及南仲旣歸我旣見則喜悅
而從之如阜螽之於草蟲也未章美南仲不獨伐西
戎有功而獵狁之難亦已夷矣併言其功也自嘒嘒
草蟲二章而止以西戎之患小故略也諸儒言薄伐
西戎春日遲遲言正歲夏之春也人習於夏正此敘

燕湖詩傳卷十一

十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人情故云凌人正歲十月二月令斬冰亦言世俗所
習之夏正爾雅釋草云卉草而小雅四月曰山有嘉
卉侯栗侯梅則以木爲卉也卉其木之異名歟其卉木
之通稱歟程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醜類也其
徒眾也倉庚采繁祁祁釋見豳七月毛詩序曰出車
勞還率也

有杕之杜有皖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
心傷止征夫遑止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
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陟彼北山言采其

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車幘幘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
言近止征夫邇止

詩序曰杜杜勞還役也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
也杜杜釋見唐風靡盬釋景小雅四牡爾雅云十月
爲陽李曰繼嗣我日言其行役以日繼日無有休息
之期也鄭箋云遑暇也婦人思望其君子憂傷征夫
如今已閒暇且歸也而尙不得歸邱曰萋萋新葉卉
釋見前篇我心傷悲者征人傷悲女心悲止謂征夫
其當歸止皆序其情感時觸物而生悲也止者語助
也杞爾雅邢疏云春生作蘗茹微苦箋云杞非常菜
也呂氏曰杞之可食春莫矣李崇孝曰杞雖可食而
苦孔疏云伐檀云伐輪伐輻是檀可以爲車之輪輻
大明云檀車煌煌毛傳曰幘幘敝貌瘡瘡罷貌前二
章皆前四句序征夫後三句序女心之思望至此章
前六句序征夫之勞末一句方序女心謂征夫將歸
其不遠矣箋云以裝載也疾病也婦人思念其君子
曰今非正裝載乎非已啓行而來乎我憂心甚病也

孔甚劉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已逝而猶未至故多爲憂恤者也王曰會合卜筮之言皆言近矣謂時日近爾謂征夫所在甚邇卜筮合言如此四章序情閱勞一如東山皆勞歸士蓋王親征故不及將率歟不然則勞將與士異禮歟

南咳

白華

華黍

魚麗于罍鱔鯊君子有酒旨且多魚麗于罍魴鯉君子

楚湖詩傳 卷十一

十五 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有酒多且旨魚麗于罍鯉君子有酒旨且有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偕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毛詩序曰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斯言已贅矣而又繼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芻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則於詩外作說爲贅滋甚徒亂大旨況差謬不一且以爲道耶則內外一致以爲歌詩耶則常棣旣以閔管蔡之失道而作則武王已崩矣何得言文武告於神明則何得自稱君子鄉飲酒燕禮歌此詩序非聖人

作況復乖謬義當廢黜是詩自和平自雅正無非道者不假外釋惟不知道者乃爲贅說易曰離麗也釋文不音何於此力馳反今周易如字麗附也毛傳曰鱮揚也鯊鮪也爾雅釋訓云凡曲者爲醫邢疏曰曲薄也釋器云釐婦之笱謂之醫毛詩傳曰醫曲梁也寡婦之笱也郭璞云凡以薄爲魚笱者名爲醫醫者魚所留也陸璣疏云鱮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黃魚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揚黃頰通語爾雅釋魚云鯊鮪郭云今吹沙小魚體圓而有點文非正圓圓而長也毛傳曰鯉鮓也釋魚云鯉鱣鯪鮓鮓鮓據此文則三魚也而郭璞注云鯉今赤鯉魚鱣大魚似鱣而短鼻口在頰下體有邪行甲無鱗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鯪今鯪額白魚鮓別名鯪江東呼鮓爲鯪鯪鮓也鮓今鯪魚似鮓而大據郭今注則不止於三魚乃六魚今鮓魚身雖圓長而首鯪匾爾雅曰鯪鮓是一魚孫炎亦從之旨美也有者多之別名今俗語亦云僧者言皆有謂備也時正得其時也禮文廢缺其鄉

飲酒公燕禮之外用此亦多 補音維其時矣上紙
切播時百穀王肅作是斂時五福馬融作是是亦上
紙切易林兌之蹇曰心願所喜乃今逢時史記龜策
傳富有天下貴爲天子然而大傲欲無厭時王粲七
釋不以志易道不以身後時進德脩業與世同理李
尤陽德賦協三靈之純壹兮正階衡以統理參日月
以並昭兮合厚德於四時

由庚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南有嘉

燕湖詩傳 卷十一

十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南有樛木甘瓠
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綬之翩翩者騅烝然來思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餘禮用之當亦多嘉魚以喻
嘉賓烝眾也罩捕魚器喻以禮致嘉賓也式更也不
獨眾賓會聚而已又有燕禮以樂之也汕汕喻嘉賓
之和樂衍和也木樛曲逮下故甘瓠得以累之使君
子不謙恭則嘉賓不可得而致瓠以喻嘉賓故曰甘
嘉賓似騅之來集思皆語助也又燕親之至也騅釋

見四牡毛詩序曰南有嘉魚樂與賢也

崇上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南山有栲北山有楸樂只君子遐不黃耇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補音臺田飴切釋名臺持也築土堅高能自勝持也

念湖詩傳 卷十一

十八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漢柏梁臺七言衛尉曰周御交戟禁不時光祿勳曰總領從官柏梁臺廷尉曰平理情讞決嫌疑易林損之恆曰良夫孔姬挾悝登臺漢樂章天馬徠龍之媒遊閭闔觀玉臺揚雄作大匠箴春秋刺譏習彼泉臺兩觀雉門而魯以不恢桓君山仙賦臺與芝叶陸機挽歌臺與騏叶徠陵之切有萊陵之切陸璣草木疏萊藜也徐鍇說文繫傳曰此言萊藜華爾雅作釐與萊同婁才切錯知同爲婁才切不知同爲陵之切也郭璞游仙詩京華遊俠窟山林隱遁棲朱門何足榮

未若託蓬萊臨源揖清波陵阿掇丹萸枸俱羽反楔
音庚肴補音崔駰慰志賦肴與舉叶陸機愍懷太子
文肴與宇叶韓愈元和聖德詩肴與牛古叶又下與
厚皆後五切亦叶然則肴宜果戶切而補音果羽切
失母後下五切漢溝洫志白渠之歌鄭國在前白渠
起後舉雷爲雲決渠爲雨章孟諷諫詩鄉國漸世垂
烈於後迺及夷王克承厥緒嚴忌哀時命使臬揚先
道兮白虎爲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
與東方朔客難後與鼠叶揚雄河東賦後與敘叶又

慈湖詩傳 卷十一

十九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趙充國贊後與武叶鄉飲酒燕禮間歌此詩詳釋見
魚麗下 毛詩序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毛傳曰臺
夫須也萊草也孔疏云臺夫須釋草云又陸璣云舊
說夫須莎草也可爲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十月
之交曰田卒汙萊周禮云萊五十畝萊爲草之總名
臺萊皆草眾多喻賢人之眾多次章桑楊杞李栲柎
枸楛乃更韻亦明其材實皆美杞釋見四牡栲柎釋
見唐風山有樞毛傳曰枸楛楛鼠梓孔疏曰枸釋木
無文宋玉賦曰枸枸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

巢也陸璣疏云枸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
枝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謂之木蜜釋木云棟鼠梓
郭云楸屬也今江東有虎梓山楸之異者人謂之苦
楸武王周公之時所任皆賢所賓禮皆賢故燕樂之
飲食之敬之愛之贊美之以爲邦家之基本祝祈之
願其萬壽而無有期限又美之足爲邦家之光輝爲
斯民之父母民賴之以生養也又美其德音不已言
人稱頌之不已又美其德音之盛茂又祝其萬壽無
有疆限又祝曰眉壽不遐遠乎黃髮耆老不遐遠乎
又祝其保養爾後也

由儀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
以有譽處兮蓼彼蕭斯零露瀼瀼既見君子爲龍爲光
其德不爽壽考不忘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
燕豈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蓼彼蕭斯零露濃濃既見
君子儻革沖沖和鸞雖離萬福攸同

寫補音賞羽切諺云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韓愈元
和聖德詩末乃取闕駭汗如寫揮刀紛紜爭切膾脯
然則宜思羽切而補音賞羽切何也 是詩天子燕
諸侯之樂歌也而毛詩序曰澤及四海爲義不明諸
儒爲說雜錯不成文蕭香草而又盛茂蓼茂也或曰
眾也蓼莪及東山蓼薪音義同夫香草蓼然其茂又
零露其上潏然其清豈不可愛也哉王者之親愛諸
侯其情如之見諸侯如見潏露之蓼蕭喜樂之如是
君子謂諸侯也既見君子我心傾寫一無蔽襲與之

燕且笑且語又稱譽其善其有功德之大者有錫命
焉次者亦有賜焉是謂處今謂之處分公之服自衮
冕而下侯氏載龍旂以朝則有龍矣車服華盛豈不
煜然有光大抵喜樂之辭無所不致其美其德不差
爽是亦譽之也壽考不忘祝頌其壽考不忘德也泥
泥霑濡也孔甚也燕安也豈和樂也弟悌順也甚安
豈悌譽其德也王於諸侯同姓謂之伯父叔父異姓
謂之伯舅叔舅其親之則曰臣鄰曰友邦曰兄弟伐
木曰兄弟無遠是詩曰宜兄宜弟皆謂諸侯也曰宜

者善之之辭也既美其德之令又願其壽考又安樂也侯氏車止則馳御轡首之儻革冲冲柔白者見焉和鸞之音當亦未泯雖離其和萬福攸同攸所也同者諸侯不一人也亦君臣上下之所同也亦祝之也自士禮尸嘏其主人猶曰萬年而況王於諸侯乎南山有臺施於鄉賓施於羣臣猶曰萬壽而況於諸侯乎則祝其萬福也宜矣孝經曰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和鸞詳釋見駟鐵

湛湛露斯匪陽不晞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詩序曰湛露天子燕諸侯也毛傳曰陽日也晞乾也歐陽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近取以爲比云湛湛之露非至曙則不乾厭厭之飲非至醉則不歸燕私懇懇之意毛傳曰豐茂也鄭箋云載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異姓其讓

之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敬仲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豐草杞棘更辭協韻歐陽謂露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無他義也棘棗木也非荆棘之棘君子謂諸侯稱其令德明著人所允信有實德也桐椅之寶離離可觀喻諸侯多儀之可觀毛詩序之大患患在每詩輒異其義夫周之燕饗諸侯豈一禮一詩而止哉蓼蕭亦燕諸侯之詩又異其義曰澤及四海鹿鳴伐木南陔白華華黍魚麗由庚南有嘉魚崇丘南山

慈湖詩傳 卷十一

五十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有臺由儀皆燕諸侯之詩雖其間亦有通用不專於燕諸侯而爲序者之好異亦昭昭矣
彤弓昭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彤弓昭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彤弓昭兮受言夔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昭尺昭反補音貺虛王切左氏傳伯姬之占曰士刲羊亦無宜也女承筐亦無貺也楚辭九章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自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

既按原本四句脫徐邈讀益呼光切補音載子例切秦瑯琊

刻石載與意叶按原本意訛作旨屈原九章載與置叶崔駰

太尉箴載與尉叶晉祠廟歌載與備叶爨古刀反醕

市由反毛詩序曰彤公天子賜有功諸侯也毛傳

曰彤弓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弨弛貌平王錫晉文侯

秬鬯圭瓚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襄

王賜晉文公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瓚

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策命爲侯伯孔疏云

唐大者其體強弱之名彤旅者弓色之異稱爲弓者

蔡湖詩傳卷十一

玉函四明叢書約圖刊本

皆漆之以禦霜露漆之爲色赤黑而已彤旣爲赤則

知旅者爲黑也言語助也王曰受而藏之者工成而

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有功也賓諸侯也嘉者善之

也我有者親之之辭也以彤弓旣之非特以禮文加

之而已其王之中心實旣之禮所以行中心之誠故

禮防乎僞又曰去僞孔疏云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

德習射則彤弓周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

六弓王弧夾庾唐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

者載承也出諸府庫受而載之將以旣賓也中心喜

之故賦之右之所以賓之也毛傳曰囊韜也醜報也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是詩善君子養育人材也毛詩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攷本詩則序文微差爾雅釋草云莪蘿蒿也陸璣云莖可生食又可蒸香美味頗似萋蒿也傳曰菁菁盛貌中阿河中也大陵

燕湖詩傳

卷十一

三五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觀詩辭君子於人材可以言養育不可言長君子見善類而樂又相敬而有禮儀又錫之以百朋之祿雖人材眾多大小如楊舟無所不包載而養育之我心則喜所謂人材者其心喜也我心則休所謂人材者得所依歸而其心安也詩云有卷者阿則陵之有阿曲者名阿水中小渚曰沚漢食貨志有大貝牡貝么貝小貝皆二枚爲一朋其直有差其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爲朋枚直錢三是爲貨貝五品鄭箋云賜我百朋得

祿多莪香美故以比人材歟楊木之舟輕而善載載沈載浮之載語助也其舟或沈或浮則所載多矣喻人材大小無不包載而養育之詳玩終篇其養育人材之意見矣鄉飲酒禮至於無算樂或歌是詩歟

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騤騤載是常服獫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四牡脩廣其大有顛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其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玁狁匪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薄伐玁狁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無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閑補音應瑒馳射賦閑與仙叶今京語閑音之餘有虛焉切之音憲補音虛言切禮記武坐致右憲左鄭氏憲讀如軒聲之誤也板詩天之方難無然憲憲毛云憲憲猶欣欣也亦如軒友補音羽軌切易林屯之

小過曰初憂後喜與福爲市八佾列陳飲御嘉友需
之損仲友與鯉叶或用此詩 獫狁孔熾宣王命尹

吉甫帥師伐之歸而燕之作是詩而歌之也所謂王
于出征奉王命而出征也故曰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是詩孔子取焉取其無邪也而繹毛詩序意歷舉諸
雅盡廢則四裔交侵王國微弱是不取之也序之所
論似是而非其間固多謬妄之義無益之文而大意
謂失道而致四裔之交侵則亦有之而不可以是亂
孔子所取之大旨嗚呼孔子沒諸儒雜說榛蕪大道

燕湖詩傳 卷十一

五七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惟其似是而非故學者不得而知夫獫狁侵鎬及方
至於涇陽然後伐之而又不過逐出之而已不嗜殺
也致禮以勞吉甫之歸愛敬之道也不嗜殺正也愛
敬正也無非道者道心人所自有放逸則昏苟非昏
放人心卽道諸儒不自知不自信故亦不知人不信
人舍近而求遠棄平常而求異故旁推外索雜說紛
紛而道始不明矣是詩朝廷所作故用周正六月建
巳之月也棲淒也淒淒有冷意時有麥秋之寒也按
鑰集有此七字又按鑰論云毛氏棲淒簡闕也蘇黃
門曰棲淒不安也李氏曰如論語栖栖同注栖栖猶

依依言其不安也雖未爲定論言以爲栖櫛有冷意
麥秋之寒則不可俗諺云江南兩浙春寒秋熱苦中
原北方則立春便溫和入夏便熱入秋便涼
冬則極寒宣王在西周四月暑復又冷也 翹風七

月所序寒暑與江右同今江南四月亦間有寒今四
月周六月鎬京去幽亦近不然則軍行棲宿於軍中
東山言宿在車下棲棲多歎孔疏曰飭齊正也車中
載是常所服用之物釋文曰比齊同也至傳曰物毛
物也孔疏云四驪駟馬皆鐵驪之色我服謂凡師行
服用之具皆成也漢文帝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
十里謂一日所行也四牡脩長又廣大其大又有馴

然昂起之狀薄之爲言輕略也薄伐明征伐非王者
之本心不得已而伐之姑平難而已膚敏捷也毛傳
曰公功也奏奏聞戰功於上今俗謂之奏捷毛傳曰
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朱
曰其與供同師之勝敗惟在整與不整而已兩陣之
交陣動者敗此斷斷不易之論是故貴乎有嚴敬之
德其善無窮敬則有德六師之所心服亦敵人之所
服敬則靜靜則明靜則不亂敬則不忽敬則有備敬
則能謀敬則始終如一雖勝而不驕雖或敗而不懼

不亂謂之善敗故貴乎有翼翼小心敬也則足以
供武之事以定王國茹入也獫狁不自退而入其國
乃益出而侵入周地之焦穫整居者安然無所忌毛
傳曰焦穫周地接於獫狁者釋地云周有焦穫郭璞
曰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毛傳曰鎬也方也皆北
方地名孔疏云王肅以爲鎬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
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言吉甫自鎬來歸猶春秋公
至自晉公至自楚故知同千里之鎬長安洛陽代爲
帝都而濟陰有長安鄉漢有洛縣此皆與京師同名
者也侵至涇水之北水北曰陽毛傳曰鳥章錯革鳥
爲章也白旆繼旒者也爾雅釋天云錯革鳥曰旆自
禹貢已有熊羆狐狸織皮謂四者之織毛及四者之
皮則此織文鳥章謂織而爲革鳥之文章也鳥羽有
異色錯雜而織之革急也鄭謂畫急疾之鳥隼言畫
未必然也釋天云繼旒曰旆司常云鳥隼爲旛司馬
法兵車一乘甲上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元戎猶先鋒
也毛傳曰輕鞶佶正也鄭箋云戎車之安從後視之
如鞶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閑習

也毛傳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言逐出之而已吉甫
尹吉甫也有文有武憲法也武能却敵文不窮追萬
邦之所憲法吉甫振旅而歸王設燕禮於是晉臣上
下咸善矣多受賞賚之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序情
閱勞也鄭箋云御侍也今飲之酒又使諸友思舊者
同侍又加其魚鼈膾鯉珍美之饌毛傳曰侯維也使
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箋云張仲吉甫之
友其性孝友意張仲諸友皆吉甫同行之官屬而張
仲尤其友善其副歟爾雅維侯也郭注引此侯誰在

矣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
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簟菲
魚服鉤膺儻革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
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錯衡八鸞瑤瑤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瓊蔥珎駸彼飛隼其飛戾天亦
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人
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蠢爾蠻
荆大邦爲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獲醜

戎車嗥嗥嗥嗥嗥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
荆來威

補音衡戶郎切橫也楚辭九歌衡與芳叶又惜誓衡
與藏叶易林泰之晉衡與強叶大壯之謙衡與鄉叶
急就章衡與裳叶瑋七羊反本亦作鎗蒂音弗珩音
衡補音部郎切張衡思玄賦襲溫恭之敝衣兮被禮
義之繡裳辨貞亮以爲聲兮雜伎藝以爲珩淵補音
於巾切開元五經文字齧音因詩伐鼓齧齧有閔詩
鼓咽咽集韻齧與咽於中切又同一均切今存一均

楚湖詩傳卷十一

王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切簡謂淵字宜從一均切咽亦如字 蠻荆爲亂宣

王命方叔帥師伐之歸而作是詩以燕之毛詩序曰

宣王南征也毛傳曰芑菜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

三歲曰畚涖臨程曰薄言發語辭陸璣草木疏曰芑

菜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脔可生食亦可

蒸爲茹朱曰此卽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人馬

皆可食也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程曰師干猶云兵甲也干盾也干以扞禦師干古

語明先王不得已而用師特以禦難而已不務於殺

試肄習也騏馬之雜色者詳釋見曹風鳴鳩一車四馬其馬皆騏左右齊馳如翼而飛毛傳曰夷赤貌鈎膺樊纓也孔疏云瞻彼洛矣云緜韜有夷彼茅蒐染爲夷故知赤貌也言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韜故引金韜之事以說之在膺之飾唯有樊纓故云鈎膺樊纓也巾車注云鈎婁頷之鈎也鈎用金在頷之飾也爾雅輿革後謂之莛郭云以韋韞後戶竹後謂之蔽郭云以鞞戎後戶齊風云簞莛朱韞孔疏云有魚皮爲矢服其馬婁頷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

條皮爲轡首之革而垂之士喪禮下篇薦馬纓三就巾車金韜鈎樊纓者條纓文交織如樊籬也譚樊如擊則改字未安鄭謂纓以五采中鄉鄉中也鄭箋云交龍爲旂龜蛇爲旐毛傳曰軹長轂之軹也朱而約之錯衡文衡也瓊瓊聲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瓊瓊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其鸞在鑣鑣馬銜也駟鐵輶車鸞鑣孔疏云所佩蔥玉之珩玉藻云再命赤韞黝珩三命赤韞蔥珩周易困卦朱芾君象赤芾臣象與玉藻合故毛傳曰黃朱朱之近黃者爲赤朱

赤色相似故通稱歟司常云鳥隼爲旗釋鳥云鷹隼醜其飛也翬蓋急疾之鳥也軍旅有鳥隼之旗象用師擊搏凶徒所尙急疾而師律貴乎嚴整不整雖徒勇必敗此因隼旗就列行陣嚴整而起論曰馱彼飛隼其戾天亦集而止不妄動明軍律嚴整士卒不敢妄動進退左右跬步唯命毛傳曰伐擊鉦以靜之鼓以動之鄭箋謂鉦也鼓也各有人焉孔疏亦不能援古以證其非蓋鄭以來古軍政漸壞鉦鼓各有人楛於所見故反曲說以箋此詩謂言鉦人伐鼓互見爾

今諸軍皆有金隊鼓隊誠如鄭云而是詩言鉦人伐鼓明一人而掌二事鳴金則不鳴鼓鳴鼓則不鳴金地官鼓人兼掌金鼓孔疏云周禮有鐸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鉦鐃也似鈴柄中上下通鼓人云以金鐃止鼓大司馬云鳴鐃且郤說文又曰鐃鉦也鐃也鐃鐃相類鼓人注云鐃如小鐘然則鉦之正鐃也鐃特相類爾鼓人云以金鐃和鼓以金鐃節鼓以金鐃通鼓惟金鐃止鼓然則所謂鉦者惟鐃耳諸儒徒以相類致亂惑鼓動鉦靜之義不可軍政進止全在鼓

鉦陳師則先鼓鞠有制定之意定則止而極故鞠亦有窮義鞠定嚴整軍政所貴方叔文譽甚顯著其材實亦人咸信之允信也大司馬云中軍以鞞令鼓淵淵鞞音也鞞鼓之小者書曰班師振旅春秋傳曰入曰振旅方叔將征蠻荆試肄其師于習其進退鼓以進之振旅以習退淵淵闐闐皆有整整不亂之意毛傳曰元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老猶道也尚書作猷一也猶之爲猷猶豫遲緩大凡人心得其道者舒徐優游失其道者急疾躁動故自古承襲

楚湖詩傳卷十一

辛酉四明叢書
一約園刊本

以猶爲道才犬一也才謂之反犬後人欲別其義故易置其犬歟夫通三才貫萬事無非道者故古聖賢無不遵道而行每言曰道古語流傳見諸詩書自武事言之故曰克壯其猶執其渠魁而當訊問者又獲其醜類朱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其車三千二十二萬五千人豈承亂之後特置其盛歟

我車旣攻我馬旣同四牡龐龐駕言徂東田車旣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之子于苗選徒翼翼建旄

設旌搏獸于敖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
繹決拾既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四黃既駕
兩驂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
御不驚大庖不盈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
大成

補音奕奕一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班固奕旨北方
之人謂棋爲奕宏嗣說之舉其大略陸機七徵敷延
表之廣廡矯凌霄之高閣秀清輝兮雲表騰藻蔭之
奕奕陸雲喜霽賦奕奕亦與閣叶又祖德頌奕奕與

慈湖詩傳卷十一

三五四四叢書

約四刊本

廓叶陸冲風賦奕與薄叶金鳥一讀思積切一讀七
雀切說文或从佳或从管知歲所在與鵠同太玄逃
首足金鳥不忘溝壑陸雲逸民賦鳥與莫叶有繹一
讀夷益切一讀弋灼切宋玉九辨繹與廓叶揚雄甘
泉賦繹與錯叶 毛詩序曰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
能內修正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土修車馬備器
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是詩有以
見宣王任賢使能諸侯心服以禮而田軍政整暇詩
人美之曰大成謂德政之兼隆也而序不及之黃曰

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按字書訓釋說文並以龐爲高屋蓋馬之高大也馬閑習之齊同軍事尙整也毛傳曰東洛邑也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爲門裘纏質以爲楸間容握驅而入轡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按原本三字脫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毛傳謂芟草以爲防則所謂甫草謂薪楚之類歟薪從草則薪亦可言草爾雅卉草而四月之詩謂梅栗爲嘉卉則卉草蓋兼木焉甫大之草禽獸所依故駕車東行而田狩言語助也孔疏云以織毛褐布纏通帛旃之竿以爲門之兩傍又以裘纏椹質以爲門中之闌毛傳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鷲鷲聲也維數車徒者爲有聲也春秋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詩維言選徒選擇其卒徒也不曰車者以車素所攻治不於此時選也毛傳及序俱未安孔疏云建立旃於車而設旃牛尾於旃之首鄭箋云敖鄭地今近滎陽呂曰敖山

名晉師救鄭在敖郤之間士季七覆於敖前則敖山
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晉可以設伏所云東有甫草
卽此地之子于苗選徒搏獸于敖先使有闕習也毛
傳曰諸侯赤芾金鳥烏達履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周禮大宗伯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
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攷此則會者非朝覲宗遇
之常禮而有時乎來見者之名也同者王不巡狩而
諸侯咸朝焉之名也今宣王之東都而諸侯咸朝來
者不絕於道釋者不絕也是謂會同有釋毛傳曰決
鉤弦也拾遂也大射儀司射袒決遂鄭注云決以象
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遂射鞬也以朱
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決者所以決而發之拾
者所以收拾左袂使不阻矢也諸儒言伏俱未安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皆決拾以次而射故曰伏伏者人
敘次也謂天子發而後諸侯發諸侯發而後大夫士
發之次也鄭箋云調謂弓矢強弱與矢輕重相得箋
義未盡凡弓矢之非良者其患害曲折不勝其多調
和則曲盡其道不止於弓矢相稱而已夫齊男子之

通稱同者言其皆能中獲柴者孳也積也謂積禽也射夫既皆中獲又助王舉積禽於以明諸侯心服禮順故助我舉孳也王曰猗不正也兩驂不在衡輶之下故多偏倚唯善御者兩驂不倚雖馳而一無所失按樓倫云此一段不盡其義蘇黃門曰因黃既駕兩驂不倚御者之善也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射者之善也蓋不善射者必待御者爲之詭遇則獲故王良爲之範則髮奚不能獲一惟御者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方見射者之善不惟此詩箋云矢發則中如楯破意明孟子一段亦皆煥然

物也王良曰吾爲之範我馳驅引詩曰不失其馳則不失者不失法度也範法度也周禮凡王提馬而走

藝文詩傳卷十一

王良明發書約圖刊木

諸侯晉大夫馳而此蕭蕭馬鳴悠悠旆旌者田畢也爾雅釋天文繼旒曰旆郭注云帛續旒末爲燕尾者司常云析羽爲旌釋文注旌首曰旌孔疏謂大庖君之庖也禮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此大庖不盈明不多殺也以禮而田不以縱欲而田徒御不驚見其不暴不駭文武成康之道於是乎復興故詩人美之箋云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於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之子謂王朝主軍政之人也率眾從王而東田其政令嚴整寂無

誼譁之聲人雖聞其東田而無聲也善其整也唯前
選徒囂囂餘無聲也凡事唯言其大體有聞無聲於
以益明宣王之任賢使能展誠也大成大全也允信
也有政者或虧於德有德者或失於政是詩言宣王
德政之兼隆故信宣王之大成觀於威鬻荆復竟土
此則諸侯所以復會之情歟爾雅釋訓云徒御不驚
輦者也地官鄉師大軍旅會同正治其徒役與其輦
輦注云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
營司馬法曰夏后氏謂輦曰余車殷曰薄笨車周曰
輜輦輦一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鉏周輦加二板二築
又曰夏后氏二十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
而輦故書輦作連夫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
卒七十二人所謂步卒者徒行者也何止於輦人之
數而爾雅特云輦者也豈凡徒皆稱輦者歟孔疏亦
疑諸徒皆謂徒行此獨以爲輦豈爾雅多差歟毛傳
曰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膈爲上殺射右耳本次之
射左髀達於右膈爲下殺面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
禽不獻禽雖多擇取三十焉其餘以與大夫士以習

射於澤宮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
射中則得取禽古者以辭讓取不以勇力取鄭箋云
每禽三十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
其羣醜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麇鹿麇麇漆沮
之從天子之所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豸
殄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補音禱當口切易林兌之咸離之訟小畜之坎禱皆

慈湖詩傳卷十一

四十四明堂書

約園刊本

與酒叶俟于紀切開元五經文字亦音矣 毛詩序

曰吉日美宣王田也毛傳曰維戊順類乘牡也伯馬

祖也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禱禱獲

也禱未必爲獲也先王於禽獸豈亦忍於多殺哉禱

者禱其無傷人也弓矢馳驅之間或偶傷人故禱歟

按樓鑰云毛以禱爲禱獲固已贅矣此謂禱其無傷
人亦未爲的當狩田而用馬故禱於馬祖不必專爲
獲亦不必專爲求無傷人
與廡焚不問馬之意不侔鄭箋云戊剛日也乘牡順

類也劉曰田之前二日也朱曰其戊辰歟爾雅釋文

云既伯既禱馬祭也孔疏云伯長也夏官校人云春

祭馬祖注云馬祖天駟釋文云天駟房也郭注云龍
爲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箋云醜眾也田而升大
阜從禽獸之羣眾也毛傳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
曰麇麇衆多也韓奕麇麇說文麇羣口相聚本亦
作麇禹貢雍州漆沮既從從者從入渭水然則天子
之所其在渭漆沮之會歟按樓鑰云漆沮既從禹貢
白說治水此詩自說從漆
沮驅禽而至天子之
所似不必泥此從字樓尚書云驅禽獸至天子之所
中原平原之中也祁盛也詩云被之祁祁又云祁祁
如雲皆言盛也孔甚也瞻彼中原其盛甚有謂獸也

燕湖詩傳 卷十一

聖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或儻而行或不行而止止則若有所待然故曰俟俟
或聚而羣或兩而友悉率左右二列各供其事天子
燕安焉天子首發諸侯大夫士次發有司悉率左右
士伍畢發天子至是燕安無事矣豕牝曰羶羶死也
釋獸云兕似牛一角青色重千斤初爲小豝而發矢
忽大兕當之而羶喜其獲大故形於詩朱曰御進也
李曰旣逐獸矣於是張弓挾矢而射之孔疏云左傳
天子饗諸侯每云饗禮命之宥天子之所賓客者惟
諸侯耳故周禮六服之內其君爲大賓其臣爲大客

賓客相通稱箋云賓客謂諸侯也酌醴而飲羣臣以爲俎實也毛傳曰饗禮天子之飲酒也孔疏云且酌醴與羣臣案毛傳謂重物慎微者將用馬先禱馬祖則慎微施諸馬耳而衛宏作序連言接下乃謂施諸人序差謬可觀矣又率如此於詩外生說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鴻雁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燕湖詩傳 卷十一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音寡果五切三略軍讖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苦吳子曰薪芻既寡天多陰雨易林大過之泰曰當年少寡獨與孤處東方朔七諫寡與輔叶史記敘傳天下已平親屬既寡悼惠先壯實爲東土班固幽通賦寡與御叶漢書陳湯傳斬宛王母鼓之首顏師古曰西域傳作母寡而此作母鼓寡鼓聲相近蓋未知此韓詩外傳三升曰觚觚寡也補音宅達各切說文託也漢書注臣瓚曰古文宅度同揚雄解嘲爰清爰靜遊神之廷惟寂惟寘守德之宅廷音定兗州牧箴成湯

五徙卒都于亳盤庚北渡牧野是宅馬融笛賦王孫
保其位隱處安林薄官夫樂其業士子世其宅班固
泗上樊噲贊命惠瞻仰安全正朔國師是封先營是
宅李興諸葛亮碑辭昔爾之隱卜惟此宅仁智所處
能無規廓張協七命金華啓逢大人有作繼明代照
配天光宅周官縫人注度音宅正謂此音而陸德明
云古文宅與度字相近因此而誤藉使改宅爲度不
知謂度音度者果何義也禮記引詩宅是鎬京周官
注引書宅西曰昧谷史記引書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蘇湖詩傳卷十一

四十四明叢書

一約稿刊本

三危既宅皆正書宅爲度漢去古未遠故所讀尙如
此是詩美周大夫長慮與謀築垣以安民而愚者
不知也厲王之亂國人奔散如鴻鴈之飛肅肅羽飛
之音也之子周大夫也亂定之子出而招來安集之
使反其國都故之子劬勞於野之子於是矜閔民人
之失所尤哀鰥寡孤獨之罹禍民去而復反其所如
鴻鴈之飛而集於中澤爲得所安止大夫又爲長久
之慮覩垣圯壞他日何以禦寇故建議築垣興役百
堵皆作雖上下一時劬勞然其究終則可以永安其

居矣宅居也卒章復追念萬民潰散如鴻鴈之飛其
哀嗚嗷嗷可哀可閔維此明哲之人謂招集與夫興
築爲劬勞也彼愚者所知不及遠所爲苟且乃謂我
宣驕好作爲耳作是詩者知之子者之徒也謂我皆
謂之子也而詩曰我者詩人視之子如己也故其辭
云而毛詩序曰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
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於皞寡無不得其所焉攷
本詩近之矣其差者多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夜如

蘇湖詩傳 卷十一

聖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夜如何其
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

補音輝許云切史記斷戚夫人手足去眼輝之又薰

粥薰作輝張衡西京賦金卮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

碧璫珉璘彬

按原本璘
訛作璘

嚮晨之時東方之明升矣庭

燎之光漸微而見熏輝煙光相雜旂補音渠斤切孔

武仲云旂從斤以詩與左傳驗之合音芹字芹畿聲

相似故後人相承誤矣左氏傳晉下陽之謠曰丙之

農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武仲所引卽此也

禮記旄期稱道注云旄期或爲旄勤此一音多類此

毛詩序曰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其者語助也

當如字不必作基音夜如何其詩人自起問端也夜

猶未中也說文云中央中央也廣雅云中央中也秦風

云宛在水中央胡云二章云未艾三章云鄉晨是從

未央而至未盡從未盡而至鄉明也毛傳曰庭燎大

燭也將將鸞鑾聲也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境

燭庭燎故書境爲舊鄭司農云營燭麻燭也按漢書

有然則與庭燎有異焉今俗曰輒蓋者蓋燭麻

禮記詩傳卷十一

第五十四明燭書

安輒乃麻餅毛謂大燭司農謂麻燭皆是也古者如

男子夜行必以燭童子隅坐而執燭又如頰奴之秉

燭非如今之臘燭也凡照火而明者如麻骨燭皮燭

明之類可以照者皆謂之燭今祭祀所用庭燎以麻

骨一大束立於地而然其上照耀一庭奴毛謂之大

燭司農謂之麻燭卻非輒盆也今本無輒盆之說當

是從樓說刪定樓尙書云凡點火而明者如麻骨樺皮松明

之類皆謂燭麻燭束麻骨郊特牲曰庭燎之百自齊

桓公始也然則天子之庭燎百歟君子來朝者毛傳

止謂諸侯則卿大夫不得謂之君子乎不得與於朝

乎凡乘車詣朝者皆有鸞聲至於旂則獨諸侯載旂

以朝此諸侯在其中也李曰左傳秦后子曰一世無

道國未艾也注曰盡也則艾爲盡意毛傳曰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有輝庭燎嚮晨而見熏也天寢明故得觀其旂鄭箋云朝禮別色始入夫爲國以禮禮者天下之中制也不及焉固不可過焉亦不可不由乎中而能治天下者未之有也故箴之一車四馬八鸞鸞在馬鑣鑣銜也一馬二鸞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歟彼飛隼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沔彼流水其流湯湯歟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歟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按此篇永樂大典無解恐是遺脫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稊他山之石可以爲錯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詩序曰鶴鳴誨宣王也宣王亦賢矣豈昏然殊不知辨賢否者哉不能無蔽爾亦曰規可也曰風可也知

入難哉雖堯舜不以爲易大賢德譽著聞如鶴鳴聲
聞其賢易知其有德譽未著如魚潛在淵在渚實有
可取而宣王未知檀木至堅而美忠實力諫之臣似
之詩又曰予樂彼園唯樂其樹檀爾其下皆蘗也輕
薄鄙賤隨風東西一無所守小人似之而能隨王意
上下宣王惑之他山之石質雖未精粹而可以爲錯
以攻玉玉比宣王石比直言率直之臣大抵逆耳之
言自古難受況賢人吉士忠信質直不善委曲又世
衰道微士失教養多率直不粹美以宣王聰明有所
不足之君而聽不能無過不粹美逆耳之言是以難
也毛傳曰穀惡木也說文云楮也從木者聲非從木
也楮不材之木也亦似小人鄭箋云皋澤中水溢出
所爲坎自外數至九鶴在中鳴而野聞其鳴聲

慈湖詩傳卷十二

宋慈溪楊 簡敬仲撰

小雅二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補音牙訛胡切易林訟之鼎曰虎聚磨牙以待豨豬太玄夷首夷其牙或飫之徒殺首豨殺其牙發以張弧急就章款冬貝母薑狼牙亭歷桔梗龜骨枯韓愈

慈湖詩傳 卷十二

一四明叢書

約圃刊本

毛穎傳中山之占不角不牙衣褐之徒揚雄豫州牧箴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漢地理志允吾應劭音鈇牙揚雄長楊賦雅與祐叶班固東都賦雅與武叶此皆當讀如五牙本如吾雅亦本如伍也周易大畜積豕之牙鄭氏讀牙如互漢書宗族盤互顏師古曰盤結而交互也字或作牙若犬牙相入之意自吾爲互聲之轉爾師古或未知此 是詩刺祈父也而毛詩序曰刺宣王也是固宣王之不知人也言刺王則大悖毛傳曰祈父司馬也鄭箋云書曰

若疇祈父謂司馬恤憂也司馬掌兵甲以守封圻故
曰圻父歟箋云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
之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轉移我於憂使
我無所止居乎呂伯恭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
焉前兩章旣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
祈父宜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喪有親老而無
他兄弟其當免役征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聰其意
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
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

按原

怒湖詩傳 卷十二

一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一本前兩章旣刺以下
脫今據讀詩記補入毛傳曰底至也宣誠也熟食曰
饗劉曰尸主也周語云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畝王
師敗績於姜氏之戎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
焉逍遙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繫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
伊人於焉嘉客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
期慎爾優游勉爾遁思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
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補首各克各切楚辭九章九辯各皆與薄叶漢石顯

博定耶石耶五鹿客耶印何纍纍綬若若耶易林未
濟之豐曰崔嵬北岳天神貴客師之頤曰重門擊柝
備不速客太玄童首大開帷幕以引方客古詩人生
天地間忽如遠行客驅車策騫馬遊戲宛與洛左氏
傳以陳備三窟徐錯曰今俗作恪案古客皆讀如恪
毛詩傳曰宣王之末不能用賢賢者有乘白駒而
去者繫絆維繫也鄭箋云永久也願此去者乘其白
駒而來使食我場中之苗我則絆之繫之以久今朝
愛之欲留之呂曰逍遙者徘徊少留呂伯恭曰所謂

卷十二

三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伊人蓋廊廟之人也于焉逍遙于焉嘉客既幸其來
以爲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其言含蓄未發其
辭氣則慘然不樂至三章明言之矣賢者去朝適野
時事可知爾公侯尚逸豫而不懼乎仰而慨然責公
卿俯而眷然別賢者其情意可識也四章疑其遂忘
世也故以毋有遐心勉之按原本脫呂伯恭曰一遁
段今據讀詩記補入遁
云者善其宜遁而亦有訣別之意也二思皆語助也
程曰末章言其遠遁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遊空谷處
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人之美

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國之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

按原本程曰以下說今據經說補入

孔疏曰毋得自愛音聲

貴如金玉不以遺問我朱曰歎其乘白駒入空谷生芻以秣之而其人之德美如玉蓋逸乎其不可親矣然猶覲其相聞而無絕也呂曰言爾公爾侯不敢斥君也箋云優游使待時也毛詩序曰白駒大夫刺宣王也言刺大悖是詩雖中有諷朝廷之義而不明指王此詩大旨惜賢者之去而已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

李湖詩傳卷十二

四

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旋言歸復我邦族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傳曰宣王之末民人室家離散妃匹相去有不以禮者復我諸兄復我諸父婦人有歸宗之義穀善也熟觀詩辭未必妃匹每曰此邦之人殆非謂其夫夫死而夫家之人不居養之又其邦族之薄大略相似故曰此邦之人不我肯穀不肯以善道相處也又曰此邦之人不可與辯明是非婦人無再適之義夫死

無子則小宗撫之不然則近屬居養之此義之不可
易者如黃鳥必集於木必啄粟今夫家乃棄絕之曰
無居吾家無食吾粟如禁黃鳥無集木無啄粟豈理
也哉故婦人不得已而曰言旋言歸吾將以告我邦
之親族此復如有復於王者之復是有歸宗之意矣
言語助也旋還也此婦他邦之女也不曰父母而曰
諸父蓋既寡又無父也是詩初無怨王之意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也言刺大悖若於詩外立論則宣王固
其根本而釋詩者不當若是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
我邦家我行其野言采其蕞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
我畜言歸思復我行其野言采其蕞不思就姻求爾新
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饑饉之歲遠依婦家而見棄焉作是以絕之而毛詩
序曰刺宣王豈以此細故不足爲言故必推至於王
乎風俗至是誠宣王失道以致之而詩人無刺王之
情序言刺王又大悖事無小大是者道非者非道是
是非非孰非道者饑歲遠依婦家婦家居野所居有

榜焉蔽芾釋見甘棠我以與爾婚姻之故故就爾居
處相依爾不畜養我我則復歸本邦之家矣鄭箋云
莛牛頰孔疏云釋草無文陸璣疏云今人謂羊蹄初
欲依婦家而居及其見棄則次章曰言就爾宿而已
一宿不敢久處也復反其故居也陸璣疏云蓄一名
營幽州人謂之燕鶯其根正白可著熱灰中溫噉之
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特夫也鄜柏舟寶維我特婦
人不事二夫故夫有特名是時之婦家將改嫁其婦
故曰爾不思舊姻而求新特爾棄禮犯義如此誠不
足以爲富亦適以爲異爾異者異乎常也怨辭之婉
者也祇只職音一而記者異歎富者人之所同欲故
以爲言以明其無益於事而徒爲不義也爾雅云婦
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
相好矣無相猶矣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
爰處爰笑爰語約之閣閣椽之橐橐風雨攸除烏鼠攸
去君子攸芋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鼉斯飛
君子攸躋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噦噦其冥君

子攸寧下筮上簞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
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
載弄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載
寢之地載衣之褐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
父母貽罹

按此篇永樂大典缺卷據樓鑰集載斯解如跂斯翼
云如鳥之跂立而張兩翼鳥首如棟亮兩翼如二雷
鑰匙曰如跂如人跂足直立若如今說下三句已言
如矢如鳥斯翼矣不應又以跂爲鳥之跂不若只用
舊說如人之跂立翼言其
翼然不必謂鳥之翼也

楚湖詩傳卷十二

七國明叢書
約園刊本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
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
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蓑何笠或負其饑三十維物爾
牲則具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
兢兢不騫不崩靡之以肱畢來既升牧人乃夢眾維魚
矣旒維旗矣大人占之眾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
室家溱溱

補音于池唐何切停水曰池前漢書引周官川曰呼
池嘔夷後漢書無爲山林陂池皆徒何切集韻通作

沱說文從水宅聲徐鉉曰沱沿之沱通用此字今別
作池非是鉉蓋以沱爲池不知池本爲沱也說文引
詩澠池北流正作沱漢樂章泊如四海之池偏觀是
耶謂揚雄羽獵賦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
以岐梁益以江河東方朔七諫鸞皇孔鳳日以遠兮
畜鳧鴛鴦鷺鷥滿堂壇兮種蓮遊乎華池劉邵趙都
賦北連昭餘南屬呼池西盼大陵東結潦河索靖草
書狀騏驎暴露偪其轡海水空隆揚其波元熊對蹕
乎山嶽飛燕相追而差池雄補音于陵切左氏正義

云北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皆是繇辭繇辭法
皆類韻又云古人讀雄與陵爲韻詩正月無羊皆以
雄韻陵韻蒸是其事也又云張叔皮論曰寶禽下華
曰鼠上騰牛哀虎變鯨化爲雄久血爲燐積女生蠅
或疑張叔皮讀熊爲能著作即王邵云古人讀熊與
雄者皆于陵切張叔皮用舊韻孔穎達曰案詩中無
羊與正月及襄公十年衛卜禦寇之繇皆以雄韻陵
邵言是也楚辭九歌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
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漢沙麓之占陰爲陽雄以火

相乘易林謙之需曰翺翔桂林爲眾鳥雄蠱之无妄
曰麋鹿悲鳴思其大雄兌之節曰妻子啼瘖早失其
雄爾雅釋畜云黑肩犗毛詩傳曰黃牛黑肩曰犗
敢聚也詩曰載戢干戈以不用故戢聚而束藏之此
謂其羊之多故其角戢聚言其盛牛耳常濡濕牛羊
之腹或作訛厲之音嘗以問諸野人其言則然篇內
言思皆語助也劉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齋餼糧從牛
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孔疏云毛色別異
者各三十也故鄭箋云女之祭祀素則有之彘曰薪

李湖詩解卷十二

九國朝報書

約圖刊本

細曰蒸所以擊牛羊之杖牧牛以薪牧羊以蒸歟以
雌以雄謂雌雄皆驅以來牛羊雌雄日間雜羣無害
惟牛夜則隔處羊矜矜兢兢以畏牧者之擊故有此
矜兢兢之狀羊羣行於途不以杖防擊則羈而他之或
崩墜岸下牧者雖不以薪蒸或麾之以肱羊亦從而
畢升升登棚也箋云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又
夢見旄與旗歐陽曰眾維魚矣言魚之多也毛傳曰
旄旗所以聚眾也箋云潦潦子孫眾多也周禮占夢
獻吉夢於王此牧人之夢而大人占之者所獻吉夢

也箋謂人眾相與捕魚者謂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惟粒食有餘故又取魚以爲詠苟非豐年則尙懼其不飽奚暇及於漁哉毛詩序曰無羊宣王考牧也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惓不敢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蹇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懣莫懲嗟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

慈湖詩傳卷十二

十四明徵書

約園刊本

無旒仕昊天不備降此鞠誥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旣夷旣憚如相疇矣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家父作誦以究王誥式詆爾心以畜萬邦

殆補音楚辭天問殆與止叶又九章殆與恃叶史記龜策傳殆與起叶易林睽之益殆與社叶小畜之大

有殆與齒叶然則宜地里切補音養里切失母矣廡音武屈音戒補音居氣切古作暨何晏景福殿賦鳥

企山峙若翔若滯峨峨嶮嶮罔識所屆按原本識說作試木

華海賦鶴如驚鳧之失侶倏如六龍之所擊一越三

千不終朝而濟所屆劉邵趙都賦聲曜紛紜澤漫字

內元正三朝莫不來屆王粲淨海賦吐星出日天與

水際其深不測其廣無臬章亥所不及盧敖所不屆

闕苦穴反說文以癸得聲補音畦桂切止也補音誦

疾容切宋玉九辯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壓按而學誦

蘇湖詩傳卷十二

十一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徐貌讀畜許六反

補音萬邦卜工切說文以半得聲釋名邦丰也封有

功於是也韋孟詩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王赧聽譖按原

本赧誤寶絕在邦劉向九嘆聲哀哀而懷高丘兮思

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兮徑淫噎而道塵曹

植賁躬詩武則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君臨萬邦

晉石舉歌既宴既喜翁是萬邦禮儀卒度物有其容

又大預舞歌羣生屬命奄有庶邦慎徽五典元教遐

通孔子曰無體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以畜萬邦

魏覲西嶽碑詞赫赫在上以畜萬邦維嶽降神實生羣公毛詩序曰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言刺大悖釋文節在切反知其本截字也今京語謂截爲節比云節者記其音失其本字歟石削直如斬截師尹居高位民具瞻似之孝經嘗引此毛傳曰赫赫盛貌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爲大師具俱瞻視煖燔也據此則異乎洪範之師尹惟日矣然觀孝經之意則殆非謂尹氏其師表尹正之通稱歟旣曰不敢戲談宜未敢遽指尹氏後雖言尹氏又隱其惡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今乃民憂心如煖燔畏爾威虐不敢戲談民心憂苦恐畏至於此極則國之形雖未滅其實已絕滅斬絕也卒盡也國以民爲固民心離則國從之亡矣故曰國旣卒斬矣師尹何爲而不監察之乎用猶爲也蘇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均平如一無不猗猗其長也毛傳曰實滿猗長也鄭箋云實三公不如山之爲也毛傳曰薦重瘡病弘大也箋云天今又重以疫病孔疏曰薦與荐文異義同非文異義同也今京語荐音薦音是字非亦猶截音節也

呼尹氏大師而責之曰爾不均平曾不如山謂何也
謂談也有何說也又天災荐臻連年瘵病人死踐國
擾亂大多民憂苦怨讟無一言之善而師尹方僭虐
略不懲創嗟乎奈何爾雅雖曰僭曾也而爾雅差謬
良多不可盡信尹氏爲大師是周根本之地氐本也
職當秉國之均平綱維四方毗輔天子使民不迷今
乃不然詩人於是不復云云唯呼天曰昊天不弔愍
我如此然亦不宜盡空我民人之眾謂民死於饑饉
瘵病憂苦餘不死者又其心咸離則雖謂之盡空其

師眾可也乃敘尹氏之罪曰弗躬弗親一切荒怠自
古聖賢咸詢眾庶尹又不信庶民之言其賢其能上
之人當求而用之不當待其求也今弗問弗察則弗
獲仕進敗喪廉恥往往有君子嘗諭以某賢某能奚
不任用而尹氏曰彼未嘗致問於我故不及用之耳
此衰世秉政者之常談而詩人謂之欺罔君子尹氏
欺罔文過飾非者多矣詩人終不棄絕戒而誨之曰
勿罔君子當更平夷其心已前日之所爲已止也式
更也小人用心雖不平而自謂已平故詩人更使之

平夷小人自謂止不爲不善故今更勸之止又曰無
爲小人至於危殆不惟危其國亦危其身瑣小姻亞
則無厚仕釋親云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婚姻
兩壻相謂爲亞相亞次也釋訓云瑣瑣小也毛傳曰
廡厚也以正而論用人必以賢能不問親疏苟非賢
能雖親戚不用此詩人知尹氏必不能盡遵正道姑
實爲之說曰姻婭之小小者無與廡仕則仕任之不
廡厚者亦或可也其非瑣瑣者亦姑勿問是寬爲之
說也釋言雖曰備均也訥訟也而不可以釋昊天不

備降此鞠訥爾雅非周孔子之書先儒不審攷竟
相推崇據子夏初哉首基之問則知其爲古書然古
書豈一一皆聖人作謂愷悌發也慤曾也基經也設
也振古也務侮也峨峨祭也每有雖也差謬若此奚
可彈數釋文鞠作鞠然皆有窮義革雖柔而固足以
止物矧亦所以止物物至於止則窮矣故世言以鞠
爲窮庸常也昊天不循平常而忽降此窮極之凶訥
凶也前漢劉向引詩曰日月鞠凶天不惠順降此大
災戾大抵人窮則呼天若歸怨而實非怨天也届至

也悶息也禍亂皆小人致之君子如至則民心息矣
安矣或未能專用君子如平夷用之不偏用小人則
民之忿怒亦遠矣違遠也鄭箋謂式月斯生言日月
益甚也毛傳曰病酒曰醒詩人曰誰秉國之成乎成
猶政也豈不知秉成之人言雖不指怨則深歸王不
自爲政使尹爲政卒勞百姓國事如此賢者宜去我
駕四牡欲有所之服馬頸項領正當衡下衡有兩軌
正義兩服之頸兩驂雁行咸驤首見項頸焉於是思
所之之國而四方政醜德齊莫能相尚猶幽王尹氏

也故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言無所可往也方爾
盛其惡則視相爾矛欲相殺傷矣及旣夷平悅懌則
歡然如賓主相醕酢矣喜怒不常如此故賢者思遜
下文曰以究王誣則此章謂王歟昊天不平常而乃
降亂國危有狀故我王亦不安寧然不自懲創其心
反怨正人蓋小人於是歸罪於正人而王信之故王
亦怨正人覆反也言不怨小人而反怨正人孔疏云
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載字焉寺人孟子亦
此類也究言王之凶德式敬也敬化爾心以畜養萬

邦訛者化而改也本心善則可以訛矣今王有凶德故欲訛其心使化其舊也孔疏云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歲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矣但古人以父爲字或累世同之宋大夫有孔父者其父正考父其子木金父此家氏或父子同字未必是一人也雲漢序云仍叔箋行桓五年仍叔之子來聘春秋時趙氏世稱孟智氏世稱伯仍氏或亦世字叔也自桓五年上距宣王之卒七十六歲若當初年則百二十年矣引之以證仍叔是周大

夫耳未必是一人也

楚辭集卷十二

十六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癡憂以瘁父母生我胡俾我愈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憂心惛惛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旣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謂山蓋卑爲岡爲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謂天蓋高不敢

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踏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爲虺蜴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
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心之憂矣如
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
宗周哀嬖威之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
輔載輸爾載將伯助予無棄爾輔貞于爾輻屨顧爾僕
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
雖伏矣亦孔之炤憂心慘慘念國之爲虐彼有旨酒又
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此此
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椽哥矣富人
哀此惇獨

楚湖詩傳卷十二

七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補音局訖力切曲也集韻局訖力切字或作焉說文
搗執持也从手局聲鴟鴞詩以搗爲指毛氏訓拈爲
搗開元五經文字搗亦作搗局皆當音戟厲補音力
槩切禮記男鞶革注云鞶革卽鞶裂詩云垂帶如厲
釋文音列禮記祭法厲山氏左氏傳作烈山劉邵趙
都賦漂厲與洎越叶左思蜀都賦大火流涼風厲白
露凝微霜結又厲與節叶顏延年馬賦厲與悅叶意

乙力切秦之罟刻石經緯天下永爲法式宇縣之中
承順帝意周易南狩之志乃大得也入于左腹獲心
意也楚辭天問厥萌在初何所意焉瓊臺十成誰所
極焉劉向九嘆意與側叶賈誼鵬鳥賦意與息叶顏師
古讀炤中庸作昭毛詩作炤陸德明音灼椽陟角反
補音都木切集韻椽都木切字從手此詩當從手哥
哥我反 毛詩序曰正月大夫刺幽王也言刺大悖
正月正陽之月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朔日有食之
大史謂此正月周之六月乃夏之四月純陽用事毛
傳亦曰此夏四月而有繁霜陰陽乖亂爲災異也民
之訛言如曰時日害喪曰天曷不降威之類非平常
之言乃差訛之言孔甚將大也獨我憂心凡民嗷嗷
固不能深憂危國之君臣尤不知所憂憂則不危矣
故惟我獨憂京京如京之大且根固不移歟抑兢兢
之訛歟我憂如鼠病伏穴中人所不知痒病也痒雖
在外而使人不寧殊爲擾害此憂禍非賢者所致乃
彼昏君小人自致之故比於痒在外毛傳曰瘡病也
王曰莠惡也蓋穀謂之善則莠惡可知也疾痛呼父

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箋云此何不出我之前居
我之後父母生我豈欲使我憂病俾使也亂世君子
退伏小人肆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皆出自小人之
口唯其意所欲言則言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小人
不知君子之心反見笑侮以爲腐儒瘋癲良可發笑
笑則玩侮從之矣朱曰并俱也古者以罪人爲臣僕
亡國所獲亦以爲臣僕故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爲
臣僕言不幸遭國之將亡與此無辜之民將隨以淪
陷而并爲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鳥飛不
知將止於誰之屋也王曰烏之爲物唯能食已則止
其屋中林林中也爾雅云維侯也蘇曰中林之木莫
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民力在危殆
之中視天夢夢若無能爲者不知此天理之未定故
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爲天所
勝者申包胥曰人定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有皇上
帝憎誰耶憎善人耶憎惡人也則惡人終於禍敗矣
謂山卑耶而其爲岡爲陵則亦不可言卑矣民雖卑
賤若不足道而其訛言或曰時日曷喪或曰天曷不

降威舉國之人皆有是言則亦不可得而盡殺民亦將叛亦不可得而殺至是民亦不可謂之卑賤矣亦可畏矣寧能莫之懲耶召彼故老稍知懼矣而訊之占夢而不及政事也朝廷之間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君臣皆自謂聖唯至愚者則然既昏愚如此安能知孰賢孰否孰是孰非毛傳曰局曲孔疏曰曲者曲身也毛傳曰踣累足也脊理也蜴蜥釋魚云蜴蜥蜥蜴守宮也遭亂禍謂天雖高不敢不曲局地雖厚不敢不重足家語曰孔子讀詩至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妄也故賢者既不遇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踣言上下畏罪無所自容也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此局踣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序有脊理朱曰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俗言蜴蜥傷人藥所不治大坡不平曰阪阪田卽今之山田夫田在隰則平矣今乃在坡陂與眾不齊等則安矣今也

有菀其特獨其無朋風雨之所搖撼如不我克必摧
必死特如獨立無朋之君子其搖撼危殆似之及乎
國勢危亡之狀旣著昏君亂臣不無微恐旣召故老
謀之勢急不得已而求賢旣求我則如恐不得我不
容避逃執我如仇敵然亦無禮矣雖急求如此而亦
不我力終於緩弛者小人終慮君子之至非其同類
懼非己利也毛傳曰厲惡也宣王之時庶乎正矣今
則厲矣如火燎方揚熾寧或有滅之者乎幽王惑褒
女以爲后自此大亂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周爲天下

之所宗故曰宗周釋文曰滅齊人語也猶滅之也如
前章所序可謂長慮永懷矣然猶有未終之意今終
其永懷又有窘焉如又窘於陰雨其車旣載乃棄爾
輔雨中行車已有陷濘之憂況又棄輔其隳壞爾載
也必矣及隳爾載乃求諸伯長老成以助予乎無及
矣輔喻賢者伯者老成長伯之賢稱王室雖亂羣小
得志而其閒猶有賢輔亦或賴扶持之力今又棄之
矣故此章云孔疏曰今人縛杖於輻防輔車也魯隱
公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隳成昭四年

左傳曰寡君將驟幣焉服虔曰驟輸也是訓輸爲驟
壞之義箋曰輸墮也疏云子路將墮三都是也毛傳
曰員益也疏曰益之於爾之輪輻箋曰僕將車者也
屢顧爾僕者又以喻知人之難雖已知其賢亦未可
悉以聽其所爲又當屢察之察其所備察其所安屢
察不止於一察察其果賢果勝任則不驟厥載矣終
踰絕險喻終濟大難矣今乃曾不以是爲意乎君子
潛隱退遯如魚在池沼亦非樂於窮隱也世亂不得
不潛伏也然賢德外著自不能掩其昭亦甚焉孔甚

也此非詩人自謂謂他人之賢者也此賢者憂心慘
慘憂念國之爲虐禍將至也箋云彼尹氏大師也被
小人也彼有旨酒嘉穀唯與其鄰友親洽燕樂其昏
姻則尤甚也云語助也念我獨憂心慙慙爾毛傳曰
此此小也藪藪陋也哥可也此者此人之謂歟此人
有屋謂小人之徒歟言其徒與第建宅者不一也藪
者如蔬藪之多歟其下焉咸有穀之可食矣言飽食
者則不勝其多矣皆謂羣小徒屬也至民今則無祿
食言祿則食在其中矣詩人失祿故曰無祿而亦并

言凡民不止于言已眾民如草木方長天天而有以
極害之小人所施皆暴虐剝削富人罹此猶之可也
其惇獨之人何以堪之故哀之上天字似天故毛詩
作天字微訛爾今讀如桃之天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
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
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
臧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峯崩高岸爲谷
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

澤湖詩傳卷十二

三四明微書

約圖刊本

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趣馬耦維師氏豔妻
嬭方處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
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戕禮則然矣皇父孔聖作都于
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愁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
馬以居徂向黽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
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職競由人悠悠我里亦
孔之痍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
命不徹我不敢倣我友白逸

是詩蓋深怨皇天之遷邑傷王室無政羣小用事因

日食川沸山崩之變而作也而毛詩序曰十月之交
大夫刺幽王言刺悖又失詩人本情孔疏云日月之
食本無常時日月交會之術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
奇爲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
表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依
限而食者少魯昭公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
之祝史請用幣季平子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
日有食之於是有伐鼓用幣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

齊湖說傳卷十二

孟西四明叢書

約園刊本

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辰不集
于房瞽奏鼓凡是平子太史之說皆非也孔子曰聖
人有國日月不食則凡食皆災也彼平子太史之說
皆起於歷家之好諛其君者隨事旋爲之說以釋君
憂一行至精於曆亦謂闕於君德有算所不及孔甚
也醜惡也日月食則光微月臣道日君道日有食之
則君道大失天地人同此一氣氣感災見日月不行
其所常行而有異又日月食則維其常者較之日食
災甚則以月食猶爲常而非甚醜也日食君失其道

則國失其政民失其所故云亦孔之哀唯不用賢良
而用小人故四國無政四國猶言四方王者統四方
小人在上政不行於四國故四國皆無政滅善也何
若是之不臧也毛傳曰震雷也山頂曰冢朱曰令善
也卒者崩陷之甚也鄭箋謂卒崔嵬未安文勢不然
康成不善屬文故云今之人謂今用事之人哀以告
曰胡爲深憎而不少懲也爾雅釋憎曰曾蓋爾雅之
失毛傳曰豔妻豔姒美色曰豔鄭箋云皇父家仲伯
允皆字番聚蹶耦皆氏王氏曰變異所生以用七子

故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曰煽言
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未變徙也冢伯雖爲
冢宰而次司徒之下者權居其次也亂世私意盛肆
不由官常此章惟以權寵次第爲序孔疏謂有不次
者便文取韻也其說未爲深允皇父權寵最盛番次
之家伯次之仲允聚子蹶耦又次之師氏其職尊矣
而居趣馬之次則以權寵敘可觀矣膳夫趣馬親近
內史職掌元嬰切古者天子以內史爲左右手朱曰
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朱說容或

有之然權初不在職抑猶又也皇父豈曰我所爲不
是乎時是也胡爲作我以遷於向以有車馬之故或
作我以役於向不先就我謀遂徹我牆屋以遷或闕
民居以廣宮室致我不獲治田下者卒汗高者卒萊
乃曰予不戢敗女王建都邑有所遷役有所治闢禮
則然矣王氏曰詩人因其自聖而譏之曰孔聖也孔
疏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杜預曰河內
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則向在東都之畿內也皇父封
於畿內當二卿今立有三事是增一卿以比列國也

毛傳曰亶信也侯維也皇父擇其國之三卿信維貪
淫多藏之人懋與也今鄉俗亦云不懋我留一家俾
守衛我王宛然鄉談無毫髮差春秋傳曰昊天不懋
亦謂與也傳又曰兩軍之士皆未懋或曰傷也方言
云懋傷也楚穎之問曰懋其鄉音同而意異歟說文
曰懋問也謹敬也一曰說也一曰甘也廣韻云懋且
也蓋老者族盛多藏富厚故取以爲三事無留者又
擇有車馬者徙居於向以富其邑皇父勢力足以徙
之不恤人心之不樂也蘇曰無罪猶且見讒敢告勞

乎此下民之災孽匪降自天皆人所爲也民不敢面
憎而背憎噂噂沓沓憎惡重複深切也職猶俗語之
只也只由小人競致此災孽爾羣小非一人故有競
致之狀凡經典語助之職同毛傳曰痲病也諷餘也
王氏曰徹通也幽王之時天下病矣而我所居里則
又其病矣四方猶有寬餘我獨居憂民雖病而愚者
疏者不以爲意不懷深憂故亦可以言逸我獨不敢
休暇今天命旣閉塞不通徹我終不敢倣我友不憂
國而自逸毛傳曰親屬之臣不能自己陳氏曰不然
則不應不去也前漢谷永云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
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注云魯詩小雅十月之交篇曰
此日而食于何不臧又曰豔妻扇方處言厲王無道
內寵熾盛政化失理故致災異然周語言幽王二年
西周三川皆震史記亦云與此詩百川沸騰符合周
語又云幽王時岐山崩又與此詩合史記言幽王嬖
褒姒毛傳亦曰幽王惑褒姒而以爲后衛宏作序亦
云獨鄭箋依魯詩殊爲好異今不從魯詩之所以終
於不行亦以有此類歟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
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痛周宗
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勦三事大夫莫肯
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出爲惡如何昊
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
胡不相畏不畏于天戎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讐御慙
慙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哀哉
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
處休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
可使怨及朋友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
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痛音鋪韓詩作痛毛詩作鋪補音出尺遂切徐錯說

文繫傳云出又音吹去聲故詩曰匪舌是出維躬是瘁 歷考諸本斯本爲善而韓毛之序咸謂幽王詩

未安蓋拘於刺也是詩曰周宗既滅又曰謂爾遷于

王都則平王時事也先儒作序不可盡信序意異同

或得或失關雎或以爲刺十月之交或以爲厲王奚

可遽信厥後小弁巧言巷伯四月等篇宛然幽王之

詩先儒拘於刺故不敢言平王鄭人清風不可以其
次豈諸儒未之知蓋雷同不察忽焉昏忘乃人之常
情以序病詩以末病本不可毛序又曰雨自上下者
也眾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攷本詩何嘗有此意
因首章脫簡妄鑿斯說殊爲不可衰亂之世陰陽乖
戾雨則淫雨晴則久旱浩浩廣大無際也昊天其以
浩浩爲音歟昊字日在天上光明皓白明白而皓皓
歟天有日月星辰雲漢之文故曰昊天歟蒼天言其
色上天言其高爾雅曰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

天冬爲上天爲義未安爾雅多差謬不可盡信駁善
也謂天不善其德旣降喪亂之禍又降饑饉之禍以
斬伐四國困窮怨天人之常言而心實不敢怨故曰
不畏于天則不怨天之實著矣又更其辭呼旻天而
怨之曰急疾其威弗思慮弗圖謀旣棄彼有罪舍棄
也殆謂殺幽王驪山下掠喪妣往往羣小并羅其禍
是謂旣伏其辜辜罪也若此無罪無辜之人乃又俱
淪胥以痛胥相也痛病也淪沈沒也怨天降饑饉及
無辜周宗旣滅蕩然無所止戾戾至也正大夫上大

夫也卽卿也君死國亂蕩析羣臣離居所居還於朝
故莫知我勩勞詩人忠勤之臣也平王新立大臣苟
且怠惰莫肯夙夜孜孜三事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
之三事此言三事大夫則兼言中下大夫矣王辱臣
死今幽王死而三事大夫如故則知其不能死節宜
其莫肯夙夜勤勞邦君諸侯當王國之大難宜卽朝
覲有朝朝夕朝之禮今乃莫肯朝夕不匡輔王室幽
王旣歿禍變旣極庶曰今式臧矣臧善也意謂今將
善矣乃反出爲惡覆反也往往諸侯反乘亂侵周如

鄭取溫麥取成周禾之類如何昊天不伸正法伸信
也辟法也言助也法辟不伸言亂者肆橫天不降禍
以法治之如彼行邁靡所至止臻至也言蕩然無所
止極詩人於是勉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爲不相畏
如此不畏於天乎不畏天之福善禍淫乎不肯夙夜
不肯朝夕覆出爲惡皆不相畏也不畏王朝也所謂
凡百君子非君子也姑曰君子也果君子也胡敢不
相畏胡敢不畏天莫肯夙夜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莫
肯朝夕是不畏新立之王也至於反出爲惡尤其無

所忌畏兵戎成而不退其謂申侯西夷犬戎勢益張
平王度不可支故謀東遷歟饑成不遂者降喪饑饉
無食以遂人之欲也誓親狎也說文云狎習也親狎
侍衛之人猶慘慘日饑瘁而況於他乎喪亂饑饉如
此凡百君子又莫肯訊問詢謀聽人之言則當有以
答之無拒絕其有譖言則當退之無答奈何凡百君
子不肯若是也哀哉我本不能言者不欲言也今茲
有言非但事口舌而已維我躬憂悴故不得已有言
於是又曰能言則可矣苟可也至於小人之巧言如
水流瀾瀾無窮惟欲俾躬自取於休美而已不復更
恤他人維曰仕宦而國事甚急且危殆孔甚也棘急
也然則豈可任非其人是時任使多非其人皆有曰
斯人不可使則得罪於天子朝多小人天子聽其言
而使斯人若順旨而從之亦云可使則朋友將怨我
罪我之違道世久衰亂無人材可使謂稍稍可其輔
王室者曰爾遷王都乎乃曰子未有室家如洛邑新
邑百官居室未備思慮如鼠戀穴泣血甚小甚陋勢
不可已故憂泣無有一言而不疾痛者詩人於是析

之曰昔爾去朝出居於外又誰從作爾室耶亦爾自
爲之也詩人蓋輔平王東遷者也平王東遷雖未能
復興王道而是詩大體則無邪也故孔取焉